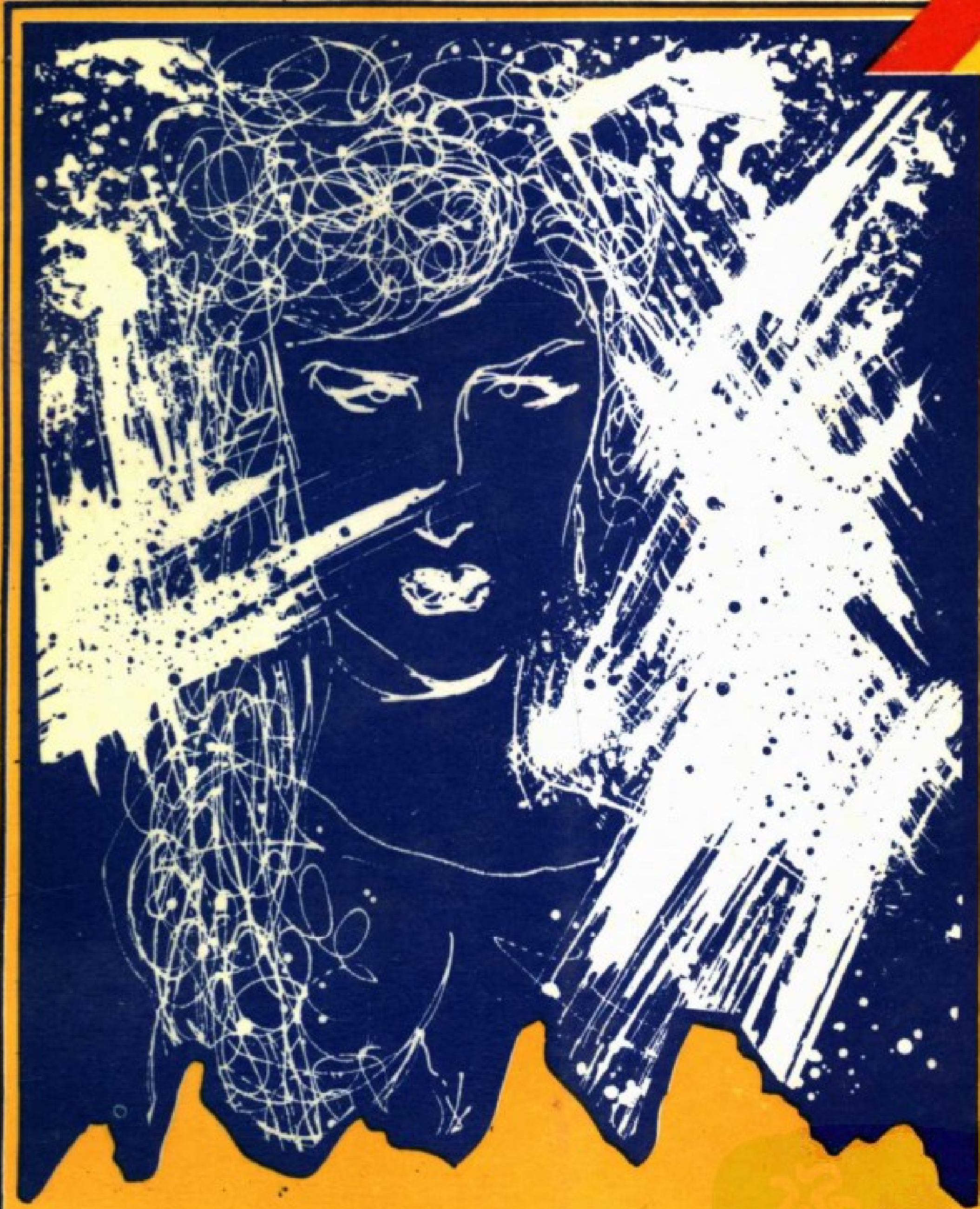


● 西班牙文学名著



OBRAS MAESTRAS D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LA GARDUÑA DE SEVILLA
Y ANZUELO DE LAS BOLSAS

塞维利亚的石貂女

【西班牙】卡·索洛沙诺 著 李德明 译

CASTILLO SOLORZANO

EDICIONES DEL PUEBLO
DE HEILONGJIANG · CHINA

LA GARDUÑA DE SEVILLA
Y ANZUELO DE LAS BOLSAS

塞维利亚的石貂女

【西班牙】卡·索洛沙诺 著 李德明 译

CASTILLO SOLORZANO



TRADUCCION REALIZADA CON EL
AUSPICIO DE LA DIRECCION
GENERAL DEL LIBRO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25-37

ISBN7-207-02784-2/I · 445

平装定价:4.20 元

精装定价:7.20 元

47
23



OBRAS MAESTRAS D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01010443117M 郑州大学图书馆

LA GARDUÑA DE SEVILLA
Y ANZUELO DE LAS BOLSAS

塞维利亚的石貂女

CASTILLO SOLORZANO

【西班牙】卡·索洛沙诺 著 李德明 译

本书由西班牙文化部图书总署资助出版

中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3·哈尔滨

Castillo Solorzano
**LA GARDUÑA DE SEVILLA
Y ANZUELO DE LAS BOLSAS**

Ediciones de la "Lectura"
Madrid 1922

责任编辑:李宇宏
装帧设计:牛 尽

塞维利亚的石貂女
Saiweiliya De Shidiaonü
〔西班牙〕卡·索洛沙诺 著
李 德 明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 171 号)
齐齐哈尔铁路印刷厂制版 齐齐哈尔铁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6 13/16·插页 1
字数:130,000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平装)
1,000(精装)

ISBN7-207-02784-2/I·445 平装定价:4.20 元
精装定价:7.20 元

(黑)新登字第 1 号

盛事和希望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出版发行西班牙作家的作品不仅是西班牙文学界的一件大喜事，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西班牙人民的创造性劳动和卓著的文学成就能为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创造性精神的中国人民奉献一点新的东西。

同样值得高兴的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和将要出版的西班牙小说包容了不同风格、不同时代的作品。一俟能够出版在世界五大洲产生着巨大反响的西班牙当代作家的作品，那对西班牙文学作品的介绍就算是系统完整的了。那时则堪称为百花争妍，中国热爱西班牙文学的读者也将对西班牙人民在这方面的创造性劳动有个全面的了解。

让世界人民了解西班牙文学并为此而不懈地努力,是西班牙文化部的宗旨。西班牙文化部衷心感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对介绍西班牙文学作品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和付出的辛劳。我们完全相信出版《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我们希望中国人民和我们具有同样的看法。

西班牙文化部图书总署署长

费德里克·伊巴涅斯·索莱尔

1993年4月1日于马德里

PROLOGO

Que Ediciones del Pueblo de Heilongjiang publique obras de autores españoles para su difusión en China es una satisfacción para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más allá, una esperanza fundada en que el trabajo creador español y el fruto del ingenio literario hispano puede aportar algo nuevo a un pueblo tan culto como el chin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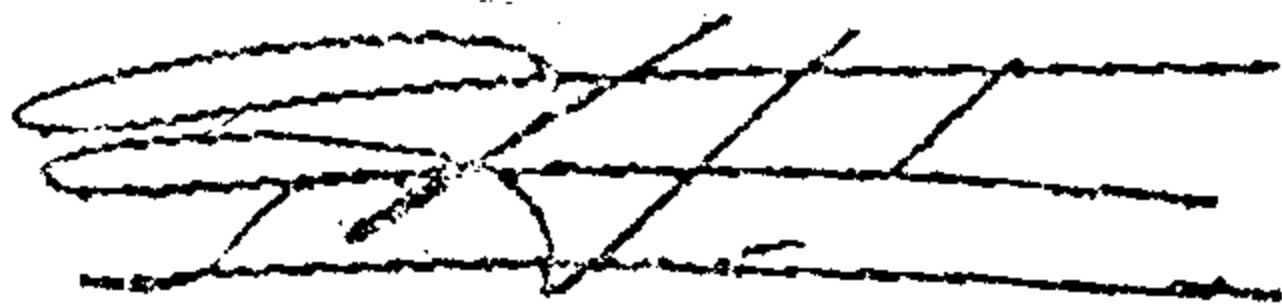
forjado por misterios de cultura y creación.

Satisface también que las novelas ya publicadas, y las que próximamente verán la luz, abarquen distintos estilos y generaciones. Una vez que puedan publicarse las creaciones de los autores contemporáneos, que tanta repercusión están obteniendo en las más diversas latitudes del planeta, el ciclo se habrá cerrado y los buenos aficionados a la literatura en China tendrán una idea global de la creación española en este campo.

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cuyos objetivos de dar a conocer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en el mundo se están cumpliendo con constancia y tesón, sólo puede agradecer el esfuerzo de las Ediciones del Pueblo de Heilongjiang y a su director por su interés. En todo caso, sabemos que la publicación de estas Obras Maestras d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no será un esfuerzo baldío. Nuestro deseo es que el pueblo chino coincida en esta opinión.

1 de abril de 1993

Federico Ibañez Soler



(此文为《盛事和希望》西班牙语原文)

真诚的合作,丰美的果实

一套由西班牙文化部资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正在陆续出版面世,这是一件极为有意义的事情,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一般中国读者,对西班牙文学不能说是陌生的。像辉煌西班牙文学史的不朽巨著《堂吉珂德》及其作者——文学大师塞万提斯,早已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知,并受到他们深深的热爱和敬慕。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家和一些有影响的出版社,也一直把介绍西班牙文学放在重要地位,先后译介过不少重要的西班牙作家和作品。但这次中、西合作出版的《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则具有新的特点。它重点突出,表现出明

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西班牙文学,除了产生过塞万提斯这样伟大的文学巨匠的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初叶的“黄金时代”而外,还有其更为繁荣鼎盛的群星灿烂的历史时期,那就是十九世纪。十九世纪被誉为西班牙伟大的小说世纪,这期间的西班牙文学,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流,兼有浪漫主义、地方主义。这期间的西班牙文坛,有大批杰出的作家涌现,他们完全可与同时代的英、法、俄的杰出作家们比肩而立,交相辉映。现在这套《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以在西班牙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辉煌的十九世纪为重点,包括其他历史时期乃至现当代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代表作品。中国读者通过这套丛书可以窥见整个西班牙文学灿烂景观的概貌以及卓立其间的极富魅力的各个“胜景”——名家及其名著,这大概就是这套丛书的筹划者、出版社和编译者的共同初衷与用心所在吧。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这套丛书的特殊价值。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也是一项庞大的组织工作。从这套丛书的设计、“施工”,包括它所采取的合作出书的方式,我以为都堪称为一种创举。可以预计,它将受到喜爱西班牙文学乃至外国文学的中国读者的欢迎,并将会成为中、西两国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桩盛事,一则美谈。

在此,我不能不对西班牙文化部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敬意,同时也不能不对出版社聘请的几位在我国西班牙语界有影响的翻译家——出版社聘请了李德明、申宝楼、尹承东和朱景冬四位西班牙文学和拉丁美洲文学研究工作者为这套丛书的特约编审——表示衷心的敬意。在所谓“大文化热”、“文化快餐热”的今天,坚持把高品位的人类文化成果奉

献给中国读者的人们,定会得到读者的感谢并被历史所铭记。

祝贺《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出版,祝它取得完全的成功!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杨子敏

1993年3月22日于北京

译 序

本书作者卡·索洛沙诺全名为阿隆索·德·卡斯蒂利略·索洛沙诺，1584年生于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省的托尔德希利亚斯，卒年不详，只知道1645年时他已经不在世间。

有关他生平的文字材料不多。对于他的早年生活、学业情况、家庭环境等，只能从他的著作推测出来一些。他的父亲叫堂弗朗西斯科·德·卡斯蒂利略，母亲叫堂娜亚娜·格里汗。他少年时，可能受到从事律师职业的外祖父的影响，并且从他那儿得到启蒙教育。他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没有直接文字材料供考证，但他的多部作品中，包括读者现在阅读的这部小说中提到的《特拉帕沙学士历险记》，反映和描写了大学生生活，从而可以推论出他

是上过大学的。如果这种推论成立的话,那么 1597 年父亲的去世导致了他突然中断学业。1616 年他生了一场大病。从遗嘱中可以知道他的夫人是堂娜阿库斯蒂娜·德·帕斯。他们婚后可能没有子女,因为 1618 年他曾指定妻子为他的全权继承人,并要求她抚育好他们收养的女孩亚娜·维拉尔德。

从保存的 1618 年的文字材料看,他的家境每况愈下:2 月 15 日、3 月 31 日、4 月 1 日、7 月 19 日和 11 月 8 日分别变卖掉一座葡萄园,以维持生计。

也许为了自己的文学创作而寻找比家乡更为广阔的天地,也许为了找个维生的工作,他在 1619 年移居京城。在这里,他写过十四行诗和十行诗,从而很快在宫廷诗人中出了名。1621 年,他曾撰文评论西班牙戏剧大师蒂尔索·德·莫利纳和洛贝·德·维加的作品。之后,他多次参加诗歌比赛,曾获得金奖和银奖。由此,他经常出入马德里皇家学院。

他在其以后的二十几年创作生涯中,出版了二十余部作品,其中主要有:《帕耳纳索斯的风趣》、《开心的黄昏》、《快乐的日子》、《愉快的时代》、《美好的夜晚》、《安达卢西亚情侣》、《神圣花朵盛开的四月》等等。他的作品,特别是短篇小说,具有薄伽丘和塞万提斯的风格,流浪汉小说的特点,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风土人情。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塞维利亚的石貂女》是堂阿隆索·德·卡斯蒂利略·索洛沙诺的最重要作品,首版问世于 1642 年;其后,于 1644 年、1733 年、1844 年、1846 年、1879 年以及

近代多次再版过,并且早就译成了法文(1664 年)、英文(1770 年)、德文(1725 年)。

李德明

1993 年 7 月于北京

第一部

自然科学家写道：俗称石貂的动物生性偷偷伤害家禽，而且总是夜间出来活动。它比白鼬稍稍大一点，行动敏捷，狡猾多端。它主要偷猎小鸡。这种动物走到哪儿，哪儿的小鸡就不得安宁，多么高的篱笆，多么严实的大门，都不能阻挡它，因为随便一道缝隙它都能钻进去。

在这部小说里，我们把一个女人称为石貂，是因为她生来具有这种动物的习性。她无约无束，轻浮任性。父母对女儿管教不严，使她染上不少恶习。可以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母必有其女。她很调皮，我行我素，谁也管不了她。她小小年纪，就放荡不羁，养成了不良习性。什么钱袋呀，钱匣呀，随便放在什么地方，她都能找到、

打开。

好吧，我把她做为这类女人的代表，将她的事真实地描绘出来，奉献在读者面前，是为了让轻佻男人就此止步，胆大妄为的男人引以为戒，粗心大意的男人提高警觉，因为我写的这些事绝非凭空杜撰，而是我们时代屡见不鲜的。就让我从这儿讲起吧。

《特拉帕沙学士历险记》中的人物特拉帕沙变成了划船劳役犯。原因是他在没有接受足够考验之前就穿上了一套“基督服”^①，而且又是欺骗国王让葡萄牙最高委员会授予他的。他骗取“基督服”的用意是想在宫廷里被人看做绅士。然而，就是他的情妇埃斯特法尼娅经过调查从而产生嫉妒，不使他分文不取地为大西班牙国王效劳——他服刑期间，除了别的劳役外一直是第一划船手——的话，也会招惹别人咒骂的。

特拉帕沙服刑时，每年都有划船犯人戴着脚镣从皇城托莱多出发。之所以给他们戴上脚镣，那是国王的大臣们组成的公正审判团对每队犯人采取的预防措施，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和守护海岸，因为大海上经常有海盗骚扰。一次，本书女主人公的父亲埃尔南多·特拉帕沙被安排在西班牙小分队里，随同一帮形形色色的犯人去圣马利亚港。他很沮丧，因为他偷偷用锉锉脚镣没有成功，而未达到逃跑的目的。现在，他决心和同伴一起做到这一点，不让他的悲剧制造者埃斯特法尼娅幸灾乐祸。

^① “基督服”是奖给贵族出身的名人。其实，穿这种服装的人是一个被称为“基督”的宗教军事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是葡萄牙国王堂迪尼西奥于1317年创建的。

可是，这位嫉妒心十分盛的女人的原意并非如此。她一听说特拉帕沙出发服劳役时，便后悔了，不该由于她的原因而使特拉帕沙去受苦受罪。她虽然不是一个正直女人，但也开始感到良心的谴责。于是，她觉得在他服役期满以后不同他结婚（她已经给他生了一个女儿），不可能从那创伤中恢复过来。这样，她便拿定主意离开首都去塞维利亚，因为从这座大城市可以及时获得她情夫的消息。她希望特拉帕沙早日摆脱那个无法忍受的苦难。别的作家没有用他们的笔和渊博的知识绘声绘色地描写这个划船苦役犯的不幸遭遇，我这里也只是极为概括地交待一下。

那时，埃斯特法尼娅很富有，原来她的热那亚丈夫给了她许多钱。她在马德里名声不好，公众舆论说她只是因为猜疑一个骗子就把他打发去服苦役；女友之间也在背后议论纷纷，说她骨子里很恶毒，怎么能爱上一个骗子呢！于是，她不得不离开马德里，前往塞维利亚。她说做就做，变卖了贵重物品，我是说那些不便长途携带的东西，比如写字台、文件柜、大幅绘画什么的；这些东西都保存得很完好，而且数量不少，因此卖了很多钱。之后，她带上两个女仆，租了辆马车，直奔那座被称为西方聚宝盆的城市。到了那里，找了一幢合意的房子住了下来，等着特拉帕沙服役期满。服役期满时，与特拉帕沙曾经有过一段亲密交往、虔诚的埃斯特法尼娅得知西班牙船队仍然留在圣马利亚港，便准备去那里。不过，她没有穿饰在塞维利亚经常穿用的那套衣装，而是打扮得更朴素一些，为的是永远不让别人说她是划船苦役犯的结发妻子，起码不说她是去搭救他的。

后来，她得知特拉帕沙在旗舰上做领班，这在苦役囚犯中是个十分难得的美差，因为可以不干划船那种重体力活了。由于他对船队首领俯首贴耳，才从他那儿捞到这个肥缺。如果没有这个位子，他早就习惯了大海生活，而且在刑满以后当上一个技术过硬的划船手。但是，由于埃斯特法尼娅夫人的到来，这一切都没有成为现实。她后来找到有关人用金钱疏通，想让特拉帕沙获得自由。开始，特拉帕沙并不知道此事，因为他没有见到她，而且他也没有离开过船队。所以，当一些人告诉他有人不惜用重金十分卖力地为他的释放奔走和活动时，不禁大为吃惊。此刻，他毫不怀疑他的埃斯特法尼娅已经一改冷漠面孔，变得热情亲切了。疏通所有关节以后，特拉帕沙便被解下刑具，获得了自由——这时，他还不知道谁帮了他的大忙——，不再做第一划船手。接着，他被监工带到为他自由到处奔走的那个人面前。如果不是这个人活动，他根本不可能那么快被释放，因为即使囚犯服刑期满以后，船队仍然找借口再延长一段时间。有的人刑期是四年，常常要服五年，甚至六年。

埃尔南多·特拉帕沙站在他的埃斯特法尼娅面前，一看到她认真严肃、竭尽全力为自己的自由四处奔波，不禁满面惊色。她张开双臂拥抱他，他也以同样方式报答她的亲昵表示。也是的，她既然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又用实际行动表示改正，再不忘掉对她的怨恨，接受她的友情，那可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他看到她穿着微服，马德里那身华丽衣装不见了踪影，很是过意不去；直到那时，他还没有弄懂埃斯特法尼娅为什么一反常态而另一身装束，那样谨慎地来到那里，而她当着船队监工和公证员的面又不好挑明。这两个人没有产生任

何疑心，他们认为那一切友好之情大于夫妻关系。埃斯特法尼亚请他们吃了饭，而且送了不少东西。之后，那两个人回到自己住处；而特拉帕沙和他的情人则留在了一家还算舒适的旅店。他们独处一起，又亲热了一番，刚刚还是囚犯的多情郎一再感谢埃斯特法尼亚的慈善和怜悯。她告诉他，她把从劳役生活中解救出来的目的是与他成婚——他如果愿意的话——，以弥补她给他造成的损失。她身边还带着他的女儿，而且他离开马德里时留给她的家产没有动用，两个人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说到这里，特拉帕沙睁大眼睛，觉得天空一下子开阔了许多，站在面前的是自己的保护神；他根本没有想到埃斯特法尼亚的怜悯之心后面还有这么一层意思。单单摆脱囚犯生活，他就觉得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希望的大地了。现在，他听到埃斯特法尼亚那番话，抑制不住兴奋心情，又和她紧紧拥抱起来，他决定接受她的建议，正式结婚成为夫妻。他太想见到自己的女儿了。说着，埃斯特法尼亚让他把她为他带来的一套衣装取出来，她要他打扮得正派些，不要像个骗子，以免船队的人看到他们一男一女呆在一起说三道四。

那天傍晚，监工和公证员就离开了塞维利亚。特拉帕沙和已经五岁的女儿呆在一起感到很高兴，他认真地履行着在那之前从来没有像教徒那样认真履行的义务。他和埃斯特法尼亚在教堂举行了婚礼。

他们在别的街区换了几个住处，埃斯特法尼亚想让丈夫在塞维利亚找到健康的娱乐场所，过上安分守己的生活。为什么？特拉帕沙从囚犯船队出来时两鬓已经挂上了银丝，不能像以前那样浪荡，也不能去做危险事情。可是，生就的恶习很难

改掉，特别是像特拉帕沙这样的人，应该说是不可救药的。如果说他到现在为止一直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的话，那是因为有妻子教训他，再说他已经有了女儿，当上了爸爸。埃斯特法尼亚对女儿非常溺爱。这样，孩子长到八岁上，特拉帕沙在塞维利亚还没有个正经工作，除了上午去教堂，傍晚看戏外，对什么都不上心。过惯了平静生活的妻子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置丈夫的恶习于脑后，而把心全放在了女儿身上，看到她比鲜花还漂亮一百倍，别说多么欢喜了。

无所事事是一切恶习之源，而这正好给特拉帕沙重操赌博的旧业提供了机会。赌博可是个无底洞呀，多少钱也填不满，而且会弄得身败名裂。他开始时只是为了消遣；但是，没过几天就越走越远了。这样，为了把输的数额还不算大的钱捞回来，便押了大赌注。

一天，埃斯特法尼亚发现少了几枚首饰，她立刻意识到是丈夫偷去了，便又哭又闹起来。特拉帕沙发誓改邪归正，但他只是在口头说说而已，并没有认真去做。这样赌了整整四年，最后像常人说的那样，连房梁都输了进去。他又想赌，又没有钱，于是恶果逐渐显露了出来，令人沮丧的事已不可避免。特拉帕沙本来是塞维利亚的正派市民，而现在却忘掉了前几年年龄还不算太大时来这里度过的岁月，他想脑袋上都有那么多银丝了，决心不再像以往那样说谎行骗了。然而，他目前的处境很窘迫，希望埃斯特法尼亚改变看法，把他的所做所为看做年轻人的轻率举动。可是，他看到妻子是那样正直，没敢说出口。埃斯特法尼亚一心扑在家务和女儿身上，女儿那时已经长到十二岁，她需要帮助她。女儿不习惯关在房间里，总是趴

在窗户上东张西望。妈妈对特拉帕沙的放荡无羁是那样苦恼，对女儿又是那样疼爱，都不忍心训斥她了。不少母亲都有这种毛病，由于忽视对孩子的教育，给家里招来许多不幸。

埃斯特法尼娅一贫如洗，而且心情又不舒畅，很快卧床不起，不到一年便被上帝拖走了。临终前，她像所有基督徒一样做了应该做的一切。说实在的，头脑清醒了，就能看清楚过去的失误，后悔当初不理智。她安详地离开了人间，尽管特拉帕沙没有使她生前过上好日子。葬礼很简单，特拉帕沙本想搞得隆重些，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对妻子的死感到很痛心，直到那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在歧途上已经走得很远了，本来依靠妻子带来的钱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的。不过，女儿对他是个很大的安慰，凭那张漂亮脸蛋和姿色，不愁找不到好丈夫，父女两人的生计不会有问题。然而，谁这样想，谁就是一厢情愿。这种年头，不论姿色和美德，都不会为捞取巨额金钱派上用场。金钱找金钱；只要有金钱，哪怕你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女人，也没有人嫌弃。

特拉帕沙走投无路，便又去了赌场，但他不是去赌博——没有钱，哪能赌博呀——，而是为了讨点小费或弄些抽头。他过去就给过别人小费和抽头的呀！然而，现在是事过境迁，今日的赌徒们可没有那么大方，他们只欢迎有钱的人，不管你过去有多少钱，如今没有钱也要遭冷眼。

特拉帕沙经常不着家，女儿便有了活动自由，不时趴在窗户上，她当然要被行人看见了。于是，她那超群的姿色招来众多的追求者在她家所在的大街上游荡。她父亲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他尽管可以训斥她一顿，从而阻止她与外界的联系，但

是他手头上是那样拮据，除了给女儿找个富翁当丈夫外，看不到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他认为这是最光明正大的做法了。还是随她便吧，自己去找好了。再往远想想，他是希望鲁菲娜——这是他女儿的名字——变成一个大网子，把追求者的钱包都兜拢到他手里来。

事情要比特拉帕沙想象的好得多，因为他在女儿的追求者中间发现一个大富翁迷上了鲁菲娜的姿色。姑娘从死去的母亲那儿没有继承下来很多的美德；即使事情不是这样，她是那样追求虚荣，一提到这类男人，她也是乐于接受的。

追求她的这个人给一位在秘鲁发迹的大财阀当代理，与其说他腰缠万贯，毋宁说人品好，在美洲贸易法院^①被公认为诚实可靠的人，有些财产。他已经是个五十岁的人了；他本来早就知道这姑娘不会有什么嫁妆，姑娘的父亲也穷得底朝天。但是，他就是喜欢这种一贫如洗的女人。说实在的，如果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被什么迷住心窍，那是很难摆脱的。现在，洛伦索·德·萨拉比亚——这是那个男人的名字——是那样迷恋于鲁菲娜，只和她交往七八天就完全占有了她，成为这个美人的丈夫。他是大好人，忠厚老实，挑起了妻子和岳父的生活重担；一方面把新婚妻子接到家里，另一方面又要托着那个并非轻闲的“砝码”，因为他知道特拉帕沙——他在塞维利亚已经改名为埃尔南多·德·吉尼奥尼斯——是个数一数二的大赌徒。

婚后，夫妻两人欢天喜地地过着日子。萨拉比亚给妻子买

① 美洲贸易法院成立于 1503 年。

了华丽服装和贵重首饰,当然没有把她打扮得花枝招展。他把年纪了,不喜欢把事情做得太过分了。鲁菲娜对此耿耿于怀,因为她养成了坏习惯,花钱如流水,别的女人身上穿的戴的,她都要一应俱全。由此,她对丈夫的爱冷却了下来。在勤俭持家方面,萨拉比亚很有美洲阔佬的习性;现在,又看到岳父赌博成癖,不可救药,因此更加关注家庭的花销了。他看到妻子如此大手大脚地花钱,担心家底很快被折腾完了。埃尔南多·特拉帕沙目睹此情此景,本来以为女儿结婚以后可以用她的钱去赌博的,现在意识到他的希望完全变成了泡影。他是那样迷醉于赌博,一天不去赌场心就好像没有着落似的。他这方面是这种境况,女婿萨拉比亚又从早到晚忙着生意,因而鲁菲娜每天上午都有机会到外面去。她也有自己的托辞,说是去做九日祭,祈求上帝让她生个儿子。当然,这是说给她丈夫听的。其实,她到外面——主要是佛朗哥斯大街和马约尔教堂——去是用她的姿色“招摇过市”。光顾这两个地方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个祖籍塞维利亚的小伙子。他是这个城市最活跃的年轻人之一,不过在赌钱方面,和特拉帕沙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了。他的父母都是正派人;但是,许多人早把他的良民出身忘在了脑后,开始厌恶他了。他叫罗贝托。简单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这个身材高大的小伙子很是追求我们的女主人公鲁菲娜,鲁菲娜也“以礼还礼”,立即爱上了他。他自称很富有,鲁菲娜毫不怀疑,信以为真。她太贪婪了,有多少钱都不嫌多。这也是事出有因,她丈夫已经日渐贫困,或者说,即使有积蓄,也早已花得空空如也。她向小伙子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一件衣

服，她看见邻居穿过那种式样的衣服，很时髦。鲁菲娜说，只要给她买到衣服，她绝不会“忘恩负义”；她相信，他会满足她的要求的。罗贝托满口答应，而心里却另有打算。罗贝托认识鲁菲娜说的有那种时髦衣服的女主人，便去了她家，说是修女院演戏借那件衣服用一下。她当然不能拒绝了。罗贝托答应三天之内一定还回来。他用那不勒斯的那种缀着纱绸边饰的绿色大毛巾包好，让仆人拿着，送到鲁菲娜手里。那是一天的上午，鲁菲娜的丈夫忙着生意，不在家。心上人那么快把礼物送了来，鲁菲娜喜出望外。她不能对他没有表示，于是罗贝托在离开她家之前，便得到了他盼望得到的奖赏。罗贝托告辞走了，鲁菲娜冥思苦想起来，怎样向丈夫解释呢？就说马德里一位亲戚托人捎来的，这样萨拉比亚就不会怀疑她了。罗贝托呢，走是走了，可他还在想着“完璧归赵”的法子。萨拉比亚不认识他，他正好可以利用这一点。过了三四天的样子——他原来说修女院演三天戏来着——，他穿一身仆人衣服，估计萨拉比亚家吃过饭了，便前去敲门，自称是那件衣服女主人家的仆人。萨拉比亚叫他上来，罗贝托见面之后，说是女主人打发他来取衣服的；前几天鲁菲娜要看式样，是他亲自送来的。萨拉比亚转过身去，对妻子说：

“我的妹子，这位先生要什么衣服呀？”

她有些茫然。她认出了罗贝托，于是说：

“我的多情郎先生，明天再来，一定还给你。”

罗贝托听了以后，回答说：

“是我的女主人打发我来的，不拿到衣服，我不能回去，因为今天下午有洗礼，女主人要去做教母。”

鲁菲娜向前走一步，说道：

“可是，我不知道你是她的仆人，怎能把衣服交给你呀？”

那个奸滑的小伙子看到狡黠的姑娘拒绝他的要求，执意不还衣服，便又说道：

“那件衣服是这种颜色的，有边饰（他比划着解释说）；用意大利毛巾裹着，毛巾是绿颜色，还有驼色纱绸做边饰。”

萨拉比亚听了以后，对妻子说：

“他描绘得这样真切，不会有假。太太，把衣服给他，人家要得那样急切，下午还等着用呢。你如果不愿意动弹，把柜子的钥匙给我，我去取。”

鲁菲娜无言以对，怒火中烧，从桌子上站起来，打开柜子，取出衣服，递给罗贝托，说：

“代我谢谢堂娜列昂诺尔太太，原谅我没有按时还她衣服。我的女朋友本来想照样子做一件，可是我一直没有见到她。”

说完把衣服递给装扮成仆人模样的多情郎，她眼睛冒着火星；罗贝托那样狡猾，太让她气恼了。

伪装的仆人离开鲁菲娜的家。萨拉比亚问妻子是为谁借用那件衣服的。她回答说为一位女友，她想照样子做一件。丈夫对她的话没有产生疑心，但是鲁菲娜却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那个家伙太狡猾了，把本来送给她的衣服又要了回去。从那天以后，她就想报罗贝托侮辱的仇。她把事情的原委和自己的想法讲给了女仆，她的话正好被特拉帕沙一字不漏地听到了，他也决心为女儿报仇。特拉帕沙身上仍然残留着昔日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当他得知那个嘲弄他女儿的家伙经

常光顾他去的赌场时，一天跑了去，二话没说把他拖到坎波·德·塔布拉达；他刚刚把原由说完，两个人就抽出长剑。可是，特拉帕沙力不从心，没想到那竟然是他的末日，罗贝托一剑把他刺倒，连大腿都没有蹬一下。这是像他那样生活的人的必然结局。

罗贝托只好收拾残局。特拉帕沙被抬到女婿家里。看到这种情景，女婿悲喜交集。悲的是，他要花钱为岳父送葬；喜的是，家里卸掉了一个大包袱。特拉帕沙那样的人，谁都忍受不了。那个在邪路上走了那么远、不可救药的人拖累了萨拉比亚多少年呀。

鲁菲娜夫人为父亲的死，两只眼睛总是泪汪汪的。谁见过为一个人哭得那么伤心呀？我说，只有感情像鲁菲娜那样真挚时，才能哭个不停，怎样劝说也止不住眼泪。鲁菲娜简直要把丈夫哭不出的眼泪代他哭出来，女婿只是装模作样地唉声叹气，心里装着的却是嘲弄感情。

鲁菲娜是个有夫之妇，这对一个品德端正的女人来说，也算在失去亲人时的一个安慰。然而，她现在却和一个不令他满意的丈夫生活在一起，这一点委实使她沮丧。都是父母的过错，不该让女儿和一个那么大年纪的男人结婚。

萨拉比亚很高兴，妻子年轻貌美。可是，鲁菲娜却和他相反，她需要找一个和她年龄相当的丈夫，哪怕生活条件差一些也认了。这个想法使她开始亵渎自己的声誉，不注重夫妻关系，想办法玩个痛快。她说，要会找乐趣。这一点反倒使她想到要向罗贝托报仇，他太使她恼恨和伤心了。她要不惜一切找到一个男人好好惩罚他一下，为她报仇雪恨。丈夫一直忙着他

的事，她要利用一切可以对丈夫遮掩的时间，“抛头露面”，为实现自己的想法寻找机会，创造条件。她是这样做的：

那时，塞维利亚一片节日气氛，潮涌般的人群汇聚到特里亚纳区。正值两个重要节日——复活节和降灵节——期间，一到星期五便人山人海。水流清澈见底的瓜达尔基维尔河静静地淌过；它是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有名河流，塞维利亚的建筑物如同映在明镜里一样。

许多船工用树枝把自己的船装饰起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多挣钱。此刻，鲁菲娜坐在一条船上，准备去参加节日聚会。丈夫明确表示同意她去，因为同行的还有一位女邻居。萨拉比亚尽管对这个女人不太了解，不知道她有没有不可告人的地方，但是很相信她，觉得妻子和她在一起不会有问题。其实，做丈夫的对这类事应该多一个心眼，因为如果对自己妻子与之交往的人不了解，所谓的友谊常常生出许多不快的事情来。这位女邻居是个虚荣心很强的女人，喜欢出入公共交际场所，与别人交谈。这个女人和鲁菲娜，还有另外两个女友，已经登上船。但是，船工很贪婪，还想多载几个客。原来他是吃了一位绅士的贿赂，此人和他的三个伙伴也要到河的对岸去，正等待着这种机会。在塞维利亚，这些人被称为嗅觉灵敏的猎犬。鲁菲娜在登船时摘下帽子，正好看到我们的以后将成为费利西亚诺的那位衣冠楚楚的小伙子；小伙子一眼看上了鲁菲娜。他立即招呼他的朋友登船，准备与船上的四个女人同行。他正是为此才用钱收买了船工。常言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几个小伙子蜂拥而上，费利西亚诺坐在鲁菲娜身边的座位上，开始发起进攻。费利西亚诺是一个富翁的儿子；父亲在西印度群

岛做生意很得手，发了。他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儿子游手好闲，慢慢地把父亲的财产掌握在了自己手里。人们都说，他如果继续挥金如土，家产就会以先前增长的速度减少下来，因为他不但自己赌博押注，寻花问柳，而且还养活一群狐朋狗友，经常光顾酒楼饭馆。他是那样挥霍无度，就是在今天这类场合的一切开销也都由他一个人支付。另外，他有些自命不凡，塞维利亚城的像我们描述的这个年轻人一样在毫无约束环境中生长的纨绔子弟，都有这种毛病。

他坐在鲁菲娜夫人身边，他的同伴也选定各自的女友坐了下来。小船离开岸边，在河里打着弯儿航行，足足半个小时才靠到对岸。这是船工有意安排的，他拿了人家的钱嘛！费利西亚诺充分利用这段时间，绝妙地向鲁菲娜夫人暗示了对她的爱。而鲁菲娜呢，对他的甜言蜜语却信而不疑，温情脉脉地接受了他的爱。费利西亚诺人很聪明，又善言谈；每次遇到这种情况，他都要设法“打开包袱，看看里面装的是什货”；许多女人听了他的阿谀奉承，都像喝了蜜一样，从而他很少不在她们身上打开缺口。现在，鲁菲娜就是处于这种状态。她听了多情郎的一番话以后，心里喜滋滋的。于是，她把自己的婚姻状况、姓名、家庭住址等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没有隐瞒任何东西。费利西亚诺也向她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当然也什么没有隐瞒；他叫什么名字，家里有多少财产，如何愿意为她效劳，一古脑地说了出来。那天整个下午，你一言我一语，两个人结交了。多情郎心满意足；鲁菲娜喜形于色。鲁菲娜结识他可以说是一箭双雕：其一费利西亚诺可以去找罗贝托为她报仇，其二他又可能把他的家产夺过来。她的这两个打算，真的如愿以偿

了。我们在下面将详细介绍。

从那天以后，费利西亚诺经常到鲁菲娜住的那条大街上，而且总是在萨拉比亚去贸易法院或忙碌代理业务时去那里。鲁菲娜已经上过罗贝托的当，这次她不让费利西亚诺轻而易举走进她的家门。所以，后来当他第一次得以走进她家时，他送给她一大堆礼物：有吃的，有穿的，还有戴的；衣服华丽，首饰精美。这是为他自己，也为罗贝托送的见面礼。这样，费利西亚诺便顺顺当当地钻到了鲁菲娜的怀里。

一般地说，尝过了鲜，爱也就结束了。然而，这里的情况却相反，因为费利西亚诺是那样迷恋鲁菲娜，总觉得连她的一只手都没有触摸过。这当口儿，罗贝托在赌场赢了六百多埃斯库多。他一反赌徒——他们不关心自己的服饰，一心想着手上有钱去赌——之常态，竟然讲究起穿戴来，每天都是西装革履。这时，他发现费利西亚诺经常去鲁菲娜住的那条大街，心里觉得不是滋味，便想重新讨好鲁菲娜，消除她对自己的怨恨。他这么想，也就这么做了。一天，他真的到那条街上游荡起来。这事引起了费利西亚诺的警觉：他到这儿来找谁呀？鲁菲娜看见罗贝托，就想到他又来打她的主意了。鲁菲娜每次见到他，都气鼓鼓的；他那样嘲弄了她，非报仇不可。她认为能够为她报仇的，非她的情夫费利西亚诺莫属。对于这类事情，女人都是利用追求自己的男人，结果免不了有一场残杀。暴尸街头的例子每天数以千计。

鲁菲娜不想把自己与罗贝托的事告诉给费利西亚诺，而是把他引到另外一条路上，让他更服服贴贴地为自己效劳。她对费利西亚诺说，罗贝托在追求她，送给她各种各样的礼物；

她为了费利西亚诺，对那一切都不屑一顾。这一招很灵验。费利西亚诺听了以后，如同火上浇油，嫉妒的火焰熊熊燃起。他看到罗贝托每天都在鲁菲娜的那条大街上游荡，有好几次都妨碍了他与鲁菲娜的会面——其实，那是鲁菲娜有意不见他，以便使他增加对罗贝托的仇恨——，竟然相信了鲁菲娜对他说的话。最后，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一天夜晚费利西亚诺这个塞维利亚城胆大妄为的小伙子被醋意折磨得再也忍受不下去了，竟然在罗贝托在他情妇大街上游荡时，快步迎了上去。那时，鲁菲娜已经躺在床上，尽管她的丈夫还在核对帐目。费利西亚诺喊着罗贝托的名字，站到他面前。为了不被行人发现，他把他拉到一条死胡同里。在这条胡同口，即与大街相通的地方，正好坐落着萨拉比亚的家；那时，萨拉比亚面前摆着一大堆报表，忙着核对帐目。两个追求者一走到那儿，费利西亚诺第一个开了腔。他是这样诉说自己理由的：

“罗贝托先生，我这些日子一直在注视着您。您经常到这条大街上来散步，我很纳闷，是谁把您吸引到这儿来的，因为这儿住着好几位容貌出众的夫人，到底是哪一位呢。通过观察，我发现是鲁菲娜夫人弄得您心神不宁。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我不但亲眼看到过，鲁菲娜夫人的女仆也告诉过我，您想找她们当中间人，给您通风报信。我到这儿来，已经有好多日子了。我一直追求鲁菲娜，应该得到她的恩惠，得到她的一切。我很少宣扬这些事，但是现在，我看到您是个好人，不得不把您的秘密勾当说出来，为的是说服您放弃您的想法，您已经知道了我对我心上人的关心和炽热的爱。所以，我认为您应该离开这儿，免得发生不愉快的事。而您如果一意孤行，很可能

发生悲剧。”

罗贝托注意听着费利西亚诺的话。而那当口儿，鲁菲娜的丈夫正趴在房间的窗户上，也注意或者说以罗贝托的双倍注意力听着。他的心痛苦极了，那可是有关他声誉的大事呀。尽管继续下去听到的是对他的最大凌辱，他还是想知道一下罗贝托如何作答。罗贝托说：

“费利西亚诺先生，您发现了我在追求鲁菲娜夫人，这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您正在做着我已经做过的事。而您做为她的情夫，也没有什么可惊讶的，要知道我早就开始追求她了。您不了解这里面的原由。我也不想张扬我的美好享受；但是现在您应该听一听，免得无缘无故地指责我到这儿来。我早就是鲁菲娜夫人的心上人了，早就得到了您现在想得到的东西。只是因为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我才在她面前失宠。我现在要重新获得她的爱。您如果尊重我的话——但愿如此——，那就应该忍受一下。我绝不会放弃我的目标的，我要竭尽全力不让她理睬您，不让您和她勾搭上。”

这时，两个人都拔出了长剑。费利西亚诺声嘶力竭地喊着说，是他而不是罗贝托应该得到那个美女。说着，他举起长剑向罗贝托左胸狠狠地刺去，伤了要害部位。罗贝托都没有吭一声就一命呜呼了。

这就是争夺他人妻子的人的可悲下场。这是不可避免的。

费利西亚诺和罗贝托的决斗并没有弄出很大声响来，因为前者还没有等到他们之间的刺杀被人发现便将后者送上了西天。在那个街区，除了萨拉比亚——他是忍痛目睹那场决斗情景的——外，谁也没有觉察到有异常事情发生。费利西亚诺

很警觉，他为了不让人在那儿发现罗贝托的尸首，立刻用肩膀扛起来，扔到一座教堂门口。之后，他躲到另一座教堂门廊下，想观察一下动静。萨拉比亚面对看到的一切，感到很茫然，同时对不忠的妻子恨之入骨。他发誓一定为自己的声誉报仇。鲁菲娜对他那样不忠，他都不敢相信。那时，鲁菲娜根本不知道发生的事，她已经进入了梦乡。

萨拉比亚为了报仇而首先想到的是，爬上床去把叛逆的妻子砍死。但是，他又反过来琢磨了一下。杀人凶手把尸首扛走了，而他如果杀死妻子，人们一定把那桩凶杀案的罪责安在他的头上；他如果真的那样干了，两个女仆也会出来作证的。最后，他决定过些日子用毒药偷偷毒死妻子。可是，他又觉得把马上应该做的事推到以后，怎能抑制心中的愤怒呀。另外，他还想到离开塞维利亚，抛弃妻子。但是，他犹豫不决，因为这样会给人们留下许多问号，引起街谈巷论，更有损于他那样岁数的人的声誉。于是，他又回到第一个想法，即结束鲁菲娜的生命。当他把这个极端想法——其实，不应该这么说，因为那是对妻子所犯罪过的正当惩罚——付诸实践时，觉得应该留下字据，说明为什么要杀死她，也好为自己申辩。说话间，他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写了起来，详细叙述他所受到的污辱，为什么要报仇。可是，转而又想，即使受到了那种污辱，也不能把这做为令人信服的理由去杀死妻子呀。于是，他把已经写好的字据撕掉，准备重新写一份。他这样一连撕掉三张纸。萨拉比亚的精神太痛苦了。他已经是个有把年纪的人了，随便一桩意外痛苦事件都会使他悲痛欲绝，而现在发生的有损他声誉的事件是那样棘手，就是再有勇气的人说不定也会三思而后行的。他

撕掉三张纸后，又开始写第四张。这一次他比较满意，他停下笔来；那是因为他要写出损伤他声誉的那两个人的名字，可是他一个也不知道。萨拉比亚知道得很清楚，他现在应该去找那两个和他妻子通奸的人，首先杀死他们，然后再杀死他妻子。但是，他不认识他们，杀死妻子也算报仇雪恨了。他这样瞻前顾后地想了大半夜，写呀，擦呀，撕呀，处在极度痛苦之中。最后，他下决心写下去，想好了应该写什么，再不涂抹，再不撕掉。他立刻抽出一张纸，将那桩伤心事的核心部分写了上去。他越写越感到痛苦。最后，精神完全崩溃了，一头栽倒在地上，结束了生命。他原来还发誓报仇呢，结果自己丢了命，先去了地狱。

家里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鲁菲娜正睡得香呢，她什么也不知道。当她醒过来时，发现丈夫睡的地方空着，便开始呼喊他。她听不到丈夫回答，披上睡袍，下床向丈夫的书房走去。那儿有灯，她一眼看见萨拉比亚躺在地上，已经没气了。鲁菲娜慌了手脚，赶紧叫她的女仆来。女仆从床上爬起来，看到那情景，都吓呆了。主人突然暴死，她们为了不打扰邻居，控制内心痛苦，默默地哭泣着。鲁菲娜也为丈夫的死而抽泣。她想把尸首抬到大房间去；这时发现一张纸，上面写着几行字。她读道：

我写下这张字据，是为了让读到它的人知道，我发生了一件最倒霉的事。我是说，我的叛逆妻子对我不忠，她亵渎了我们婚姻的圣礼。我们是在教堂结合在一起的呀！她无视我对她的真挚感情，同时与两个男人偷情。可是，总是有亲疏之分呀，于是，有个倒霉鬼死了。我亲眼目睹了那幕悲剧，听到了那

两个家伙的对话；那是玷污我的声誉呀！上天，你要为我做主呀，狠狠地惩罚这个……

他写到这里时，内心是那样悲痛，再也支持不下去了，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鲁菲娜面对眼前发生的事，又读了那张纸条，茫然不知所措，足有半个小时不知道做什么好。她想，很少有隐私不被张扬出去的；即使你本人不说，上天也要透露出去的，目的是让你改邪归正，或者以此惩罚你。面对老实人萨拉比亚的死，鲁菲娜感到恐惧和焦虑。恐惧的是，他死之前一定怒不可遏，以死表明他对她的不忠行为的憎恨；她焦虑的是，丈夫的尸首躺在那儿，怎能蔽住众人耳目呀！丈夫一直痴情地爱着她，也正是这一点加速了他的死亡，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妻子会对他那样。萨拉比亚看到一切都与自己的心愿相违悖，即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两个女仆同女主人处得很好，而且对她十分亲近。鲁菲娜有时通过其中一个女仆同情夫联系。所以，这个女仆出什么主意，她都听得进去。此刻，女仆对她说，把她丈夫抬到床上，天亮时看到他在你身边死去，要尽量惊恐地喊叫；之后，她和她的同伴帮助女主人掩盖事实真相，就说萨拉比亚那天晚上吃多了，撑死的。鲁菲娜决定照此办理。

第二天，天刚放亮，鲁菲娜便喊叫起来，惊动邻舍。两个女仆也随声附和，火上浇油。这时，住得近的邻居都赶了来，发现鲁菲娜躺在硬地板上，半穿着衣服，佯装昏了过去。她已经把纸条烧掉，不然被别人发现对她不利。几位女友给她喂了些药，让她苏醒过来。开始，没有任何效果，最后才慢慢醒过来。

她一边哭一边喊，不时用手帕擦擦眼睛，其实她眼睛里没有几滴眼泪，或者说根本没有。这时，两个女仆讲起了萨拉比亚的死因。她们曾经提醒过他，晚饭不要吃得太多。他那样年龄的人，吃多了对身体没有好处。听了这番解释，问起死因的人都感到说得有道理，也就没有再问下去。发生这类事，司法部门是要派人来调查的。他们听了邻居们为那对夫妻的辩护和担保，便立刻消除了对那桩猝死事件本应该产生的各种怀疑。把大好人萨拉比亚埋葬以后，鲁菲娜依然是那样茫然，根本没有像其他寡妇那样注视把财产隐藏起来。于是，死者的一个侄子，葬礼刚刚举行完毕便把家中的东西洗劫一空。鲁菲娜必须打官司，才能把自己的嫁妆索要回来。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讲罗贝托。第二天一大早，教徒们发现了他。因为谁也不认识他，就想赶快埋掉。但是，有人提醒说，还是先贴张认领告示，说不定死者的父母或亲戚住在别的城市，他们应该知道发生的这一不幸事件，这样是不会有失的。再说，死者如果有田产，他们也好接受下来，举行葬礼不是也要花销嘛。教堂执事认为这个建议再好不过了，便打发人向司法部门报了案，说明是如何在教堂门口发现死者的。接着，他们把死者抬到教堂外面的小广场，点上两支大蜡烛。不一会儿，就有人认出来了。这个人跑到死者的父母家里，把不幸消息告诉了他们。两位老人听到后，很是悲痛。老父亲说对发生的事早就有预感，他说儿子那样放荡无羁，不会有好下场的。后来，在那座教堂里举行了葬礼。司法部门想查明死因。可是，塞维利亚城那么大，到哪儿去查凶手呀！鲁菲娜只是发现自己的情夫不在及罗贝托身亡，才得知出了事。她对罗贝托的死，

很是高兴了一阵子。她对他做出那种事情，恨得要死。人们说在死胡同里没有发现血迹，而如果有的话，鲁菲娜夫人可要受到司法部门传讯了，因为邻居们经常看到两个追求者在那儿游荡。

鲁菲娜死了丈夫，而更为不幸的是，她一贫如洗。这样一来，再加上她改变不了风流浪荡的恶习，便不得不借助她的漂亮脸蛋，以继续生存下去。如果是下贱女人，这也可以理解。举止谨慎的女人，无不想尽一切办法体面地生活着，决不能触怒上帝，上帝会给她们出路，让她们得救的。

萨拉比亚葬礼以后，死者的侄子把家产占为己有，只是把鲁菲娜结婚时的嫁妆给了她。这样，她被迫一次次搬家，找一处价钱便宜的房子；她没有钱，付不起昂贵的租金。萨拉比亚活着的时候，他们住的房子很豪华。

萨拉比亚的侄子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继承遗产，这是因为他的代理处有那么多帐目和货款还未结清，不少债权人找他算帐；而还清欠款以后，结果所剩无几。他的贪婪之心没有得到满足。不过，得到一点总比什么都没得到好一些。

鲁菲娜年轻、漂亮、丰满。她现在搬到新区来，不想像其他女人那样急着在年轻人中间抛头露面。不少女人，刚刚埋掉丈夫，就跑到外面风流去，想马上找个男人结婚。

这时，随秘鲁船队来了一位绅士。他原来给一位塞维利亚商人当仆人，后来从主人那儿挣了一笔钱。他在西印度群岛做生意，钱包一天天鼓起来，不几年就发了。他去秘鲁以后，又捞到一个好差事，原有的积蓄很快翻了一番。那年，他随秘鲁船队回到塞维利亚时，真是腰缠万贯呀。而卖掉货物之后，又赚

了一笔钱。他叫马吉纳，已经五十岁，头发花白。那是大自然养育的一个大怪物。他身体本来就on不好，还一个劲儿地勒紧裤带省钱。家里的仆人很少，勉强应付日常琐事；只雇了一个代理人，一个男仆，一个像牲口一样干活的黑奴；女管家负责为他做饭炒菜，他吃得很少。他雇的这些人每天都饿得不死不活的，如果在塞维利亚能够找到愿意给他当仆人的，那也是一大奇迹了。全城对马吉纳如此吝啬议论纷纷，流传着许多笑话，没有一个人不骂他。但是，他满不在乎。这种人呀，只知道攒钱。

鲁菲娜也听到了这个人的一些事，她觉得机会来了，可以好好敲诈他一下，从而捞到一笔可观的钱财。在那之前，马吉纳从一个破产的债务人手里接收了城外的一块田产。如果不是因为急着收回破产人的债款，把田产连成片，他并不乐意要那块地。这样，他很快把地弄到了手。那儿离圣贝尔纳多修道院很近，土质肥沃。他住在那儿，是因为可以节省开支。为了防备盗贼，他把房门加了固，墙壁加厚，窗子装上粗铁条。房子里，摆着好几支性能良好的猎枪，并且总是装满弹药。梭标和长戟挂在门后。为了照管菜园，多赚些钱，他不得不雇佣一个有家室的菜工，负责把那儿产的蔬菜和水果运到外面去卖。马吉纳真是贪得无厌呀！他把金钱和珍宝都装在厚铁盒子里，藏在房后。屋子里只有那几支装着弹药的猎枪。每天夜晚，在天黑透之前他都围着房子转一圈儿，然后才回到屋子里。可怜的吝啬鬼就是这样住在那里的，他处处提防小心。他没有儿子可以替他干那些事，因为他从来没有婚娶过，而且没有勇气结婚，尽管他的钱是那样多，结几次婚也花不完。

这时，鲁菲娜准备嘲弄一下这个吝啬鬼。怎样嘲弄呢？她必须求助于一个人。这个人是她父亲的老朋友，再合适不过了。此人年轻时在马德里作案犯了法，不久去了加迪斯，后来转到塞维利亚，隐藏起来，用从前以歪门邪道得到的一点钱维持生活。他和特拉帕沙早就认识。这个人在打劫行窃方面很有两下子，当然他也很害怕。如果被司法部门捉住，非连同以前犯下的罪行——他捞到了不少钱——一起清算，数罪并罚不可。正因为这样，他行动很是谨慎小心。他是在囚犯船队里认识特拉帕沙的，他正要离开这个船队时，特拉帕沙进去。两个人虽然接触没有几天，但是成了好朋友。到了塞维利亚以后，他们仍然保持着友谊。他叫加拉依。鲁菲娜选中他，让她帮助她去嘲弄或者说敲诈马吉纳。加拉依已经上了年纪，他把要做的事事先演习了好几遍。一天，马吉纳在隆哈处理生意；太阳快落山时，他准备回到城外的住处；那时，鲁菲娜和加拉依正好经过那里。鲁菲娜骑着一头小毛驴，加拉依骑一匹瘦马。那时，鲁菲娜没有着寡妇衣装，而是打扮得十分妖艳，那套行装很是耀眼。披风轻轻飘动，宽檐帽上插着羽毛，她满面春风地骑在驴背上。他们经过马吉纳的别墅时，正巧看到菜工从门里出来。加拉依走上去，对他说：

“先生，您好。这位夫人今晚赶不回塞维利亚，想在这儿留住一夜，请给个方便吧，我们一定好好感谢您。我再说一遍，您听我的，有好处；如果不留她住下，她就要有大灾大难落到头上，也许命也保不住。”

菜工犹豫不决，不敢答应。他是害怕主人发脾气，主人一再叮咛不准任何人进别墅里来。他一五一十地对加拉依说了。

加拉依从衣兜里掏出几枚银币，说道：

“这是留宿的房钱。如果嫌少，可以再给一些。”

他刚刚把钱送到菜工面前，菜工妻子听到说话声就走了出来，想看看丈夫在和谁讲话；她看到白花花的银币，贪婪之心油然而生。于是，她鼓动丈夫把那位夫人留下来；她说主人的房子离他们的住处很远，可以让她在他们的住处留宿；还说，他们那个夜晚不会那么倒霉，主人那么巧去察看每个房间。妻子很会说话，三言两语便说服了丈夫，把那位夫人偷偷地留了下来。作为预付金，加拉依先给他们六枚银币，答应以后再给一些。说着，他们把鲁菲娜扶下驴来，带到别墅里。鲁菲娜和加拉依道别；按照事先商议的，他到指定地点等候。走进菜工的家，鲁菲娜便摘去头饰；那两口子看到鲁菲娜有一张漂亮脸蛋，很是高兴。然而，那时鲁菲娜的脸上还挂着愁云，好像发生了违背自己心愿的事儿。其实，她在惦念着，不知对吝啬鬼马吉纳打的主意能否得手。

太阳刚刚落下山去，马吉纳就骑着骡子赶了回来。他喊了两声，菜工赶紧给他开门。他像往常一样自己锁上门，将钥匙放在衣兜里。他今天有些疲劳，又吃了一点水果——那时，水果还没有制成罐头——和几片面包，喝了几口水。在上床入睡之前，把自己的房间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但是没有去菜工的住处；平时，他是要去那儿检查的。那天是星期五，晚饭很简单，他们虽然不信教，但还是吃斋免荤。一夜无事。第二天一大早，马吉纳准时起床；他叮嘱举止谨慎的仆人给他准备午饭；他上午在隆哈办事，等他回来时一定要把饭做好。鲁菲娜有些迟疑，没有马上动手，她觉得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应该

等待良机。她对菜工夫妇说，她很焦虑，伯父——她称加拉依为伯父——迟迟不来；看得出，她脸上一副忧伤表情。菜工的妻子很开朗，想方设法安慰鲁菲娜。

中午，马吉纳回来吃饭。他想利用饭前的那点时间到菜园里看看水车，观察蔬菜生长情况，缺不缺工具什么的。他发现水车上少了一块木板，影响浇水；他想到菜工住处看看有没有木板，暂时用来解决燃眉之急。他走进那里时，菜工妻子看见了他，不禁有些慌乱，马上叫鲁菲娜躲到他们房子后面的一间屋子里。但是，她还没有藏好，马吉纳就已经走得很近了。他不仅听到了衣服摩擦声，而且看到了鲁菲娜的身影。于是，他意识到菜工的住处有些异样，便径直向鲁菲娜躲藏的房间走去，一下子发现了她。马吉纳很是气恼，没有他的允许，哪能随便让外人进别墅里来呢！他一把将鲁菲娜拉出来。当他看到她那张漂亮脸蛋时，一下子惊住了。菜工妻子本来还等着主人训斥她留住外人呢，可是，主人并没有那样做，只是问那位夫人是怎么回事。菜工妻子解释说，前一天那位夫人同一个老头儿经过那儿，两个人都很悲伤发愁，一再央求他们夫妇留下那位夫人住一夜；他们说如果继续赶路，一定遭到灾祸。他们心软了，才违背了主人的叮嘱。菜工妻子这样说着时，马吉纳直勾勾地望着外来夫人的脸蛋。他发现她脸上的愁容更增加了她的柔美。那个女人的容貌产生了那样大的力量，以致马吉纳的神圣不可破坏的规定已经不攻自破了，如同炮弹击中了他的胸膛一样。他一反常态，严厉的面孔不见了，露出一副温柔而亲切的表情，并且对菜工妻子说道：

“你们应该把这位夫人留下来，尽管这样做有悖于我的旨

意，因为对这样的人不必存有戒心，特别是对大难临头的人，更应该发善心。这位夫人住在你们菜工夫妇的房子里，受委曲了；她如果愿意的话，我把我的房子让给她住，对这样的人应该好好招待一下。”

鲁菲娜对他的盛情表示感谢；她说，她不想换住处了，因为那天下午伯父就会来接她的；只有那么一小会儿时间了，不必麻烦热情好客的主人了。

马吉纳早被鲁菲娜迷住了，他对后者在他的别墅里呆那么短的时间感到非常遗憾。时间长一些该多好呀！于是，他对鲁菲娜说，哪怕呆一个小时，也算接受了他的盛情邀请呀。鲁菲娜正求之不得，她说为了不把她看做粗人，没有情义，决定接受他的一片好意。菜工妻子看到这情景很高兴，便拉起鲁菲娜的胳膊，陪她到主人的房间里。主人那样吝啬，今天这样做可是破天荒第一次呀！

马吉纳房屋的二楼房间里，漂亮的窗帘垂落着，遮挡夏日阳光；那里还有莫斯科牛皮椅子、乌檀桌子和写字台。他虽然是个吝啬鬼，但在布置房间方面却大方得很。这时，他把仆人叫了来，递给他钱，叮嘱买些丰盛食品做午饭。仆人乖乖地去了，他知道主人今日打破常规，要大大破费一下。

马吉纳陪鲁菲娜吃饭，殷勤地招待她，一会儿让她吃这个，一会儿请她尝那个。他是那样兴奋，完全沉浸在了爱河里。吃过饭，他把她让到一间房子里；那儿挂着稀奇古怪的图画；床上支着印度绸幔，他请她躺在那儿好好睡一觉；放心好了，那是在他家，他愿意为她效劳，让她一切称心如意，决不会有半点不周之处。鲁菲娜再三感谢他，并且遵照主人的话，一个

人留在了那间本是马吉纳卧室的房间里。马吉纳则到阁楼去休息，当然罗，他有点心神不宁。有这么一个漂亮女人在他家里，可是，不知道怎样令她就范；如果把她捞到手，他可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在情场上发起进攻之前，他想知道一下这位夫人到底有什么苦衷，为什么到他的别墅里来，以此探知向她求爱有没有不便之处。想到这里，他便等着她醒来。鲁菲娜呢，她躺在床上一直想着他如果问她为什么到那儿来时，该怎样作答。这时，吝啬鬼马吉纳看到到了该叫醒客人的时候了，便走进房间里，对她说，下午不是睡觉的时候，请原谅他向她说明这一点。他强调说，他这样做没有半点邪念，都是为了她好。鲁菲娜感谢他；她说，看得出来，是为她身体着想。她还说，她躺在床上那么长时间，只是刚才才睡着了一小会儿，因为心中有事，怎么也睡不着。马吉纳亲切地说，如果可以的话，请把心中的苦楚讲出来；讲出来了，他也许能够帮助她找到解决的办法呢。这时，鲁菲娜又是一大串感谢的话。她已经看到该向他施展计谋了；于是，坐到吝啬鬼身边，说道：

“我们西班牙的伟大城市格拉纳达，是我的故乡。我的父母，他们的名字我现在不便说出来，出身于布尔戈斯山区的两个古老贵族之家。他们结婚以后只生了哥哥和我两个孩子。我哥哥和其他年轻人一样，一会儿找女人寻欢作乐，一会儿又和同龄男人打得火热，他们这些人只知道吃喝玩乐，甚至为非作歹。我哥哥因为在这方面触犯了法律，害怕司法部门追捕和惩处，而逃离了格拉纳达。我呢，每天只知道照顾老父和老母，再就是干活，根本不像我女友们那样贪图享受和娱乐；可以说，

我看不惯她们那样做，因为我趴在窗户上被人注视的时候，还不知爱情是怎么回事呢。所以，我对她们一个个坠入情网，不是嘲弄就是讥讽。不过，现在看来，爱情替被我嘲弄了的女友报了仇，很是教训了我一下。一天，我父母不在家，他们去探望一位亲戚，因为这位亲戚刚刚死了妻子。突然，我听到街上有舞动长剑的声音，好像是在决斗。我赶快探身窗外看个究竟。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发生那种惨事，现在想起来，还流泪呢。原来，是三个人在刺杀一个人；这个人是那样强壮、勇敢，一直不示弱，忽而顽强自卫，忽而向对手英勇进攻。不一会儿，他就刺伤了两个对手的头部，这时他自己也受了伤。那三个人看到吃了亏，想一下子结果那个孤军奋战人的生命。他们愤怒得咬牙切齿，加紧了攻势，逼得那个人退到我家门口，最后又在他的胸部狠狠地刺了两剑。那个人倒在门廊下，几乎断了气。我看到那三个人毫无顾忌地刺杀那个大无畏的青年，不禁怜悯起来；我一边下楼到门廊，一边呼唤女仆，去帮助抢救。那条街上行人不多，所以没有几个人前来劝架；而且来的那几个人，也都束手无策。我们把受伤的青年抬到里面，关上大门。接着，我打发人去请医生，为他治疗。医生很快赶来了。我把伤者安顿在我哥哥房间的床上。年轻人对我的照顾感激不尽。我对他的关心源自怜悯，终于爱情。医生看到他伤得那样重，一时间都不知道如何处置；他对我说很危险。我不由地担起心来，因为我看到他单枪匹马对付三个人时就产生了感情。此刻，他呼吸都很困难，还用尽伤后所剩下的全部力气向我表达他对我的感激之情。

“我父母探完亲回来了。他们在走进家门之前，就从一位

邻居——心地善良的老人——嘴里得知了发生的事情，当然也知道了我是怎样把伤者抬到家里，从而制止了残杀，救了他的命的。父母对我急人之所急，热情地救助别人感到很高兴。我这样做很合他们的意，他们一辈子都是助人为乐的呀！

“他们看到受伤青年，很是同情；他们鼓励他坚强些，并且安慰他留在我家好好养伤。父母对我表示感谢，说我把他抬到家里，救了他一命。由此，我对伤者更敢于热情照顾了。然而，现在看来，我是付出了昂贵代价的。

“医生做过第二次处置以后，伤者脱离了危险。我们大家松了一口气，尤其是我，我对他的感情与日俱增。我每当空闲时，都背着父母去看他；他对此流露出一种特殊情趣。

“这位少爷是潘普洛纳人，出生在该城最显赫的贵族家庭里。他去格拉纳达与一个有权势的对手打官司。他看到那个人本来没有理，但法官却要严判他，便找到一个头面人物，想托人摆脱对手的纠缠。他请求这个人帮助杀死对手的三个仆人，了却自己的心愿。莱昂纳尔多——受伤的年轻人叫这个名字——在我家经过一个月的治疗和休养，可以下床走动了。他下床走动的第二天，我们两个人便有机会单独在一起。那天，我妈妈外出探访亲戚，我没有去，主要是想和我的心上人单独呆上一会儿。他向我表达了他的爱，我没有拒绝，而是答应了他的要求。从此，我们之间便建立起了牢固的爱情关系。不久前，我父母要我嫁给格拉纳达的一个纨绔子弟，此人看上了我。我有我自己的爱，可是那个阔少一直爱着我。莱昂纳尔多得知这件事以后，脸上露出了无可奈何的表情。不过，在官司了结之前，他没有资格同我父母谈那件事。他每天都在等待审

判结果。他说，一旦打完官司，就正式向我求婚。我用这一点同父母周旋，求他们不要急着让我同格拉纳达的那个阔少成婚。

“莱昂纳尔多最后养好了伤，他十分感激在我家受到的关怀。他送给我们很多吃的和贵重物品，表示谢意。之后，他便搬回旅店去住，等待审判结果。那段时间里，我心里很难受。父亲背着，与那边签了婚约。当他把既成事实告诉我时，我心如刀割，悲痛至极。未婚夫来看我，我对他一副冷面孔。没有笑容。他高兴而来，扫兴而去。

“他并不那么愚蠢，一下子就意识到我的不快，除了年轻姑娘的拘谨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他早就了解到那个受伤青年的住处，便揣测原因在他身上，是这个人先他一步征服了我的心。他一想到这种怀疑可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时，嫉妒和愤怒一齐涌上心头。于是，他下决心弄个水落石出，不能做后悔莫及的事。如果人们都三思而后行，就不会发生扭曲的婚姻了。

“我束手无策，把事情告诉给了莱昂纳尔多。他对此感到十分遗憾。那天晚上他来看我——他前几个晚上也来看过我——，说服我第二天晚上离家出走，把我带到他亲戚家里住，总有一天会使我通过法律手续得到自决终身大事的权利的。我焦虑盼望但又感到痛苦的时刻来到了。我由情夫陪伴着离开家，转过街角。我的未婚夫正好在那儿等着我们呢。他每天晚上都像个百眼巨人似的守候在大街上，以证实自己的猜疑。现在，他亲眼看到的一切不能再真实了。他一认出是我们，就带着两个仆人向莱昂纳尔多冲过去，趁后者还没有反应过来

时就抓住了他。他们几个人的动作是那样迅猛，莱昂纳尔多在抽出长剑之前，就被重重地刺了好几下，当即倒在地上，连句话都没有说出来就死了。听到刺杀声，邻居们端着油灯跑出来观看。几个凶手怕被认出来，很快逃走了。父亲家里一片混乱，因为发现我不在。我茫然不知所措，同时又为情夫的死感到万分悲痛。我立刻扔掉包袱，提着裙子，疯也似地跑起来，去我父亲的一位上了年纪的穷朋友家里躲一躲。我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了他，说我不能在格拉纳达呆下去。这样，他拉出一匹瘦马，让我骑上。走到一个地方以后，他又给我换了一头毛驴。路上，我得知警察和父亲都在追赶我。我本来打算去塞维利亚，但转而一想，还是不去的好，我是担心有人在城门口缉拿我。我决定留在这幢别墅里，这样更安全些。尽管那天傍晚我贸然地打搅了菜工，他还是留我住了下来。”

这就是那个不幸女人的一段故事。幸运的是，她在这幢别墅里得到了热情接待。你们的心这么善良，上帝会报答你们的！乐施好善，救急解难，这可是大恩大德呀！

鲁菲娜把自己编造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完之后，禁不住泪水滚滚流下。好心的马吉纳信以为真，流出了同情的眼泪，那是爱在他内心深处起了作用。奸诈的鲁菲娜一边用手帕装模作样地擦着眼泪，一边偷偷地看着马吉纳的动作和表情。她发现马吉纳很同情她的遭遇，对他讲的那堆谎话深信不疑，立刻意识到成功有了希望。

他们两个在一起呆了好一阵子，一个不停地哭泣，一个耐心地安慰。这里说的安慰，并不是说奉献给她什么灵丹妙药，因为他那吝啬的缰绳还没有完全松开，或者说爱情还没有把

吝啬这个怪物从他心底驱除出去。但是，她看到他脸上露出一副善良表情，同情她的遭遇，到她房间来并没有什么非分打算，便断定“坚冰”已经打破，只等摘取胜利果子了。

那是马吉纳的第一次爱情。对任何人来说，第一次爱情总是突然降临的，而且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将留下比任何其它爱情更为深刻的印记。马吉纳产生了爱，是吗？他一定会变得慷慨大方的。他是不是已经爱上了这位不速之客？如果爱上了，他可要“偷鸡不成蚀把米”了。噢，爱情哟，甜蜜的恋情哟！你是世界上最具有魅力的东西，所有男人都为你倾倒！你使他们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呀！你使他们变成另外的人，你使他们玩物丧志，你使他们心神不宁，你使他们忐忑不安。我们面前这个吝啬得近乎没有人情味的男人，面对爱情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已经从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变成了慷慨解囊的人，从米达斯^①变成了阿勒支珊德洛斯^②。他看上了鲁菲娜，爱上了鲁菲娜，鲁菲娜将成为主宰他的意志和财富的主人。

鲁菲娜讲得那么长、那么多，马吉纳如果没有被感情蒙住眼睛、塞住耳朵的话，完全可以想到那是胡乱编造的，因为莱昂纳尔多如果抢先一步，向她父亲讲明自己的想法，很显然他是不会拒绝把鲁菲娜嫁给他的，特别是他还比另外一个追求者占有优势，即姑娘的心倾向他这边。然而，马吉纳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鲁菲娜欺骗了。除此之外，能言善辩的鲁菲娜还有一些事情并没有想得那么周全，从而应该一无所获的。可是，她

① 据古希腊神话称，米达斯十分贪婪财富，曾请求神赐给他点物成金法术，酒神狄俄尼索斯满足了他的要求。他到处点金，甚至把女儿和食物也都点成了金子，以致他本人都无法活下去。

② 古希腊神话里的慷慨大方、乐于奉献的人。

遇上这样一个情人，就连不可信的事他都信以为真了。

鲁菲娜哭哭涕涕讲述的故事产生了效果，马吉纳举起双手向她投降，把爱，把家产，把生命，把灵魂统统交给了她，使她可以支配他的一切。他还劝说她不要那样痛苦，住在他家里谁都会关照她，使她心情舒畅的。鲁菲娜对于他的慷慨帮助和许诺，感动得更哭了起来。她像所有女人一样，遇到一些重要事时都容易流出眼泪。这样，鲁菲娜完全征服了马吉纳，成为他的意志和财产的主人，从而可以用绞索和砍刀去做她想做的事了。马吉纳被这个姑娘迷住了，他现在想的就是让姑娘张开双臂和他拥抱——他用一个真正恋人的有力武器，即馈赠和劝说进行战斗——，姑娘对此是不会拒绝的；他还要把他们之间的事纳入婚姻轨道。婚姻这个词，意味着许多女人要披上一件光荣外衣，当然对某些女人来说这种外衣显得那样短小，从而遮不住她们的缺点。鲁菲娜是怎样想的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她要用敲诈这把长剑狠狠击一下吝啬鬼马吉纳，而不涉足其它迷宫，尽管她对未来的许诺，以后结成伴侣这类事不会拒之不理。她认为，开张空头支票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不过，自从被罗贝托嘲弄之后，她觉得如果看不到前面闪烁着曙光，这种事是很难成为现实的。

那天，马吉纳从早到晚都呆在别墅里，没有去城里处理生意。但是，第二天一大早，他趁客人还没有醒来便骑上马，带着男仆去隆哈了。临行前，他叮嘱女管家，客人醒来时，要给她准备好午饭，并且注意家中安全。他在珍藏金钱的房间加了锁。他经过菜工住处时，对他下了一道命令：除了陪同德欧托拉——鲁菲娜隐瞒了真名实姓，她自称叫这个名字——来的那

个人以外，不能让任何人进别墅里来。他说完便向市内奔去。到了那里以后，他交给男仆好多钱，叫他好好采购些食品。

鲁菲娜起床之后，女管家赶忙侍候她吃了午饭。她是那样乐于为鲁菲娜端饭上菜，因为热情周到些，对大家都有好处。吃完饭，鲁菲娜到菜园散步，她夸奖菜工辛勤劳作，把园子侍弄得井井有条，简直像一幅美丽的图画。菜畦间点缀着果树，并且栽种了许多奇花异草。鲁菲娜看到太阳渐渐烤起人来，便返身回到房间。当她看到墙上挂着一把吉他——那是马吉纳一位代理人的，他喜欢音乐；鲁菲娜不但有一副动听的歌喉，而且对乐器也弹得十分娴熟——时，立刻用手取下来，调好弦，弹了起来，曲子很优美。她正弹在兴头上，马吉纳从城里回来了，他看到客人还有这么一手，很是兴奋。其实，鲁菲娜早就听到了他的脚步声，并且洗耳恭听她的弹奏。于是，她为了进一步打动的他的心，又唱起了情歌：

春天女神在山谷
曙光女神相助；
她们给予鲜花新的生命
让百鸟载歌载舞。
面对她们这两颗太阳
大自然阳光相形见绌；
要想比她们更明亮
那是狂妄的企图。
贝蒂斯河清澈如镜
美丽的天女天天到此处；

描眉涂唇
打扮洗漱。
人间美女不甘落后
她们决心把天女赛过；
平等竞争
美貌和文雅哪能认输！
人间美女最终醒悟
天女尊容不容低估；
她们退却了
乖乖地降服。
而如果在山村
英俊少年的掌声受到美女羡慕；
衣着艳丽、头脑聪明的人间美女
完全可以得到新的幸福。
启明星哟，
你把光明带给八方之土。
噢，调好我的琴弦，
让歌声在九天常驻；
春天女神
让人们生活得更自由更欢愉。

鲁菲娜的歌喉优美，旋律动听；马吉纳觉得那不是人间之声，而是天使的歌声传到了大地。他等了一会儿，想看看鲁菲娜是否再唱一支；但是，她放下了吉他。于是，他走进屋里，对她说：

“这是幸福的日子，幸福的时光，我的美人德欧托拉，我的眼睛真真切切地看清了您：您完美无缺，您无比优雅。有您这样的天使赏光，您这样的女神来到我的家，我都感到房间里光芒四射，胜过天国瑶池了。我这么说丝毫不夸张，这是我的真实感情。说句心里话，怎么夸奖您这个人都不过分。而且，我们应该这样做，让西赛罗^① 和德摩斯梯尼^② 都感到自己的辩术大为逊色。”

“先生，”德欧托拉有些羞涩地说，“我最了解我自己；我清楚，我是个卑微的小人物，不配您那样夸奖。您应该理解我，我不愿意别人听我唱歌，因为凡是听过这个伟大城市著名歌手演唱的人，都会觉得我的声音粗鄙。关心卑贱者，给他们的荣誉甚至比给功名卓著的人还多，这只有高尚的人才能做到。”

“我们不要说这些客套话了，”马吉纳情火熊熊地说，“我要再说一遍，德欧托拉，尽管我在塞维利亚听到过优美的歌声，但我敢说，您的歌声比它们优美一千倍，您可以和任何一个人竞争最佳歌星宝座，您一定会压倒群芳。”

“感谢，感谢，”鲁菲娜说，“您过奖了，我受宠若惊。我很想继续弹下去，使您心情感到舒畅。但是，我现在非常不安。我刚才已经浪费了您好多时间。我弹唱，是想驱走对不幸遭遇的回忆。”

“我要在我家看到您忘记那些不幸遭遇，”马吉纳说，“为您效劳，这是我的乐趣，是我的爱。我愿意使您在困境中鼓起勇气来。”

① 西赛罗(公元前 106—公元前 43)，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和哲学家。

② 德摩斯梯尼(公元前 384—公元前 342)，古希腊雅典雄辩家。

“我永远记住您的恩德，”鲁菲娜说，“我一定鼓起勇气，我听您的吩咐。可是，我被扔在这儿已经三天了，被遗忘了。我该怎么办呀？”

“只管放心，”早已坠入情网的老头子说，“他之所以至今还没有来，一定是脱不开身子。”

“我想，”她说，“他是回格拉纳达去了，以避免别人责备他帮助我出逃。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他把我随身带的东西拿走了，这可让我进退两难了。”

“您不要那样想，”马吉纳说，“他把您一个人丢在这里，实在是件令人遗憾的事。但是，他不敢抛弃您不管，而自己去逍遥自在。我这里应有尽有；退一万步讲，就是我没有饭吃，也不能饿着您。我真心实意地爱您，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说到这里，恋情浓郁的马吉纳敞开了心扉，向他的意中人道出了真情。而她佯装没有领会他表露出来的爱情，只是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回答了他对她的追求，实际上那是想从他那儿得到货真价实的好处。吃饭的时间到了，餐桌上已经摆好各种菜肴。他们两个人入座。马吉纳又为他的情人大献特献殷勤来。哪儿存在爱，哪儿就没有吝啬。马吉纳现在也变了。

鲁菲娜和加拉依商量好，等马吉纳不在家时来找她，而且打扮成穷人样子，从而不让衣着引起别人怀疑。她已经试验了一切能够试验的法子，怎样做才能把吝啬鬼马吉纳的钱全部偷出来。但是，他珍藏金钱的房间简直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好几次都没有得手，她太失望了。又过了三天，加拉依还没有来。她对所有人都露出一张快快不快的面孔。对此，马吉

纳担起心来，因为这起码使他的勇气减少一半。他不敢更深地向她表达爱情。这时，鲁菲娜发现了老头子钱箱的钥匙，她想，现在他的家才真正属于她，她可以实施自己的计划了。

天快黑时，马吉纳还没有回来；鲁菲娜站在开向市内的窗户前，突然发现加拉依向别墅走来，他一身穷人打扮，手里提着两只箱子。他向她请求施舍，因为那时菜工的妻子站在鲁菲娜身边。鲁菲娜探身窗外，问他是哪儿的人；加拉依回答说是格拉纳达人。她听了以后异常兴奋，并且这样对菜工妻子说：

“太好了！我们下去看看，好不好！我想和这位穷先生聊一聊，他刚从我家乡来。”

菜工妻子表示同意。于是，两个人下楼来到大门口，叫那个佯装穷人的不速之客进来，鲁菲娜随即问他从格拉纳达出来几天了；他回答说已经十天了。接着，她便漫无边际地问这问那，把时间拖得那样长，菜工妻子不得不回家处理家务事，丢下他们两个人，而这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鲁菲娜不就是为了这个才问了那么多问题的吗！菜工妻子走了以后，他们两个人嘀咕了一阵子，商议怎样对付好好先生马吉纳。他们自从离开塞维利亚一直是把箭射向这个靶子的。商议好之后，加拉依告辞离去；鲁菲娜上楼对菜工妻子说，她从那个人嘴里打听到不少有关家乡的事，她要设法及早回去。菜工妻子听了以后，很是不高兴；马吉纳的管家也是这种表示。她们都说，鲁菲娜一走，又要看主人的吝啬表情了，因为只有鲁菲娜在，他才慷慨大方。所有仆人都和这位女客人处得很好。

说话间，马吉纳回来了，他发现她的情人那天晚上比前些日子要高兴得多，脸上绽开了笑容。由此，他鼓起勇气向她表

达了自己的痛苦和爱情。现在，鲁菲娜比任何时候都热情，她对马吉纳的表示非但没有露出轻蔑神情，而且暗示愿意满足他的要求。这样，心地善良的老头子确信他面前的堡垒已经开始崩溃。他为了尽早夺取那个爱情猎物，当天晚上便送给她一枚戒指；那是他专门为她买的。钻石周围镶嵌着几颗小宝石，至少值五十个埃斯库多。鲁菲娜表示感谢，并且要给他唱几首歌子，尽管用那把破吉他唱起来很蹩脚。马吉纳看到她爱唱歌，答应给她借一把竖琴。之后，他们两个带着各自的想法分别回到自己房间。马吉纳一心想得到鲁菲娜的爱，想利用礼物引诱她上钩。鲁菲娜则筹划着计谋，想快些把他的金钱弄到手。

第二天，加拉依这个擅长诈骗的老手带着几个这方面行家的朋友，窥视马吉纳的动静，等候他回房间。那时已经很晚了，因为鲁菲娜为了配合加拉依行动，一直在假惺惺地为马吉纳唱歌。大约深夜十二点钟，加拉依和他的同伙把事先扎好的稻草人——他们还给它披上一件斗篷——竖立在马吉纳卧室的窗户前面；他们把支撑稻草人的木棍插在地里，像真人站立在那里；夜漆黑如洞，所以能够以假乱真。放好稻草人以后，他们便跑去用力敲击别墅的大门。响声是那样大，马吉纳刚做一个梦便被吵醒了。他有些惊异；那么晚了，还有人叫门，太奇怪了。自从他搬到别墅里来住，还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呢！人们都知道他深居简出，谁也不在那个时候找他。他喊来一个仆人，叫他看看是谁叫门。仆人半醒半睡地跑去看了看，迷迷糊糊地问是谁在叫门，可是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注意立在别墅前面的稻草人，返身回来告诉主人说，没有看见一个人。马吉

纳镇静了下来。可是，他只镇静了一小会儿，因为这场骗局的主要组织者加拉依更加使劲地敲起门来。马吉纳有些恐慌了，便又打发仆人去看看，到底是谁在叫门。可是，情况和上次一样，还是没有人回答。他听了仆人的话以后，只好披上斗篷，几乎半裸着身子跑到窗前，大声说道：

“这么晚了，谁还叫我家的门呀？”

还是没有人回答。他仔细地向窗外张望，发现立在那里的稻草人。稻草人一动不动，它就是这场骗局的主要角色和人物。马吉纳满面惊色，叫门的人就站在那儿，可是不答话。他鼓起勇气，大声对那个人说道：

“我的先生，你这个年轻人闲得没事到这儿来淘气，搞恶作剧，我可不吃这套。我现在心平气和地请你离开这里，别再来打扰我们；不然，我马上把你拖到大马路上，给你两枪。”

说完，他离开那里，关上窗户，准备回去睡觉。可是，他还没有钻进被窝，就又响起了冬冬的敲门声。他立刻拿起猎枪——他为了保护钱财，猎枪里总是塞满弹药——，又跑到窗前。他看见那个“人”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原来地方，又说道：

“你这样胡闹，除了打扰我以外，能捞到什么好处呀。你做得太过分了，太无礼了。我可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了！不管你是谁，赶快从我房前滚开！不然，我可要动手请你走了。那时，可就有你受的了！”

说完，他便拉动扳机，瞄准那个人。可是，稻草人依然一动不动，根本不理睬他的威胁。马吉纳看到，拿猎枪逼他走，他都不走，这不是有意嘲弄他吗！于是，又第三次要求他不要惹他发怒。那个人是那样不听他的劝说，他决定开枪，但那是为了

把他吓走，而不是置他于死地。他端起枪，瞄准，射击。稻草人被两颗子弹击中了，立刻倒在地上。那时，加拉依正在紧张而小心地等候着。当他听到枪声，他所盼望的事情发生以后，在稻草人倒下那一瞬间，立刻用悲苦的声音说：

“哎哟，把我打死了！”

加拉依和他的同伙故意弄出响声来，好像惊叹他们的企图被挫败了似的。马吉纳被自己做的事吓坏了。所有吝啬鬼都是胆小如鼠的人，对于抢劫他们财产的任何企图都特别敏感。他关上窗户，慌慌张张地叫鲁菲娜的名字。他没有费什么事便把她叫醒了，因为她并没有睡着，心里一直在盼着她的想法变成现实。他把开枪打死人的事告诉给鲁菲娜。后者听了，露出痛苦的表情，责备他不该那么凶残。他家那样牢固安全，随他们怎样叫门好了。现在打死了人，提心吊胆的，还不如让他们叫门，忍受一点骚扰呢。她还说了一大堆别的事，马吉纳茫然不知所措，惊恐不安，不知道怎么办。鲁菲娜对他说，如果想得到安宁的话，就要到圣贝纳多修道院躲一躲。她说得也对，不然第二天一大早发现有人死在那里，非把他抓起来不可，因为案件发生地点离他的别墅最近。马吉纳心想，如果知道有今天，何必当初从娘肚子生出来呀！他是那样悲苦，说了不少疯言狂语。鲁菲娜这时耐着性子听，但是看到他那副样子忍不住发出低沉的嘲弄笑声来。马吉纳叫醒所有人，把发生的事告诉给他们。大家都说他太急躁了。马吉纳听了，几乎失去理智发起疯来。他觉得已经被司法部门逮捕，钱财被法官没收了，只等候受审了。如果一五一十承认罪过而不辩解说谁遇到那种事都会自卫的话，一定会被判处死刑。马吉纳是那样惶恐

不安，决定到圣贝纳多修道院躲一躲，但是他不知道把钱藏在什么地方好。交给仆人收藏吧，他觉得不合适。送到朋友家吧，又觉得不安全，再说他那样吝啬，也没有几个知心朋友。他不知道怎么办好，请鲁菲娜帮助出出主意。她装出痛苦表情，脸上的惊色和马吉纳一样明显可见，迟疑不决。那时，她脑海里已经想好了对策，准备最后付诸实践。于是，她问马吉纳家里有没有钱；他直言不讳地回答说家中有四千杜布隆金币，另外还有两千杜卡多银币。

“如果是我的话，”狡猾的姑娘说，“钱那么沉，天又黑，决不能送到朋友家去，还是埋在别墅的什么地方，做个记号，以后挖出来。这种事只能您自己亲自做，不能让仆人看见。如果被人看见，说不定偷偷挖走。我也不能在场，这里珍藏的所有东西都应该保密。说句老实话，如果司法部门派人来，发现我在，非首先逮捕我不可。我给您出主意，这已经是很危险的了，我不愿意再冒别的危险了。”

马吉纳处在痛苦之中，现在听到意中人的这番话，又看到她为自己的事而担惊受怕，心中很受感动。他想到有可能因为他的原因而失去她，便哭了起来。鲁菲娜鼓励他去做她希望做的事。于是，马吉纳叫仆人各自回自己的房间，别出来；之后，同鲁菲娜——他对她的爱是那样真切，现在只相信她一个人了——向珍藏金钱的地方走去。钱放在一个铁箱子里，而且加了一把大锁。鲁菲娜如果不通过那个办法，根本没有法子撬开这个铁箱子，偷走钱。现在，他们把钱取出来，把金币放进一个小箱子里，拿到菜园里。两个人用铁锹挖了一个深坑，把箱子埋下去；而旁边埋的是分别装入六个口袋的两千杜卡多银币。

马吉纳上了年纪，鲁菲娜又是个女人，从来没有干过那种重活，委实费了不少力。

他们把钱埋好之后，在上面做了容易辨认的记号，同时从附近拔来一些青草盖在浮土上，不让人看出是新近挖掘的痕迹。马吉纳自己留下二百埃斯库多金币，给鲁菲娜五十，供她在事态平静下来以前花销。接着，他们两个人回到别墅，从那儿借着星光看到田里有人走动。其实，那是加拉依和他的同伙，他们装扮成司法部门派来的人。这是鲁菲娜和加拉依事先策划好的。鲁菲娜把看到的情况讲给马吉纳听，劝他不要在别墅呆下去，赶快带上她去圣贝纳多修道院。为了不被人发现，他们不得不从别墅的篱笆墙缝中溜出去。那些人还在门口喊叫着，看来真的是司法部门派来的人。

马吉纳家里的仆人也跟着跑了出来，他们不想为主人而落得被审判的下场。主人犯了罪，他们怎能以自己的无辜为代价呢！这样，到了黎明时分，整个别墅已经空空如也，没有一个人了；马吉纳和他的心上人一直等到天亮，圣贝纳多修道院打开大门，才走了进去。

加拉依等到马吉纳和他的仆人们逃走以后又过了两个小时，伪装学者模样赶到修道院，找鲁菲娜密谈。马吉纳没有看到他，因为他是那样恐惧，早躲到修道院最隐蔽的角落里。加拉依和鲁菲娜已经商量好，前者到那儿找后者，了解发生的事儿。鲁菲娜把钱埋在菜园的事儿告诉给了加拉依，不过没有说有多少钱，而且只说有银币。她这样做是想把大部分钱，即金币留给自己，找机会挖出来。

第二天夜里十二点多钟，加拉依带着一个朋友来了，想同

鲁菲娜一同。鲁菲娜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穿了一身男人衣服。加拉依帮助鲁菲娜跳进菜园，而他和那个男人则留在外边，等候鲁菲娜的通知，证实安全可靠以后再进去。那个狡猾姑娘直奔她事先藏着铁锹的地方，把银币埋好，而把装有金币的铁箱子藏到另一个隐蔽的地方，以免她的同谋犯把所有的钱都拿走。之后，她把加拉依和另一个男人叫来；这两个人把银币挖出来，装好，便同鲁菲娜跑到塞维利亚城外的一家客店里。等他们一睡着，鲁菲娜就又穿上她的那身男装，去挖金币。尽管金子很沉，要费很大劲儿才能挖出来，但她最后还是如愿以偿；而且，她回到客店时，那两个人一点没有察觉。

过了三天，鲁菲娜用几个钱笼络了那两个人之后，便把马吉纳的金币和银币装在口袋里，同加拉依离开了塞维利亚。加拉依不想和她分手，因为他估计同她在一起会发大财的。两个人去了马德里。我们暂且丢下他们，说说我们的孤寂无伴的马吉纳。

马吉纳发现鲁菲娜——他叫她德欧托拉——四五天没有来看他，心中悲苦万分。于是，他求助于修道院的一位神父——此人是塞维利亚数一数二的聪明人——，请他帮助打听一下司法部门准备如何惩罚他，对于那桩人命案有哪些传闻。神父跑遍了所有能够打听到消息的地方，可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向他提供他所希望知道的消息。他回去把情况告诉给马吉纳，高兴地说他可以自由地离开修道院了。可是，马吉纳并不相信神父对他说的话，便在一个晚上去了一位知心朋友家里，把心事倾吐给他。这位朋友答应去打听打听。他和那位神父一样走了很多地方，但也没有发现什么特殊情况；他又跑到别

墅，用马吉纳给他的万能钥匙打开房门，一看里面空无一人，只有他朋友的骡子因为没有人喂饲料而死在了地上。他把这些情况都告诉给了马吉纳，并说可以离开修道院，像以前一样随便到处走动了。虽然损失了一匹骡子，但他还是很高兴，因为他可以把那颗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放下来了。当然罗，他还有一件憾事，就是占去他大半颗心的鲁菲娜一直没有来找他。他认为，鲁菲娜是个女人，害怕吃官司躲起来，也是自然而在理的。于是，他返回别墅。接着，菜工和菜工妻子以及其他仆人看到令他们恐惧不安的事端平静下来以后，也离开隐藏之地陆续回到别墅。马吉纳回到别墅睡觉的当天晚上，想起了埋在地里的金币和银币。他叫菜工陪着，端着灯，到了菜园，直奔埋着金币箱子和银币口袋的地方，寻找他和鲁菲娜做的记号，但是没有找到。马吉纳惊恐万状，又在周围找了半天，还是一无所获。原来是鲁菲娜毁掉了记号。他找不到，几乎疯了起来。他一次又一次地在那一带转游，仔细但惊恐地寻找记号，结果找了一夜还是什么也没找到。可怜的马吉纳简直失去了理智，要做起疯子的事情来。菜工不知道他在找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叫他陪他来，心中很是纳闷。陷入无限痛苦之中的马吉纳决定不再找下去。于是，带着这种痛苦回去睡觉，更确切地说，不是睡觉，而是冥思苦想到天亮。第二天，当黎明曙光刚刚从窗户缝隙射进来时，他就从床上爬起来，叫上菜工，又跑到昨天夜里去过的地方，找了半天记号，还是大失所望。他便叫菜工把那一片土地翻了个底朝天，结果只发现埋藏钱和小箱子的窟窿。这时，吝啬鬼马吉纳精神上一下子失去了平衡，扑到地上，自己往脸上打耳光。那副样子实在令在场的仆人怜悯。此

刻,这些人才明白主人把钱丢了,更确切地说,是鲁菲娜打发人偷走了。马吉纳确认这一点以后,便叫人在塞维利亚寻找她。然而,那个狡猾姑娘拿到老吝啬鬼多年积攒的钱,早离开了那里,逃之夭夭了。

马吉纳痛苦得一连病了好几天。对他被盗的事件,塞维利亚人人拍手称快,他们都说,他钱那么多,而连个朋友都交不上一个,应该受到那样的惩罚。

第二部

鲁菲娜把吝啬鬼马吉纳的钱弄到手以后，觉得不应该坐等司法部门的搜寻，而是要像马吉纳去修道院躲避那样找个安全地方。这样，第二天夜晚，她便和加拉依骑上两匹骡子直奔卡莫纳，这座城市离塞维利亚只有半天路程。那儿有马车去马德里，他们预订了马车两个正面座位。

到了卡莫纳，他们下榻在一家豪华客店里。鲁菲娜依然隐名埋姓，她一边等候马车，一边整理行装。她现在已是八千埃斯库多金币的主人了，这是那个吝啬鬼多少年艰苦奋斗、省吃俭用、风风雨雨积攒起来的钱呀！这下子守财奴和吝啬鬼被坑得好苦呀。塞维利亚很少有人不为马吉纳失盗高兴的，他也太贪婪、太狠毒了。就是对他

有好处、有益于他心灵的事，他也很少掏出一文钱来。吝啬鬼们应该以马吉纳为戒，如果上帝赐予他们财富，那是为了让他们把钱用在别人身上，而不应供奉起来。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说我们的鲁菲娜吧。她在卡莫纳一直等候着已经订好座位的马车去马德里。她认为京城是一片“浩瀚海洋”，那儿居住着各种各样的人，用即使以肮脏手段获得的钱——很少情况下才能被查出来——也完全可以生活得舒舒服服的。

盼望已久的马车终于来到了卡莫纳。车上已经坐了六个人，长途马车的定员是八个人；所以，如果车夫不贪得无厌的话，只能塞进两个人了。车上乘客有：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和他的妻子，一位神父和两个学员，那位神父带着一个侍童，看样子只有十五六岁。乘客们早就知道鲁菲娜和她的伙伴加拉依在卡莫纳等候着，他们已经预订了该车的两个正面座位。这样，马车从那儿出发时，那些人就把正面座位腾了出来。可是，加拉依是个有礼貌的人，不愿意被人看做粗汉子，便把鲁菲娜左边的座位让给了那位绅士的妻子，而和绅士坐在马车前面。他一直这样坐到终点。马车是一个星期一的早晨从卡莫纳出发的。那时正值九月，水果已经大量上市。

大家对新上来的旅伴很满意。鲁菲娜和加拉依为从大好人马吉纳那儿掠夺来一大笔钱，更是喜出望外。那位绅士很风趣；神父说话诙谐；两个学员也是有说有笑。这样，大家聊着天，根本感觉不到旅途的漫长。每个人都想展示一下自己的本事，特别是神父，他说已经编好了两本书，要到京城印刷，想在开印之前，拿到准印证明。

那位绅士叫奥多涅斯,对什么都感到好奇,问那两本书是说什么的。名字叫蒙沙维、已经拿到硕士学位的神父回答说,是供消遣娱乐用的,当今十分畅销。第一本题为《消遣之路》,第二本是《太阳之国的鲜花》。前一本有十二个说教式的故事,中间插有几首诗歌;后一本全是抒情诗,是他在萨拉曼加攻读法律时写下的。他最后补充说,如果大家不感到不便的话,他愿意在交谈结束时读几段第一本书。鲁菲娜很喜欢这类书,不管出版多少本,她都找来阅读。于是,她表示很想欣赏蒙沙维硕士的写作风格,并一再要求说,如果没有什么不便的话,请他把书拿出来,给她读一段故事。她认为像他那样有才华的人,书一定构思完美,情节生动。

“尊敬的夫人,”蒙沙维说,“凡是我感兴趣的当今流行的题材,我都写过。我的文字毫不牵强做作,我的读者决不会产生厌恶之感。我的作品中没有下流语言,因而读者同样不会感到厌恶。我尽一切努力做到这一点:作品虽然长,但读起来并不感到疲倦;虽然通俗,但并不感到索然无味。我写的就是这样的作品,因为我发现在自然与做作之间,前者更容易被接受。现在,创作也是件冒险的事,因为有才华的作家每天都有惊世之作问世,而且不单单男人从事这项文字工作。目前,堂娜马利亚·德·莎雅丝-索托马约尔^①是个出类拔萃的女性,很有成就,被称为马德里的女圣人是当之无愧的,因为她的诗优美,才华横溢,举止稳重,已经出版了一部作品,里面收集的十篇小说令同行们惊叹不已。她认真推敲文字,精心构思,小

^① 堂娜马利亚·德·莎雅丝-索托马约尔,生于1570年,卒年不详,写过多部爱情小说。

说里且插有诗句，这一切都是令人望尘莫及的，连我们西班牙最勇敢的笔杆子也望而却步。她在马德里以堂娜亚娜·卡罗·德·马莲为伴；后者是我们塞维利亚人，众人对她赞不绝口。她的诗歌韵味浓重，用词考究，无论读起来还是听起来都有飘然醉意之感。她热情描绘“独一处”狂欢节的诗文最令人叫绝。“独一处”是王宫所在地，堪称世界第十大奇迹。狂欢节是为国王和王后举行的。她的东西写得既生动又庄重。”

蒙沙维一边在箱子里找书一边介绍说。找到以后，为了使大家不对旅行感到厌倦枯燥，立刻操着清晰的声音大声朗读起来。

第一个故事

贪心重 两手空

巴伦西亚是我们西班牙伟大城市之一，它养育了众多的贵族之家，培养了许多天才人物，埋葬着荣耀盖世的圣徒遗体。它也是堂阿列杭德罗的故乡。这位年轻的、才华出众的绅士，从十二岁时起就陪着叔父在佛兰德^①转战南北。在战场上，他经受了考验，表现得是那样出众，叔叔逝世以后便接过了权杖，誓为国王费利贝三世效忠，镇压那些省份的叛乱达二

^① 佛兰德是一个地区，位于法、比、荷三国之间。

十二年之久。由此，他得到教会的奖赏：一件价值连城的教服。在安特卫普^①，由于天气寒冷军队常常暂停军事行动时，他仍然效忠于国王。那时，他收到了父亲与世长辞的消息。这样，父亲死后，堂阿列杭德罗便得到了长子继承权。本来，作为长子，他完全可以像其他许多绅士贵族一样过着舒适安逸生活的；然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不畏战争危险，誓为国王征战。如果呆在家里，过着悠闲生活，那会招惹众人议论。许多一味追求舒适放荡生活的人都免不了落得这个下场，给高贵的身世抹黑。

堂阿列杭德罗意识到，父亲死了以后，他应该回故乡，即巴伦西亚去看一看，安排安排家里的事。于是，他向大公阿尔贝托^②提出了申请。后者看到他的理由很充分，立刻批准了，同时对他答应很快返回，继续在他指挥下征战给予极高的评价。然而，当时有人认为他会退役的。

他回到巴伦西亚，受到亲戚朋友们的热烈欢迎。

他立即着手安排继承遗产事宜，而把青年人惯常追求的消遣娱乐活动完全置于脑后。他作为士兵，本来就很少想到赌博一类的事。那时，具有他这种品格的人屈指可数，应该受到尊重；因为赌博有百害而无一利，由它造成的悲剧时有发生。在巴伦西亚就发生过好几次。

堂阿列杭德罗也不谈情说爱，尽管他有机会接触使那座城市闻名于世的绝代美人。这位先生玩得最多的是马上功夫，

① 比利时的一个省份。

② 阿尔贝托(1559—1621)，德国皇帝马克西莫二世的儿子，曾在西班牙接受教育。1591年，西班牙国王将女儿许配给他，并将佛兰德赐予新婚夫妇做封地。

他一共有四匹马，都是从安达卢西亚买来的，膘肥体壮。他常常骑上马去参加盛大的斗牛集会，一连使坏了好几支扎枪，从而获得西班牙最伟大斗牛士美称。

在巴伦西亚，每年开春以后，许许多多家庭到城外去，在附近的宁静农舍里度假。这种活动从四月初开始，持续到五月中旬。一天，堂阿列杭德罗骑着马到巴伦西亚美如图画的橘园散步，“希望之圣母”修道院也坐落在那一带。他在花园一样的橘园里转游了整整一个下午，陶醉在橘花和沃土的芳香之中。当太阳快要离开巴伦西亚地平线时，他经过一家镶着玻璃窗的农舍，里面传来竖琴的娴熟弹奏声。他勒马驻足，因为他估计那人会一边弹琴一边唱起歌来的。这时，夜幕已经降临。堂阿列杭德罗被那个优美地方迷住了，于是把马交给仆人，让他离开那里，而他只身跑到农舍的绿色阳台下，想看看究竟是谁在弹竖琴。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发现琴声停了下来，弹琴人离开原来座位，坐到阳台左侧的一把椅子上。这样，附近那条清澈见底的河流竟然成了一面镜子，把那人的倒影映在水中。他看见是位女士，抱着竖琴，习习晚风拂面，气温凉爽，又弹拨起来。过了一会儿，便用甜蜜而响亮的歌喉唱了起来：

鲜花遍地开放，
向玻璃窗致敬；
黎明伴着玫瑰色朝霞，
早早地把我家照明。
欢快小鸟变成带羽毛的乐器，
叫个不停；

赞美诗此起彼伏，
乐曲响彻教堂的小厅。
泉水轻轻流动，
笑声打破安宁；
那是一条银蛇，
欢腾跳跃，渐渐失去踪影。
贝利莎心中无限痛苦，
她端起琴，唱支歌给你听。
噢，她要把焦虑
永远，永远忘得一干二净。
温柔的风，
吹在脸上，激起我的情；
请把我的思念带给情人，
他可亲可敬。
他不在，我死中求生，
我等他，我孤苦伶仃。

优美的歌声和娴熟的弹拨指法使阿列杭德罗惊叹不已。他不愿意那位姑娘停止歌唱，自己也不想离开那里。这时，那姑娘放下竖琴，将身子探出阳台，完全可以看到这位在夜色中洗耳恭听的绅士。堂阿列杭德罗看到姑娘离得那样近，不想错过那个好机会，便往前凑了凑，对她说：

“用这样优美声音表达对远方情人的思念，那个人太幸福了；我很想知道这歌是唱给谁的。”

姑娘突然听到有人和她讲话，不禁惊了一下。然而，她立

刻恢复了常态。尽管那时她不认识对她讲话的那个人，还是回答说：

“我唱这首歌并不是特指某个不在身边的情人。所以，请您不要以为我有心上人。”

“您的歌声，悲苦之中流露出炽热感情，”堂阿列杭德罗说，“这怎能使我相信您的话呢？”

“我有没有心上人，和您有什么相干呀？”她说。

“您的歌声是那样迷人，怎能不在我这个听众身上产生效果呢！唱归唱，您还是应该生活得愉快些。”

姑娘听了堂阿列杭德罗这番话，不禁笑了起来，并且对他说：

“女人就是不应该相信男人的阿谀奉承，因为他们从来不说真心话！”

“您在哪些事情上认为他们不讲真心话呢？”他说。

“您在这儿只呆了这么一小会儿，就对人甜言蜜语的！”她说。“怎能完全相信您这样的人呢！我本来唱得不好，您却说我的歌声迷人；只要仔细听听，就会发现我唱的那几段民谣用的是一个韵律。”

“您不要自谦，也不要嘲弄我的感情，”他说。“那么，我不说您的歌声迷人，让我用另外一个词吧：举世无双；声调高低起伏也恰到好处；不过，我觉得这儿缺少更为富有激情的歌词。”

姑娘站到一处更能显露她身影的地方，看样子是想和堂阿列杭德罗好好聊上一会儿，尽管她还不认识他。她觉得他那样神秘地讲话，一定有点什么原由的，于是说道：

“如果您说我的歌声迷人，不管这是事实还是您主观臆断，我都可以坚定地认为您是一个以阿谀奉承为职业的人。所以，我请求您，当然我对我的话负责，您不要把痛苦和悲伤都看做是心上人不在身边的缘故；我从来不知道谁是我的心上人，我也不想有心上人。”

“如果您说的是真心话，我宁愿献出我拥有的一切，”他说。

“献出拥有的一切就足够了？”她说。

“对于我为之献出我拥有的一切的那个人来说，是少了点。但是，就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人物，也只不过如此而已。”

“看来，我今天是走了远，”姑娘说，“我听到这么些甜蜜入耳的话，都感到荣耀盖身了；我有那么多美德能够感动一个人，而这个人并没有看到我是什么模样！如果是白天的话，说不定就不会那样动情了。”

“听了您的歌声，”他说，“我认为我是不会弄错的。夜幕下是个完人的人，其它时候也一定是个完人，尽管黑夜里我看不清这个人的面孔。用甜言蜜语讨好别人的人，用假情假意奉承别人的人，常常用金光闪闪的辞藻诱人上当。我可不习惯这样做。您是否觉得我已经开始真正地爱上了您了？”

“喂，”她说，“如果您告诉我您是谁的话，我愿意承认您已经开始爱上我了。”

“首先，我的真情实意应该赢得您的同情；我不是一个完人，很想拥有您那样的美德。”

“现在，我就把您看做一个品德高贵的人了，”她说，“您不

应该不相信自己。请原谅我，有客人来，叫我回去呢。我得走了。不然，会发现我在这这里的。”

“那么，”堂阿列杭德罗说，“如果您明天这个时候来这个地方，我是否可以奉陪？”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够做到，”她说，“不过，您来好了。我就是不能脱身出来，您来一趟也是值得的。”

“我一定来，”多情郎说，“就是天下刀子，我也来；而且，比支撑珍藏着您这片天空的立柱还要笔直地站在这里！”

“我一直在想，”她说，“您那些颂扬的话，您下次来可不要重复，我不愿意听花言巧语。我认为那种人不实在，特别是我了解我自己，我这个人微不足道。”

接着，她深深地鞠了一躬，离开了那里。堂阿列杭德罗看到她那样急促地离去，心中很是痛苦。听不到她的歌声，听不到她讲话，这怎么能忍受呢？他很想知道那位令人起敬的姑娘是谁。那位姑娘离开阳台时的心情也并不比多情郎堂阿列杭德罗平静，因为过了一会儿她便打发一个仆人来查看他是谁，她叮嘱一定打听清楚。仆人遵命，他没有费多大力气便完成了使命，因为他刚刚走出来几步就看见多情郎跨腿上马，于是一下子认出了他。仆人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给女主人。当她得知是堂阿列杭德罗时，高兴极了。她听过许多人对她赞不绝口，并且看过他在斗牛场上的精采表演。

堂阿列杭德罗一回到住处，便想向一位邻居问明他与之谈话的那位姑娘是谁。他首先把农舍的地点做了介绍，得知她叫伊莎贝尔。至于姓什么，邻居没有说清楚。那位姑娘是城里品貌双全的女性。她的父亲堂贝伦格尔·安东尼奥是位性格

豪放的绅士，打过多年仗。退役后结婚时，已经上了年纪。这个女儿，即那位漂亮姑娘的双亲当时并不在她身边，不过她会从他们那里继承下一小笔财产。堂贝伦格尔因战功卓著从国王费利贝二世那里获得一份终身年俸。现在，这位姑娘同一位年迈、常年生病的老姨妈住在一起，她们搬到那座农舍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堂阿列杭德罗对堂娜伊莎贝尔的品德已经相当了解，但对她的有关情况还是打听得详详细细。全巴伦西亚都十分欣赏她的才华和智慧，甚至像对待绝代佳人那样传诵着颂扬她的诗句。

堂阿列杭德罗以前不曾与这位姑娘谋面，在与她交谈之前许久就想见到她。自从得知她住在那座农舍以后，这种愿望与日俱增。为此，他有好几次到郊外农村想找到我们上面描绘的那种机会。但是，堂娜伊莎贝尔因为姨妈那些日子一直病着，脱不开身。

过了十五六天的样子，姨妈的病情好转。一天，是宗教节日，堂娜伊莎贝尔去扎迪亚皇家修道院参加一个修女入院仪式。这座修道院就在她家附近，全巴伦西亚的有名气的绅士和贵妇都前来聚会。我们的堂娜伊莎贝尔戴着面纱，由一位女仆陪着。到了那里以后，她便走进一间比较黑暗的小教堂里坐下来。堂阿列杭德罗看到他日夜思念的心上人没有和其他女人在一起，便生了疑，心想说不定和别的戴面纱的女人坐到小教堂里去了。他立刻带上两个朋友去了那里，走到堂娜伊莎贝尔身边，对两个朋友说：

“那些夫人太欺侮这个修女了，怎能让她离开大家沉浸其中的欢乐场面呢。不过，我认为他们并不怎么想当修女，不想

看到如何在修道院里修身养性。”

堂娜伊莎贝尔看到堂阿列杭德罗，心里格外高兴。其实，在大教堂里时她就看到了他，只是希望他身边不要有那么多人陪伴着。然而，她现在却装腔作调地对他说：

“我们不是特邀来参加节日的，没有必要像应邀而来的夫人们那样遵守活动的各种规定；说到离开大家不参加活动，因为以前看过好几次了，这次不想看了。参加一次出家当修女的仪式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够了。”

“这么说，”堂阿列杭德罗说，“您不怎么想当修女了？”

“我现在不好说什么。这种事情顺其自然。我现在还没有那种心愿。”

“您这是告诉我们，您起码还没有结婚，”堂阿列杭德罗说，“但是，您是想结婚的。”

“我愿意还是不愿意结婚，”她说，“没有必要告诉您；特别是，您和我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没有权利对我指手画脚。”

“那么，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您将走哪条路呢？”他说。

“您说我该走哪条路呀？”

“结婚那条路。”堂阿列杭德罗已经认出了她。

“如果我没有这种愿望，也没有可能性，该怎么办呀？”

“如果是这样，”他说，“那您就忘掉自己。一个女人既不愿意当修女又不愿意结婚，那只能做中性人了。”

“那我就听您的这个规劝吧，”她说。

“您如果开恩，摘下面纱露出真实面孔，我将给您出一个更好的主意。”堂阿列杭德罗一边说着一边凑近她。那时，堂娜伊莎贝尔小心地露出一只美丽的眼睛，发现堂阿列杭德罗有

两个朋友陪伴着。

“如果让我付出这种代价的话，”她说，“我还是戴着面纱的好。听从您的规劝，就违背了我的原来想法。”

“违背原来的想法对您也没有什么损害，”堂阿列杭德罗说，“我们已经发现一些迹象，从而确信您可能选择结婚这条路。这样就可以使值得您爱的人得到巨大幸福，而我将不惜一切得到您的爱。”

堂阿列杭德罗的两个朋友看到堂娜伊莎贝尔那样温文尔雅，犹如一块无瑕白玉，也表示了同样愿望。

“我没想到一下子有了三个追求者来解救我，世上怎么能有这种好事呀？”她说。“我可以找到出路了，我正发愁找不到人帮助我呢，今天可是个好机会。我应该知道追求我的每一个人都有哪些高贵品德，然后选择品德最为高贵的一个。”

这时，那三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每个人都夸耀自己的优点，甚至到了荒唐可笑程度，同时不遗余力地贬低另外两个人。他们又说又笑，尽管在那儿并不适合谈论这种事情，因为教堂和修道院不是消遣娱乐场所，而是祈祷和修身养性之地。

姑娘听完每个人的演说之后，说道：

“我已经知道三位绅士的品德，并且十分欣赏。我要仔细考虑一番，你们三位当中到底谁最应该得到我的爱。说句老实话，我对你们当中的一个人了解得更多一些，并且亲身体会到他最善解人意。我认为，他如果不怕我另有所爱——因为我发现他有些好吃醋——的话，我应该倾心于他，把我的爱献给他。”

堂阿列杭德罗意识到那是在说他，因为那两个人是第一次和堂娜伊莎贝尔交谈的。

堂阿列杭德罗的两个朋友看到到了该是退场的时候了，便又说几句打趣的话，就向姑娘告了辞。这样，那儿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堂阿列杭德罗对姑娘说：

“我日夜思念着您，今天得到了报偿。如果您不想让我死去的话，别再叫我忍受煎熬了。”

听了这话，姑娘回答说：

“只当辩解是我要治愈的病人吧。我这是心里话。我要尽一切努力驱除您的抱怨，到时候会让您感到又惊又喜的。”

他们不能再说下去了。于是，堂阿列杭德罗告辞。姑娘深深地爱上了他，她想慢慢地向他表露自己的感情。过了几天，她又他们在第一次谈话的阳台露了面，堂阿列杭德罗去了，两个人见了面。情谈更加燃起了堂阿列杭德罗心中的爱火。姑娘何尝不这样呢！尽管她没有贸然地向他表示倾心于他。我们以后将谈及这一点。

堂阿列杭德罗看到堂娜伊莎贝尔说话通情达理，尖锐深刻，果然名不虚传。他在第一封中已经向她表明自己对她的爱，现在又送去第二封信，上面写着这样的诗句：

你谨慎机敏，贝莉莎，
美名传遍天涯；
你早早地懂了事，
虽然年龄不大。
众人羡慕赞美，

只因你天赋高；
你拥有钱财，
幸福在你脚下。
天资加勤奋，
是成功的密码。
你谨慎机敏，贝莉莎，
心细胆大；
不像别人，
犹犹豫豫，决心难下。
你的心灵，你的理性，
都在谨慎指导之下；
理性就是判断，
说出来靠你的嘴巴。
谨慎和机敏，
是人的精髓并不夸大。
自诩天下老大，
首屈一指的他，
也应该向你学习
处事的妙法。
这是故土的光荣，
什么也吹不垮；
这是西班牙帝国的光荣，
王宫里也不能缺乏。
你的英名载史册，
让事实说话。

贝莉莎，贝莉莎，
先辈也该知道你纯真无瑕；
塑造一座雕像，
把你的名字刻下。
青春永驻，
像春天的绿叶红花；
历史发展到现代，
谨慎的品格仍然重要。
太阳光芒四射，
人世间谁能比过它。

堂娜伊莎贝尔根本没有想到堂阿列杭德罗比她还具文采，舞文弄墨，写诗作文。于是，她给他写了下面这封回信：

您在信中对那个人的夸奖是多余的，您那样写是对您本人的污辱，是毁坏您的名誉，因为被夸奖的人认为自己不配获得那样巨大的荣誉，从而把夸耀看做诽谤，把夸奖看做嘲弄和讥讽。我还没有飘飘然到连奉承的话都听不出来的程度。当然，我也没有自谦得认为信上写的那些东西一点也不配。说话和做事都应该适度，如果过分，我就觉得受到了污辱。我对您的人品还不十分了解，接触也不多，还不敢相信您的诗句。您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时间会向我证实。终有一天我会看清楚我是真的受到夸耀还是受到污辱。

姿色动人的堂娜伊莎贝尔还是想到了法子，把这封信送

到她的新的情人堂阿列杭德罗的手里。后者让送信人稍等片刻，他想再写几句话，让他心中的夫人排解那些抱怨。他写道：

如果我心中炽热的爱不能够弥补诗句中的不足，那么，我对您的挂一漏万的夸耀则是对我自己的最大污辱。然而，为了不重蹈覆辙，我想用散文表达笨拙诗句不能表达的感情。请您不要用怀疑和审慎的目光看待我的真挚感情。如果说我的感情不能和天使相比的话，那是因为我的感情植根于广袤的大地。我在信中表露的感情远没有达到我思想的尽头。如果您了解我的心，您就会认为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用信誉做保证的；而如果您出于谨慎而无视我说的话，不管您怎样思前想后，都不可能知道在您对倾倒者取得的众多胜利中我是一个小小的战利品，一个微不足道的俘虏。我希望您越是反省以往的经验，越该相信我说的话。我愿意终身为您效劳。但愿我的一片真心得到您的报偿。您永远不会遭受羞辱。

貌美的堂娜伊莎贝尔读过这封信以后，开始对堂阿列杭德罗有些满意了，在她的两个追求者中选择了她。于是，他们继续约会，经常通信。两个情人间的爱渐渐升了温。姑娘要求他约会时要严守秘密；对此，堂阿列杭德罗百分之百地照办。

在这一点上，堂娜伊莎贝尔是非常严厉的，有时在某座教堂看见她的情人和别人在一起时，竟然认为他们在说她的坏话，揭她的短。于是，她在和情人谈话或给他写信时，把事情说得有鼻子有眼儿，仿佛她听得真真切切似的。

然而，堂阿列杭德罗对这一点都很理智；每次他都设法澄

清事实，打消她的疑虑，平息她的恼怒。为了爱情，应该战胜一切困难。堂阿列杭德罗的目的是与这位姑娘结婚。他的家底本来不很殷实，但是，将来会好起来的。原来，他想到了自己和叔父在佛兰德服过兵役，应该得到终身俸禄。我们下面会谈到他是怎样富起来的。

堂娜伊莎贝尔给堂阿列杭德罗规定的那一套，什么不准到她住的那条街上去呀，不要在她窗前停留呀，晚上不要找她说话呀，就是打破常规让他到她家去，也不能超越“法规”允许的范围。然而，这一切后来都被她本人亵渎了。情况是这样的：巴伦西亚狂欢节期间有化妆舞会、面具舞、马术和其它娱乐节目。这一天，舞会进行了好几场，堂阿列杭德罗和他的情人偷偷地交谈之后，又一起跳起舞来，一直玩到很晚。后来，几位姑娘想在堂娜伊莎贝尔的一位女友家聚会一下，她被邀请参加。堂阿列杭德罗和另外几位绅士也在被邀请之列。他们没有什么活动节目，只是打打牌、跳跳舞而已。堂娜伊莎贝尔是第一个到场的，时间还早。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位长相十分漂亮的姑娘，由她母亲打发的两个仆人陪伴；只是因为那家的女主人是她的朋友，又住在同一条街上，母亲才让她来了。这样，堂阿列杭德罗来的时候，那儿已经有了两位姑娘。他来得也比较早，而且只身一人，这是他的心上人要求做的。姑娘们高兴地欢迎他的到来；他呢，也就和她们闲聊起来。这当口儿，又有好几位姑娘有说有笑地走了进来。

住在附近、早早来到的那位姑娘，起身去看盖在桌子——桌子上点着两支蜡烛——上的粗麻桌布。她一边满口称赞桌布的花样有艺术感，新颖别致，一边叫堂阿列杭德罗过去欣

赏。桌子上摆着信纸，那位姑娘——她的名字叫劳多米娅——便拿起笔，在纸上写起来，她的笔迹潇洒，字形优美。堂阿列杭德罗走过去看她写的字，言不由衷地夸奖了几句。他的心上人听了以后，醋意不打一处来；他和劳多米娅贴得那样近，还夸她字写得好！原来，堂阿列杭德罗通过她的一位弟弟认识那位姑娘，平时又好开玩笑。他看到她写字，便想打个趣。他突然把笔从姑娘的手里抽出来。这样，白皙的手便染上了一大片墨水。她知道那是开玩笑，使用手在他胳膊上打了一巴掌。这不但把手上的墨水抹掉了，而且又“惩罚”了好开玩笑的绅士。对此，堂阿列杭德罗回答说，正是因为她的手白净，才故意染上墨水的。姑娘觉得受了委屈，又在他背上打了一巴掌。这样，堂娜伊莎贝尔的注意力早被这场面吸引了过去，根本顾不上和女主人谈话，醋意使她恼怒得面红耳赤，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阿列杭德罗跟前，说时迟，那时快，趁其不注意，抬起手打了他一耳光。因为用力过猛，鲜血立刻从鼻子里冒出来，染红了衣服领子。他看到事情来得如此突然，马上掏出手帕，擦去血迹，并且对他的心上人说：

“可不是我揭开了我们之间的秘密呀！你想保守秘密就保守，想揭开就揭开。”

说着鞠了一躬，便走下楼梯，回家去了。

堂娜伊莎贝尔一怒之下失手把堂阿列杭德罗的鼻子打出了血，马上后悔不该那样做，与其说对不住那个使她恼怒和嫉妒的姑娘，毋宁说对不住她的好友、女主人。这时，女主人的几个妹妹走了出来。心情十分痛苦的堂娜伊莎贝尔抓住这个机会拉着女主人到另一个房间。那儿只有她们两个人，女主人对

她说：

“堂娜伊莎贝尔，这是怎么回事呀？我从来没有想到你会做出这种事来。你的举动瞬间向我道出了你千言万语难以讲清的东西。你一直对我保密，我对你的爱情一无所知。我认为，你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你的嫉妒心太盛。对了，堂阿列杭德罗是不是在追求你？告诉我，让我高兴高兴。”

堂娜伊莎贝尔是那样痛苦，漂亮的脸蛋上滚动着泪珠，无法回答女友的问话。过了好一阵子，她才这样说道：

“既然我的醋意和恼怒向你道出了我没有说出来的事情，我就实话实说了吧。堂阿列杭德罗一直在追求我，我已经答应了他。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这样放肆过；我看到他和堂娜劳多米娅那样随随便便，就火冒三丈。嫉妒是一匹脱缰的野马，转眼间把我的爱公布于众了。”

“我们想个补救办法吧，”女友说。“堂阿列杭德罗不能不回来，他应该向堂娜劳多米娅解释清楚。她一定还在怀疑你呢。”

“那么，怎么办呀？”容易嫉妒的姑娘说。

“这事好办，”女友说，“你给他写封信好了。”

说着，叫人拿来几张信纸。堂娜伊莎贝尔这样写道：

爱情和嫉妒是一对孪生兄弟，尽管后者有时显得很严酷，但对情人来说，那不是污辱，而是说明爱得更切。我太贸然了，请你不要生气。我的声誉要求你回来，继续参加晚会，脸上不能露出怒容来。你如果不来，那就永远得不到我的爱了。

仆人立刻把信送到堂阿列杭德罗家里。那时，这个小伙子正在换衣服，准备返回聚会地点。他看完信，心中格外高兴，因为没有什么比嫉妒更能证明一个人的心中会有多少克拉的宝石了。于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对心上人更加言听计从了。

他走进姑娘们所在的房间。堂娜劳多米娅看到他那样爱堂娜伊莎贝尔，心中顿时生了疑，同时也感到十分痛苦，因为她觉得堂阿列杭德罗是个好青年，不想看到他坠入情网里。堂阿列杭德罗走到堂娜伊莎贝尔面前，笑着对她说：

“我一直把这个大厅视为教堂一样神圣的地方，而且十分尊重你。我不想亵渎这个大厅，也不想在你面前表现得鲁莽和贸然，所以没有像情郎和淑女通常决斗那样采取报仇行动。我如果不回到这里来，那才是因为在为我提供报仇机会的地方没有鼓起勇气那样做而感到羞怯呢。”

堂娜伊莎贝尔听了以后回答说：

“我很尊重堂娜劳多米娅，接受她的陪礼道歉；同时，我也原谅你，我不主张挑起有损姑娘们名誉的决斗和报复行动。”

堂娜劳多米娅听了这话，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堂娜伊莎贝尔大发雷霆都是她本人醋意太盛所致，而现在却说因为尊重她才接受她的陪礼道歉的。于是，她斩钉截铁地说：

“我们之间还存在着一点点友谊，我从来没有想到这倒把我推到危险境地。要知道，我如果想报复，是决不会迟疑的。但是我没有嫉妒心，我没有感到受到了污辱，所以不像您那样突然火冒三丈。您随便议论我好了，只管和您的心上人好下去。我是有办法的，人们会很快知道我使用什么办法的。”

堂娜伊莎贝尔听了这种不礼貌的言词委实不舒服，很想

回敬她几句。可是，目睹这一场面的女主人担心“天有不测风云”，便断然介入，让她们坐到各自的椅子上。那时，又有几位姑娘前来参加聚会。那天夜晚，堂阿列杭德罗很是得意，有好几个姑娘倾心于他，其中包括堂娜劳多米娅。从那以后，这位姑娘处心积虑地要把这位多情郎从堂娜伊莎贝尔手里夺过去，并且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

堂娜伊莎贝尔对堂阿列杭德罗无微不至关怀，因为她太爱他了。当然，她让他占有她，意味着对另外一位绅士的犯罪。原来，她同这位绅士的关系要比堂阿列杭德罗更为亲密。在这方面，她做事有些欠考虑，她早已把爱全部献给了他。于是，她有充分理由继续同他往来，发展爱情关系。不过，这当然有损于她的声誉了。

这位绅士叫堂费尔南多·科列利亚。有一天，他从大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来到巴伦西亚。他在马德里有桩涉及一处大庄园的官司，没有同科森塔依纳伯爵——也是他的伯父——了结。他一直在跑阿拉贡会议^①。他刚刚拿到终身判决书，得到两千杜卡多的租子。他的到来，使堂娜伊莎贝尔犯了难，怎样同时与两位绅士保持关系，如何在他们面前表演。从荣华富贵上讲，她从堂费尔南多那里得到的多；从爱情关系上讲，从堂阿列杭德罗那里得到的多；因为前者许久不在身边，和他的爱情已经淡忘了。这种事，对于女人来说是很自然的，哪有舍近求远的道理呢！她拿不定主意，便同女仆商量，结果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夜里，她叫已经占有她贞操的堂费尔南多

^① 这是一个大西班牙最高法庭和国王的咨询机构，建立于1494年，几经演变，最后在1707年被费利贝五世取消。

来，对另一个心上人则用情书“拴住”，叫他不要到家里来，借口说她的亲戚一直注意刺探他的行动，在她确信万无一失之前，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都不要到她家所在的那条街上去。

堂阿列杭德罗一心爱着她，根本不知道心上人对她玩弄两面手法。他对她的话信而不疑，言听计从。

堂费尔南多很想了却自己的心愿，与堂娜伊莎贝尔结婚。但是，她的母亲不同意这门婚事，婚期一拖再拖，从而，她盼望年事已高的老母亲早些过世；他一直尽情地享受着堂娜伊莎贝尔的爱。堂阿列杭德罗呢，阅读一封封情书，忍受着爱的痛苦。

在这只皮球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地滚动时，发生一件事：堂阿列杭德罗同巴伦西亚的一位颇为体面的绅士有过一次口角，从而两者之间的友谊受到极大威胁，说不定哪一天发生意外事情。堂阿列杭德罗英姿豪爽，又在佛兰德立过战功，他觉得谁也不敢找他的麻烦，除非用宝剑决一雌雄。对方一直耿耿于怀，把向堂阿列杭德罗报仇的想法藏在心里，等待时机。所以，他从早到晚注意观察堂阿列杭德罗的行踪。

一天，堂费尔南多离开巴伦西亚，到外地去三四天。这时，一直爱着堂阿列杭德罗的堂娜伊莎贝尔通知他，晚上可以到她家来看她，不过必须十分谨慎，不要让任何人看见，这可是有关她名誉的大事。恋情融融的绅士不折不扣地照办，每次去见善于玩弄欺骗手法的姑娘都避开可能被人发现的时间。堂娜伊莎贝尔很会在两个情人面前表演，抓住机会。这样，这两个人谁也不知道对方同堂娜伊莎贝尔的关系。说句老实话，在两者之间，她还是要选择堂阿列杭德罗的。但是，她的名誉掌

握在堂费尔南多的手里。所以，为了不被嘲弄，不身败名裂，她必须坚持到那位年迈的老母亲过世。同时，因为担心发生万一，她一直对堂阿列杭德罗守口如瓶。这样，她便在情场上两翼作战。此类现象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屡见不鲜，造成了不少悲剧。

堂阿列杭德罗发现他的心上人比以往亲切热情，温柔娇美，觉得她在全身心地爱着他。可是，他还蒙在鼓里，因为她从来不让他“越雷池一步”，害怕稍一“松口”，他就会想完全占有她，而那时她正脚踏两只船。

那些日子，堂费尔南多不在，两个人委实亲热了一番。但是，堂费尔南多回到巴伦西亚以后，堂娜伊莎贝尔又谨慎起来，编织出新的借口。堂阿列杭德罗迷恋于她，所以信以为真，尽管不是没有一点怀疑。他穿起伪装衣服，每天都到心上人住的那条大街转悠到很晚。不过，他在那儿没有发现一个令他可疑的人。他之所以化装，本意是为了心上人安全。可是，他却也达到了意想不到的目的，即一直找他寻衅的那位绅士没有认出他来。

堂阿列杭德罗为什么没有发现堂费尔南多呢？原因是这样的。堂娜伊莎贝尔是那样谨小甚微，又采取了新的防范措施，叫堂费尔南多先到她的一位女友家，然后从那儿去她家，因为女友家有旁门通向另一条大街。对此，堂阿列杭德罗一无所知。他常常转悠到天色大明，也一无所获。

一天夜里，堂阿列杭德罗从他心上人住的那条街走上来。这时，他的对手带着两个家仆紧紧跟在后面。开始，他们还没有认出他，想进一步搞清楚，在此之前不能对他使用火器。所

以，一直尾随在后。但是，堂阿列杭德罗发现了他们。可是，他没有带自卫的火器，只有一把长剑和盾牌。他立刻跑过去敲堂娜伊莎贝尔家的正门。堂娜伊莎贝尔把堂费尔南多丢在床上，探身窗外看她的第二个情人有什么事。堂阿列杭德罗看到是她，便叫她打开门；如果不开，他就有生命危险，因为他的对手加尔塞兰正在跟踪他，而他没有一点准备。堂娜伊莎贝尔以为堂阿列杭德罗那样说只是为了让她打开门，不禁笑了起来，说他在骗她。这时，堂阿列杭德罗发起誓来，说他认出了堂加尔塞兰，他和另外两个人一直在跟踪他。

说到这里，堂娜伊莎贝尔感到措手不及，十分茫然。她想了一会儿，回答说，有个女友刚刚来看望她，要在她家过夜，不便开门让他进去。堂阿列杭德罗一再要求她开门，不然他就大难临头了；她见死不救，说明并不真心爱他。哪能在情人处在危难之时有不救的道理呢。堂娜伊莎贝尔又说道，如果不是有女友在家，她是可以开门的；说到爱情，他知道她对他的感情有多深，而且老天可以作证；她实在痛心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对此，堂阿列杭德罗却说，她的女友住在楼上，完全可以让他在楼下大厅躲一会儿；一旦安全有了保证，立刻离开。堂娜伊莎贝尔左右为难，担心堂阿列杭德罗已经发现了堂费尔南多呆在她家里。于是，她为了弄清楚真相，仔细地察看了一下大街，看到有三个人从暗处注视着堂阿列杭德罗，便相信了堂阿列杭德罗的话。她一边想着把他安顿在什么地方，一边对他说等一会儿。她转身跑到楼上，看见堂费尔南多已经醒了来，问她为什么不上床睡觉。她回答说，她要安顿姨妈和女仆。说着走到外面的一间屋子里，考虑怎样对付那个困难局面。一方

面，堂费尔南多在她家里，他可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并且掌握着她的名誉，能满足她的虚荣心。在这一点上，她被拉到了名誉一边。另一方面，她很爱堂阿列杭德罗，这又促使她保护他，不让对手伤害他。这样，在犹豫不决的堂娜伊莎贝尔的脑海里名誉和爱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会儿想这样做，一会儿想那样做。这样，反反复复好几个回合，最后，名誉占了上风，决定不放堂阿列杭德罗进来。她认为，如果这样做，她的名誉将面临双重威胁。其一，可能被堂费尔南多察觉，那样就身败名裂；其二，堂阿列杭德罗现在被对手跟踪着，那几个人如果看到他钻进她的家里，也会找她的麻烦，到头来得不偿失。权衡之后，她拿定了主意，下楼对堂阿列杭德罗说：

“亲爱的，我多么希望你进来呀，不但进我的家里来，而且进到我的怀里，因为我是属于你的。现在，有人跟踪你，可是天这么晚，我不便让你进来。不然，事情会在全巴伦西亚闹得满城风雨的。再说，我的女友还没有睡，女人通常都有好奇心，我迟迟不回去，她会生疑的，说不定跑出来察看。我不能让你进来，原谅我吧。我很遗憾在你处在危难时不能搭救。如果放你进来，我就有毁掉名誉的危险了。”

看到心上人如此冷漠无情，堂阿列杭德罗心如刀割。他觉得自己的一片爱心没有得到回报，况且又处在险境；他醒悟了。堂阿列杭德罗心想，加尔塞兰要伤害他，这没有什么可令他痛心的。但是，堂娜伊莎贝尔的所做所为太使他气愤了，他要么在那个人身上报仇，把他对她的恨倾注在他身上，要么死在他的手里。临别时，他对她说：

“狠毒的姑娘，我根本没有想到在这种时候得不到你的

爱，得不到你的怜悯。我现在要走了，我明白了，你既不爱我又不怜悯我。不管因为你的女友，还是因为我的对手在跟踪我，你所丧失的名誉，如果保证把我所追求的爱献给我，还是可以弥补的。然而，你对此置若罔闻。稍有一点理性的人，也不该这样做呀！可是，我一直努力取悦于你，献出我的一切以换取你的爱。你如今连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上天是不会容忍的。既然在你身上找不到怜悯，那我就到我对手的火器上去寻找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如此忘恩负义。”

堂娜伊莎贝尔被堂阿列杭德罗的话感动了，想回答他说要拿她的名誉冒一百次险。可是，他没有听见她的呼唤，径直沿着大街向下走去。堂加尔塞兰已经认出了他，紧跟在后面，准备下手。

堂娜伊莎贝尔对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堂阿列杭德罗面临生命危险，她心中的痛楚难以言表。这时，发生了一件没有预料到的事：在堂加尔塞兰快要追上堂阿列杭德罗时，具体地说，在手枪的射程之内时，后者遇上了他的朋友海梅，海梅由他的仆人陪着回去睡觉。因此，堂阿列杭德罗得救了。原来，堂加尔塞兰已经当众宣布与他的对手和好，如果有人看见他食言，甚至用火器行凶，对他是不利的。他看到失去了时机，便转身向相反方向走去，生怕被那两个人发现。不过，堂阿列杭德罗已经告诉他朋友堂加尔塞兰一直跟踪他。这位朋友感到很惊奇，堂加尔塞兰太不守信用了；他认为事情很严重，是对人的污辱。

那时已经很晚，堂阿列杭德罗又担心自身安全，便和堂海梅留在了一起。海梅很尊重他，两个人走进家门。入睡之前，

他们谈起刚刚发生的事，堂阿列杭德罗把同堂娜伊莎贝尔的爱情向朋友和盘托出。堂海梅对这位姑娘同堂费尔南多的关系早有所闻，不禁为他的朋友把感情倾注在她身上，特别是还要同她结婚感到痛心。他把自己的看法一五一十地对堂阿列杭德罗讲了，后者如梦初醒，她之所以不让他进她的家门，是因为第一个情人在那里。他一定从马德里来巴伦西亚好久了，不然为什么她一直不让他夜晚去见她呢。他把自己的想法讲给堂海梅，两个人一致认为堂费尔南多在那个女人家里。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打发堂海梅的一个仆人去那条大街守到天明，看个究竟。为了万无一失，堂海梅又打发另一个仆人去监视堂费尔南多经常出入的旁门。他们这样安排完之后，才上床睡觉。可是，堂阿列杭德罗是那样心神不宁，一夜没有合眼。还有半个小时就天亮的时候，一个仆人跑回来报告，堂费尔南多穿着夜礼服从他女友堂娜伊莎贝尔家走了出来，就在那一刻，堂娜伊莎贝尔从开向另一条大街的窗户探出身来目送；仆人说认识她，决不会弄错。

这样，堂阿列杭德罗证实了自己的怀疑，心想这样骗人的女人不值得一爱。至于那位女邻，谁也不会怀疑，都五十好几了，不可能有人追求。对这种同时保持好几个爱情关系的女人，应该唾弃蔑视；阴一面阳一面，堪称名誉的蛀虫；无论丈夫、父亲还是兄弟，和她们住在一起根本没有安全感。

第二天夜里，细心的堂阿列杭德罗从一个熟人住处偷偷观看，发现堂费尔南多露面了。为了更好地证实自己的疑虑，他登上房子的平台，从那儿看到堂费尔南多站在门前，得到堂娜伊莎贝尔的通知以后走了进去。

那天下午，处事谨慎的姑娘想平息一下堂阿列杭德罗的气恼，她的目的是对两个情人都应该应酬到，不让任何一方抱怨。于是，她打发一个知心女仆——此人对女主人的两桩爱情都了解，对双方都表现出莫大的关心，因而受到信赖——给他送去一封信。女仆看到堂阿列杭德罗刚刚睡完午觉，斜靠在床上；她走了进去，将信交给他。信上写着：

堂阿列杭德罗先生，我不想对你说明我现在是多么痛苦；你的爱要求我同情你，怜悯你，而一个像我这样行为端庄的女人应该那样做而没有做，是刺伤了你的心。可是，人的名誉是第一位的，应该格外重视。我之所以没有让你进我家，那是因为家中正巧有位女友住下；你如果进来，我的名誉将受到玷污。我那样做是迫不得已呀。那一夜我是那样痛苦，一直未眠。我知道，你生我的气。感谢上帝，他是万能的，你和我都避免了灾难。说实在的，你如果遭了难，我也不会活在世上。

请你不要再生气了，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想向你陪礼道歉。我希望在你的回信中看不到抱怨情绪。你如果珍爱我的生命的话，就应该把我看做一个好姑娘。我祈求上帝保佑你平安无事。

堂阿列杭德罗一看到信，便怒火中烧。他虽然尽量掩饰自己，但女仆——她在他读信时一直注视着他的表情——还是清晰地看到他面部的变化。自感受到污辱的堂阿列杭德罗要女仆到附近一座花园等一下，他要写回信；他要仔细考虑，用些时间先起个草。最后，他在回信上说：

你以前每次陪礼道歉，都增加了一分我对你的爱。然而，这一次却相反，尽管你做得还算及时。你一直虚情假意，这次又没有对我说实话。我一向认为我们应该隔三差五地见上一面，你不该总是对我避而不见。你知道，我在希望和不安地等待中忍受着多么大的痛苦呀！当我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时，你不保护我，我并不怨恨你，我原谅你的举动，同时怜悯两个人该是多么大的善举呀！我所怨恨的是，你把我当成一个傻子。结果我很快明白了，你在欺骗我，原来是另一个男人在你家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

但愿你一辈子幸福；永远忘掉我吧！我不配你爱，更不配做你的丈夫。

女仆很快把信交给了堂娜伊莎贝尔，她当时在邻居女友家里。堂费尔南多就是从这位女友家进去的。堂娜伊莎贝尔收到信，便问女仆堂阿列杭德罗反应如何。女仆回答说不是那么高兴，不像以前见到她以后热情相待。堂娜伊莎贝尔沉下脸，说：

“听你这么说，他的回信是不会有什麼让我高兴的事了。”

她打开信，读过之后，把信拿在手里发呆，一副木然表情，不知道发生了什麼事。女友问信上说了些什麼，她把信递给她，让她自己读。女友一看信，便明白了：原来堂阿列杭德罗发现了她同堂费尔南多的爱情关系。她立刻意识到，这可使她丢尽了脸，因为前者知道了后者是经过她的住处进出堂娜伊莎贝尔家的，心情不禁痛苦起来。堂娜伊莎贝尔看过信是那样悲

凄，不知道说什么好，责怪自己不该那样早地答应堂阿列杭德罗的求爱。不过，她还有一丝慰藉，即他是一个高尚的男人，尽管嫉妒心盛，但她相信他不会把她的信张扬出去。现在，这种人很少，没有的事都能说得有鼻子有眼儿，何况确确实实发生的事呢！

堂娜伊莎贝尔的不幸并没有到此结束。当命运之神开始把车轮转向逆境时，祸决不会单行。事情是这样的，女仆把女主人的信送给堂阿列杭德罗以后，堂费尔南多正好看见她手上拿着回信从前者的家门走出来。女仆根本没有注意这一点，她一心想着会从慷慨大方的堂阿列杭德罗那儿得到报偿。然而，这一次她一无所获，所以心中不快，也就疏忽了保密。堂费尔南多发现以后，心中生疑，偷偷跟踪她到堂娜伊莎贝尔的女友家。正巧，那儿又有个疏忽的地方，即大门洞开着，从而堂费尔南多得以畅通无阻。他爬到楼上，谁也没有发现，而且堂娜伊莎贝尔的女友正在高声朗读回信，两个女人的谈话以及心中痛苦的女人倾述悲凄想法，他都听得一清二楚。这样，本来就不心甘情愿履行自己义务的堂费尔南多，便找到了脱身的借口。常言说，已经被占有的爱，再没有原来的魅力了。他闯进屋去，他的突然出现使两个女人大为震惊。他用眼睛瞪着沮丧的堂娜伊莎贝尔，说：

“我们之间有约在先，我一直抱着良好愿望，期待你的回应，最终结为恩爱夫妻。可是，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女人，又另寻新欢，太不知趣了！现在，我对你没有任何义务了，一个不尊重自己名誉的女人，是不值得爱的。你不要名誉，我还要呢！”

说着转过身去，他从她母亲反对的婚恋关系中解脱了出

来。

堂娜伊莎贝尔经受不住这意外打击，一下子停止了呼吸，昏倒在女友的裙子上，过了好长时间才苏醒过来。她心中充满悲苦，哀叹自己命不好，今后怎么办呀！堂阿列杭德罗知道她和第一个恋人保持着关系以后，离她而去；堂费尔南多，出于她的不慎，也给得罪了；他做得对，在理，怎样才能说服他回意转意呢！那天下午，她一直反复想着，但是找不到好的法子。天黑了，她回到自己家里。现在，我们暂且把她放在一边，来说说堂阿列杭德罗的情况。

女仆拿着回信走了以后，堂阿列杭德罗独自考虑了好一阵子今后该怎么办。这桩爱情的大门已经关上了，就是破镜重圆也对自己脸上无光。他一直觉得漂亮的堂娜劳多米娅是个好女人，只是在堂娜伊莎贝尔身上同她有了一场“嫉妒事件”。她品行端庄，有许多优于其他女人的地方。于是，他想向她的父亲和兄弟求婚，娶她为妻！他的想法很快实现了，真是件大喜事！这也不奇怪，在巴伦西亚，他可是个人人夸奖的绅士！就这样，双方签了婚约，结婚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城，堂娜伊莎贝尔当然也听说了。诸位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她的心该是怎样痛苦的，特别是女方是自那次见面以后她一直讨厌的人。她感到遗憾，哀叹自己的爱情是那样不顺利。然而，这一切与后来发生的事相比又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堂费尔南多找到机会从他的允诺中摆脱了出来，不再对堂娜伊莎贝尔履行义务，决定和一位既有钱又貌美的姑娘结婚；原来他母亲是一直催促他同这位姑娘结婚的。两个人已经签订婚约，尽管没有声张，但是事情还是在巴伦西亚传开了；堂娜伊莎贝尔自然也有所闻。

了。

堂娜伊莎贝尔本来是那样相信堂费尔南多不会失信于她的，就是世界上所有人都不履行他们的义务，堂费尔南多也会履行的。然而，她现在被嘲弄了。她失去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本应该和堂费尔南多继续恋爱下去，可她却鬼迷心窍，又同时与堂阿列杭德罗谈起情来。她怎么有脸要前者和她结婚，在猜疑中生活一辈子？

那天，当她得知堂费尔南多结婚的消息时，气得往漂亮的脸蛋上狠狠地打了几个嘴巴子，把满头的金发披散开来，几乎拖到地板上；两只眼睛简直变成了滚滚流动的泪泉。她痛哭流涕，唉声叹气；她自言自语地说：

“你怎么这样不幸呀，苦命的女人哟！老天太不公了！你一心一意爱着他，等着他，可是，他把你最宝贵东西占有之后却背叛了你，他本是对你欠了债的，却把你忘得一干二净！轻率的女人哟，以我为戒吧，千万不要轻信花言巧语，随便爱上一个男人。一旦失去你最宝贵的东西，就无法挽回了！我太不幸、太痛苦了，还不如早点死了好，何必活在世上受罪！”

堂娜伊莎贝尔的女友——堂费尔南多通过其家走入后者的家门——来看望她，百般安慰她。可是，她是那样痛苦，眼下看不到解救办法，所有的安慰都是徒劳的，因为安慰只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东西。如果说这种希望存在的话，也是十分遥远的。具体地说，只有在堂费尔南多选择的妻子死后才能实现。现在，不让他们两个结合，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然而，她自己和堂费尔南多之间的爱是偷偷进行的，既没有书面字据，除了一位女友之外又没有证人，这怎能阻止堂费尔南多结婚呢？堂娜

伊莎贝尔的罪恶行径立刻受到了惩罚，那些同时接受两个男人追求，不顾身败名裂，到头来受到嘲弄的——正像诸位从堂娜伊莎贝尔身上看到的——女人，请以此为戒吧！最后，她决定进扎迪亚皇家修道院当修女，而且在她得知心肠狠毒的情人决定结婚的第三天便走进了这座修道院的大门。巴伦西亚人看到原来喜欢出入所有娱乐场所、和人们亲切交谈的时髦女人，一夜间发生这么大变化，无不感到惊讶。不少人说这一点和那桩婚恋事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因为上帝开辟了许多道路，呼唤他的信徒迷途知返，走上正路。

堂娜伊莎贝尔选择上帝做自己的“丈夫”，和上帝安度余生。堂费尔南多一直没有后嗣，有的只是官司、典押和灾祸，和妻子的关系也不和睦。而堂阿列杭德罗和妻子生活得十分幸福，上帝给了他们好几个儿女，家产也日渐增多。

故事到此结束了。故事情节还很长。那时，一天的旅途已经接近尾声。大家都夸奖蒙沙维硕士的故事写得生动。奥多涅斯对他说：

“我们听了这篇故事以后，完全可以想象那集子里的其它故事也都是如此生动曲折、引人入胜的。我敢保证，这个集子会受到读者欢迎，成为畅销书的。请您把另外几篇也给我们读一读，把我们的旅行搞得愉快些。”

蒙沙维感谢奥多涅斯。大家都同意奥多涅斯的话。蒙沙维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等没了话题的时候，他愿意再读一篇故事以消磨时间。如果有兴趣，他准备把其它几篇都读了。大家十分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好意。说话间，来到了旅店大门口，各

自选好房间。吃过晚饭，熄灯就寝，因为第二天还要起早赶路。

一天，他们来到古城科尔多瓦。科尔多瓦是安达卢西亚的一座重要城市，摩尔人占领西班牙时期，该城是王国首府。他们到达这里时，天已经黑了下來。他们刚要驶进城市，传来一声石弩巨响。原来是两位绅士在决斗场上决斗，其中一位很不幸，一连挨了两剑，受伤倒在地上；另外一位绅士把他扔在了那里，自己溜之大吉。受伤绅士高声呼叫忏悔时，马车正好经过那里。蒙沙维是个忏悔神父，被迫走下马来；加拉依和鲁菲娜跟在后面。鲁菲娜想看看被刺伤的人，虽然她没有必要那样做。他们跑到伤者跟前，蒙沙维立刻祈祷，恕他无罪。不一会儿，伤者便不能说话了，倒在加拉依怀里。蒙沙维回到马车上，呼叫鲁菲娜。可是，她不愿意丢下加拉依。马车启动了，车上人大声喊着说，他们将在什么什么地方等候他们。鲁菲娜很痛苦，她留下来陪加拉依。加拉依看到伤者有生命危险，心中十分难受，想帮助他安详地死去，同时叫他虔诚地请求上帝保佑。可是，他的伤势是那样严重，很快在加拉依的怀里咽了气。两个人很茫然，不知道如何处置死者的尸体。这时，几个警察赶到出事地点。他们老远就看到死者躺在加拉依怀里，旁边还有个女人守着；而且在那之前，他们已经得知有两个男人在决斗。所以，他们认为加拉依是决斗者之一。于是，城市警察叫两个陪同来的巡捕把他抓起来，关到监狱里，并且叮嘱狱长提高警惕。之后，那个警察把鲁菲娜押到自己家里。加拉依和鲁菲娜不厌其烦地申辩，澄清事实。可是，那个警察认为两个男人是为鲁菲娜决斗的，根本不理睬他们的申辩，说在证明他们说的是实情之前不能放他们走。他把鲁菲娜安置在自己家里

以后，去市长那里汇报情况，他介绍说那位绅士是怎样死的，他已经把凶手和一个女人带到城里，他怀疑这个女人就是决斗的对象。市长命令把女人带来，警察立刻照办。

当时有几位绅士在市长家里，其中一位是热内亚的大富翁，是批发商，他是来科尔多瓦谈生意的。那些人看到鲁菲娜有一张漂亮脸蛋，身段匀称，没有一个不动心的，特别是那个热内亚人，更是情火熊熊。鲁菲娜看到途中大祸不期而降，心中的痛苦难表。如果继续受阻，第二天就无法赶路了。那时，副市长也来了；两位市长向鲁菲娜提了几个有关决斗和死者的事。鲁菲娜对他们问的事一无所知。她说从塞维利亚来，准备去马德里；同辆马车来的还有好几个人呢，现在住在某某旅店里。她看见伤者要求忏悔，便和同车而来的神父，还有她的一位年迈伯父跑下车。当时，天已经很晚，决定第二天详细了解情况，同时副市长打发人通知马车上的人第二天不能离开科尔多瓦，说有件事情要弄清楚。于是，鲁菲娜又回到警察家里，其实，是把她软禁在那里。热内亚人陪着她，说他住在同一条街上。说实在的，他就是不住在附近，也会说住在那里的。这位大商人是那样迷恋于鲁菲娜，离开警察家时说愿意为她效劳；鲁菲娜说表示感谢。

鲁菲娜在那里心情十分痛苦，不禁发起高烧来；她得了严重的隔日热。

第二天，警察询问马车上的乘客。他们如实介绍了事情的原委，从而证实了鲁菲娜说的话。司法当局在得知谁是杀人凶手以后，释放了加拉依。另外，决斗之前在场的人也作了证。加拉依去看鲁菲娜，看到她重病在身很是难过，鼓励她振作起

来,继续赶路。但是,请来看病的大夫却叮嘱说,如果她不想丧命的话,在高烧退去之前不要走动。这样,她就不能乘坐那辆马车和其他同伴一起旅行了。鲁菲娜的行李仍然放在车上,那就算对车夫的报酬;虽然不抵全部车费,但也差不多了。

热内亚人经常到警察家里看望鲁菲娜,而且每次都送给警察一些精心选购的礼物。这真有些难为他了,因为他很可能是塞维利亚人马吉纳那样的人。不过,话说回来,爱情可以使吝啬鬼变得慷慨大方起来,犹如使萎靡不振的人振作起精神来一样。鲁菲娜一连在床上躺了半个月;姓名叫做奥克达维奥·费路奇的热内亚人是个爱情狂,没有一天不去看她。而且,他每次来过之后,都打发仆人送来礼物,或者点心、精致小东西什么的。警察和妻子看到各种各样的礼物,很是高兴。

鲁菲娜很快恢复了健康。为了使她调养得更好些,我们这位热内亚人把位于清澈的瓜达尔基维尔河畔的带有花园的房子让给她使用。那儿绿草如茵,树木茂盛。她称之为伯父的加拉依劝她接受下来,因为他发现那个人对她有意思,而且断定很有钱。这样,他们可以得到一笔意外之财,就像对马吉纳做的那样。鲁菲娜觉得加拉依说得有道理,不肯放弃那个好机会,便准备去那儿住上几天,完全恢复体力。热内亚人不想让科尔多瓦的任何人知道他把鲁菲娜送到他的别墅里,他是想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也不给警察当局提供来家巡访的机会。于是,在鲁菲娜的同意下,他安排后者佯装离开科尔多瓦,继续赶路。一天,天刚擦黑,牵来了骡马,她和加拉依带上仆人和行李,为了遮人耳目,踏上了去马德里的路。大约走了四分之一

莱瓜^①的路程，便返回科尔多瓦，朝别墅方向走去。那儿离市区大约有两个石弩射程远。奥克达维奥·费路奇先生已经准备好丰盛晚宴，坐等恭候。席间，气氛欢快，热内亚多情郎更为公开地表露出了爱慕之心。他已经四十开外，身材高大，衣着简朴，两年前丧妻，曾有过三个孩子，但没有一个活下来。他的生意无所不包，各地商人，包括科尔多瓦的和附近几座城市的，经常到他家来洽谈生意。他有一个庞大的销售网。他这个人有些贪婪，如果讲起这方面的事情，有说不完的话。他很有钱，家存现金两万五千埃斯库多，放的贷就更多了，达到五万。除了生意之外，他很喜欢读书，以前曾在意大利的帕维亚和波洛尼亚攻读学业。只是为了落叶归根和继承一位哥哥的财产才返回西班牙，在科尔多瓦和一位经常选购他商品的商人的女儿结了婚。这样，他便在这个城市住了下来。

这个人将是我们这部小说的一位主要人物。他现在爱上了鲁菲娜，把别墅让出来供她养病，他这样做是想获得她的爱。一句话，他不想放弃这块肥肉。他太爱这个女人了。加拉依一再叮咛鲁菲娜，他们可以从热内亚这只大鸟身上拔下许多羽毛来，这是命运之神赐给的良机；她不能有悖于加拉依，想尽一切办法抓住这个良机，不放过任何捞到钱的机会。

那天晚上，吃过晚饭天已经很晚了，各自回房间睡下。热内亚人本来打算回城里去，但是仆人说夜里不安全，正值捕抓犯纪士兵期间，许多士兵不安分守己。除此之外，附近有些年轻人趁机偷抢，可怜的士兵成了他们的替罪羊。这样，警察加

① 西班牙里程单位，一莱瓜约合十一华里。

强了夜间巡逻，监视真正的作案人，严惩不贷。

热内亚人留了下来，因为这正中他的意。那一夜，他根本没有合眼，处心积虑地想着以尽可能少的代价逼那位女客人就范，或者说，心甘情愿地投入他的怀抱。他想了好几个法子，其中有一个简单易行；不过，他不想那样做。当今，不掏腰包而得到爱情，那可是一大奇迹了。

天终于亮了。他打发仆人去请病人用餐。那时，她已经起来了。对此，热内亚人感到很惊奇，他走进客人的房间想责怪她不该起得那样早，同时也想顺便看看鲁菲娜的貌美是否因为化了妆的缘故。她正在梳理头发，一头深栗色秀发漂亮极了。热内亚人赞颂上帝给了她如此秀美的头发；而当她分开发绺回答他的话时，他发现俊俏的面孔和昨晚入睡时一样动人，谁见了不动心呀！她的美没有半点虚假，而是真正的自然之美。这是最能燃起男人情火的。

鲁菲娜很少使用香水、化妆品、白粉、油膏和其它类似东西，而一般女人都用各种化妆品，从而青春的俊美维持不了几年，很快变成老嫗一个了。鲁菲娜是清水洗脸，红朴朴的脸蛋好像抹了胭脂一样。热内亚人问她想不想到他的花园看看；她很重视他的关怀。她为了不表现出有负于他的好意——她是一直这样做的——，还没有把头发梳拢好就想到花园去。奥克达维奥兴冲冲地陪着她。有时路不好走，他竟然伸手搀扶；她呢，也就顺势拉起他的胳膊，饶有兴味地看了花园。这时，太阳热了起来，他们回到房间里；吃过饭后，聊了一会儿天，她说想看看整个房子。热内亚多情郎带着她走了一遭儿。每个房间都挂着精美的绘画和考究的意大利窗帘，还有各种式样的写

字台、睡床和昂贵的床幔。可以说,那儿的家具一应俱全。看过房间之后,仆人打开一间奇异的祈祷室,里面挂着许多罗马宗教绘画,都是无价之宝,还有银制和木制圣像,点缀着各种饰物。镀金书柜里摆放着各类书籍。加拉依猎奇,又是个读书人,他细心地查看所有书籍的题名。屋角一只柜子里,有些书装帧得十分别致,但是没有书名。他打开一本,看到作者是阿尔纳多·德·维利亚诺瓦^①,旁边是帕拉塞索^②、罗西诺、阿尔金多^③和莱蒙托·路利略^④。热内亚人看到加拉依那样仔细地查看,便问道:

“加拉依先生,您那样认真仔细,在看什么呀?”

“这里简直是炼金术士的大学校。您这样完好地珍藏着这类书,一定对炼金术有深入研究吧?”他说。

“我有时过来翻翻,”热内亚人说。“您看过这些书?”

“我几乎把这辈子的全部时光都倾注在了这些书上,”加拉依说。

“那么,您一定是位伟大的炼金丹术士了,”奥克达维奥说。

“不敢当,不敢当,”加拉依说,“以后找时间谈这个吧。我只知道,除了这些书外,我还研读别的化学家的著作,对阿维

^① 阿尔纳多·德·维利亚诺瓦(1240—1311),阿拉贡国王彼得罗二世的御医。

^② 帕拉塞索,生于1493年,炼金和炼丹术士。

^③ 阿尔金多,公元八世纪人,精通数学、医学、哲学和星象学。

^④ 莱蒙托·路利略(1235—1315),海梅一世侍臣,著作甚多,涉及哲学、医学、数学、化学、航海、天文、神学等。

森纳^①、大阿尔伯特^②、希尔吉德斯^③、谢尔沃^④、皮塔戈拉^⑤也略知一二,还读过《加利德的秘密》、《梅林寓言集》^⑥和《三大诺言》,还有其它许多手抄或印刷书籍。”

“我这里只是没有手抄本,”热内亚人说,“别的一应俱全。但是,我很高兴您也研究我如此喜爱的化学。”

“对化学我十分精通,”加拉依说,他在心里想着以后要干的勾当,“但是,如果我告诉您一件事,您非吃惊不可。”他咬着热内亚人的耳根低声说,“我的侄女,虽然没有学过拉丁文,但是和我知道的一样多。所有实用的东西,天下没有一个人比她做得快。您很快会看到事实将证明这一点。不过,您现在千万别对她提起这个,她很敏感。”

加拉依只能选择这条路骗骗狡猾的热内亚人,他是那样贪婪,恨不得一下子弄到点金石,让金子和银子像泉水一样流出来。想到堆积如山的黄金和白银,心里乐滋滋的。孰不知,多少人为此落得人财两空呀!

在加拉依和奥克达维奥谈话时,鲁菲娜正饶有兴趣地翻阅着消遣书籍,这类书热内亚人可真有不少。她偶尔也听到一点那两个男人有关化学的谈话,看到加拉依谈起她时奥克达维奥喜上眉梢。加拉依学过点金术,并且为了研究这种对所有人来说都十分神秘的点金术付出过代价。时至今日,没有一个

① 阿维森纳,即阿拉伯人伊本·西拿。中世纪时,西欧人将他的名字拉丁化。他擅长医学,哲学和文学。

② 大阿尔伯特(1193—1280),中世纪德意志经院哲学家、神学家。

③ 传说人物,据说终身寻找点金石。

④ 传说人物,据说终身寻找点金石。

⑤ 皮塔戈拉,古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

⑥ 梅林,相传是英国六世纪传奇人物。

人能讲清楚这种天方夜谭式的东西。加拉依有过痛苦教训，而且损失过一点钱。他现在想从尚被点金术蒙在鼓里的热内亚人身上把钱捞回来。热内亚人呢，听了加拉依的话以后，信以为真，好像世界一下子成了他的私有财产。他对加拉依说，如果做点金试验的话，他可以把别墅里的一切献出来；他还带领加拉依去一间偏僻房间参观，那儿有燃烧炉、蒸馏器、烧瓶和坩埚；一句话，化学家使用的器皿应有尽有，还有一大堆煤炭。加拉依发现戏弄热内亚人已经有了一半成功把握，其最重要的理由是此人标榜博览群书，不过对点金术知之甚少。说真的，他如果知道一二的话，加拉依根本不可能如愿以偿。他们暂且说到这里，尽管热内亚人舍不得中止谈话。

他们到楼下一间窗户开向花园最美丽部分的房间里，那儿已经摆好桌子；几个人各就各位，开心地吃起饭来。饭后，加拉依借口困了，想睡一会儿午觉，离开了那里，让热内亚人和鲁菲娜单独呆在一起。热内亚人借机向鲁菲娜敞开了心扉，说把自己所有东西拿出来供她使用。她感谢他的好意，露出一副笑脸，让他燃起一点希望之火。鲁菲娜先前看到楼上房间有把竖琴，便请热内亚人拿下来，她要弹几支曲子。热内亚人听说她会弹竖琴，心中乐开了花，立刻叫仆人把琴拿来，还说他死去的妻子也弹得十分优美。前几天请朋友来别墅吃饭时补上了几根新弦。拿来了琴，鲁菲娜很快调好音，看来她是一位优秀琴手。热内亚人看到她弹得极为娴熟，惊奇和羡慕之情油然而生。

为了更引他上钩，她用自己的好嗓子唱起了歌：

两孔清泉
玻璃一样，
流在肥美的草原
忽而接近，忽而疏远。
一群小鸟
宁静中求欢，
树木飒飒作响
欢迎它们嬉戏身边。
里沙多仔细欣赏
亲密的友谊万年长，
他觉得受到歧视
七弦琴永远相伴。
啊，甜蜜的生活
爱如帛如棉
只有幸福，没有嫉妒，
和睦坚贞。
清泉，友谊的使者，
贝莉莎到草原；
你要引导她忘掉痛苦
平静的心灵永远燃着爱的火焰。

听到鲁菲娜那甜蜜优美的歌声，奥克达维奥这个多情郎更加神魂颠倒了，对她的优美歌喉和娴熟琴声赞不绝口。他那是在向她表达自己的爱，每个人的爱都具有独特情趣。鲁菲娜面色绯红，佯装羞涩地说：

“奥克达维奥先生，我是专门为您而弹唱的。我的感情不会付之东流，请恕我胆大包天，竟然在一位曾经听过比我的歌声优美百倍的人的面前现丑。”

“您的歌声无与伦比，”奥克达维奥说，“您太谦虚了，谦虚得都有些自毁了。姑娘，您应该珍惜慷慨的上帝给予您的东西，您应该尊重自己以不辜负上帝的恩赐。我在科尔多瓦决不是无名之辈，年轻时也学过唱歌，只是舌头不听使唤，西班牙歌唱不好；意大利的嘛，还凑合，并且可以用琴给自己伴奏，我是个弹琴能手。”

这时，他看到鲁菲娜要放下七弦琴，便请她再唱一个。于是，鲁菲娜又唱道：

贝蒂斯河水清凉，
花开两岸大地变样；
森林绿茵茵，
大自然画卷长又长。
爱神木树冠上，
小鸟奏出和谐乐章；
它们在情谈，
畅叙爱的理想。
格洛莉走出她的闺房，
来到田野上；
她是少女的骄傲，
天下第一漂亮。
河水停止流淌，

鲜花更加开放；
清风停息，
小鸟又开始甜蜜地歌唱。
牧羊人，
快走，躲藏；
格洛莉把脚踏在田野上，
爱的眼睛使一切黯淡无光。

热内亚人奥克达维奥对他所钟爱的鲁菲娜又是一阵夸奖，她听了以后，露出一副感激表情。他想让她睡一会儿午觉，休息一下。他离开鲁菲娜，到楼上去，也想躺一会儿。

在奥克达维奥和鲁菲娜以为加拉依在睡觉时，他已经想好了从热内亚人身上什么地方下手。这时，他听到奥克达维奥上楼回房间休息，便跑出自己房间，直奔他的所谓侄女的房间。他向她讲述了他拟就的准备对奥克达维奥实施的计谋，即用此人朝思暮想的化学科学做掩护，谎称帮助他实现梦寐以求的贪婪妄想。这样，让他以为“学会”了点金术——不知多少人在这条船上淹死在大海里——以后，就会觉得自己家里的东西都可以变成黄澄澄的金子。有这种点金术，克列索^①也得一贫如洗，米达斯变成乞丐的。

加拉依和鲁菲娜密谋了好久，对许多事情却策划得万无一失，奥克达维奥必将乖乖地上当受骗。他还提醒说，他对热内亚人说过，她精通点金术，由此后者至少认为她了解点金

^① 克列索是小亚细亚一古国的最后一位国王，公元前 560 年至公元前 546 年在位，在帕克托河淘金致富。

术，并且会实际操作。鲁菲娜思想上有了全面准备。为了开始实施行骗计划，加拉依要鲁菲娜从她的金项链——那是离开塞维利亚时买的——取下几环儿来；项链很长，他只要几环儿就可以开始做准备工作了。加拉依拿上那几环儿跑到城里，找到一家首饰作坊，把金子熔化以后制成一根小棒儿。他拿着这根小棒立即返回别墅来见奥克达维奥，那时他正在睡觉，仿佛心中的情火已经熄灭。于是，加拉依先去找鲁菲娜，把想法告诉她；随后又去见奥克达维奥，谈起了与点金术有关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加拉依总是往这个话题上引，想让热内亚人主动提出点金。他的贪心是那样强烈，还没有谈上十分钟，便接触到了正题。这样，加拉依便海阔开空地讲了起来，仿佛他做过那种骗术，同时像所有这类专家那样用手托着脑袋思索着。奥克达维奥看到他一切准备就绪，又惊又喜；他早就想找这么一个助手了。他现在听加拉依滔滔不绝地讲着，认定他比自己要有本事。奥克达维奥把想法告诉了加拉依。加拉依为了取得热内亚人的信任，早些实施他的计划，于是对他说：如果用别的金属，炼金更容易些；还说，他可以表演一下。奥克达维奥喜出望外，要求加拉依立刻炼金。加拉依问热内亚人别墅里有没有煤，后者回答说不但有，而且要多少有多少；他恨不得马上炼出点金石来。

他们两人上楼，走进先前看过的炼金房。加拉依看到那儿有炉灶、坩埚、蒸馏器和其它化学工具，于是说道：

“我们眼下需要的东西，这儿都有了，主要是坩埚。”

他叫人把火送上来，将一点黄铜放进一个坩埚里熔化，不一会儿就变成铜水了。热内亚人对此看得真真切切。加拉依

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里面有张纸包着粉状东西；他说这种东西十分重要。他把粉末撒在坩埚里，然后把坩埚拿到窗户前面，不等热内亚人看见就急速地将铜水从窗户倒了出去，而把那根小金棒放进去，盖好，说必须过半个小时才能揭开。他们两个人聊起天来，话题都集中在热内亚人盼望得到点金石上。他的贪心是那样重，好像学会了点金术，世界就是他的了。

这时，加拉依看到到了向贪婪的热内亚人展示他的成功的时候了，于是揭开坩埚盖子，取出小金棒，拿给奥克达维奥看。他立刻高兴得疯了似的，不过，他不敢相信那是真金。他把自己的疑虑讲给了加拉依。加拉依把小金棒递给他看，还让他拿给金匠鉴定真假。奥克达维奥想证实一下，于是离开别墅跑到城里，结果确认是真金，重量达二十二克拉。他乐滋滋地回了来。在热内亚人去城里时，加拉依并没有闲着，他叮嘱鲁菲娜下一步该怎样做。

三个人谈了一会儿炼金的事。此刻，奥克达维奥与其说情火熊熊，毋宁说贪心浓重，他想第二天就用点金石做试验，答应重奖加拉依，他不惜一切代价，哪怕一万埃斯库多呢。加拉依很狡猾，早就想好了要实实在在地嘲弄一下热内亚人。他听完后者说的话，说道：

“奥克达维奥先生，我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可以说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现在都土埋半截了。我完全可以用这点技艺像西班牙大富豪那样安度余生。做这种事，我不费吹灰之力，因为我不知道做过多少次了。我没有儿女，只有侄女鲁菲娜才能继承我的不算多但也不能说少的家产。有了这笔家产，加上从她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财产，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和

她的前夫——他是安达卢西亚的一位贵族——一样重要的人物结婚。她无意追求更多的财产。您看见了，有我这样的点金术，随便她要什么，我都可以满足。我之所以不用点金术，是有些说道的，我想进给您听听。全西班牙都知道，除了我之外没有一个人精通化学，据说国王都对我有所闻。到处都求我，但我感到安慰的是谁也找不到我，很多人以为我去了英国。我之所以连国王赐予的最高荣誉都拒绝接受，并不是因为我是圣人，鄙视人间烟云，而是出于公德观念。就是说，如果终生失去人身自由，套上荣誉的枷锁，高贵称号呀，优厚待遇呀，又有什么用。我要对您说的是：今天，国王四处应付战争，战争和救济平民都需要巨额开支；他不仅必须使用皇家俸禄和舰队从西印度群岛运来的物资，而且还要设法得到臣民的帮助。所以，我如果被那些四处寻找我的人找到，非把我一辈子关在监牢一样的城堡里不可，因为他们知道我可以用点金术帮助解决巨额开支问题。这样，我就得为增加国王财富，维护他的权力而夜以继日地干。如果做一次两次，还可以；但人心是贪得无厌的，财富堆成山，也不会嫌多，越多越好。奥克达维奥先生，我就是因为这些原由才到处躲藏的。我把就是我弟弟活着也不会向他表演的技艺向您做了表演，因为我相信您是个大好人，会为我保守秘密的。您千万不要失掉这个大好机会呀！”

奥克达维奥感谢加拉依对他表现出的情谊，他是那样高兴，竟然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羡慕他。他回答加拉依说，他做得很对，情况确实那样，担心他为别的国王效劳，一定不会给他活动的自由。他还说，现在隐名埋姓也是应该的。奥克达维奥还言不由衷地说，他非常敬重加拉依，愿意为他效劳，并且

把家产献出来,从那天起家中的一切都是他的。但是,他提出一个要求,加拉依既然已经开始演示点金术,就在离开科尔多瓦之前把这个秘密教授给他好了。加拉依一口答应下来,他说像黄金这种珍贵的东西,只能用黄金样的东西换取;也就是说,制造点金石的花销是巨大的;如果分享所得的话,他乐意传授点金术。

热内亚人当然求之不得,答应花销多少都在所不惜。加拉依要鲁菲娜做助手,因为她从他那儿学到了一点儿这方面的技艺;不,而是学到了“很多”。

他们商定两天之内“开工”。加拉依提出“神丹”^①主要是把汞凝固起来,凝固剂有乌头草、硼砂、毒芹、十字草、人尿、用芦荟粉蒸馏的黄发男童的大便、鸦片浸液、蟾蜍膏、砒、硝石或者天然盐。他想用黄发男童的尿。这种东西比其它凝固剂容易找到。他让奥克达维奥快些找来。奥克达维奥答应立刻去找,同时交给加拉依五百埃斯库多,购买其它必需品。热内亚人之所以这样慷慨解囊,出于两种考虑:一是盼望得到更多的钱财,为此他不知朝思暮想了多久;二是和鲁菲娜拉上关系,他认为娶她为妻等于把加拉依也弄到了手,这样就要什么有什么了。他想尽快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加拉依。于是,当天吃过晚饭以后,就把他拉到菜园里,前前后后说了一遍。加拉依觉得从这件事下手能够更好地实现他的计划。他说这个想法很好,侄女如果和他结婚将是她的福分。不过,眼下还不能结婚,因为结婚必须得到罗马的允许。原来,鲁菲娜丧夫之后,很

① 即点金石。

想解除教会订下的终身婚约，进修道院；为此，不久前请人写了呈诉，请教皇同意她的要求。而现在她去马德里是向一个大人物收租的，此人依仗权势已经六年没有支付租子了。加拉依答应奥克达维奥，罗马教皇的免除婚约的命令下来以后，他将考虑她的婚事；他说什么，侄女都言听计从。听了这番话，奥克达维奥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而加拉依从那天晚上开始则成了他家产的主人了。

这样，一场嘲弄热内亚人的闹剧便拉了序幕。加拉依买了几样说是对奥克达维奥十分重要的东西，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他又准备了新的炉灶、坩埚和蒸馏器，说是原来那些已经不能使用。在加拉依购买点金术所用的器皿时，我们的热内亚人四处寻找黄发男童的尿。真是费了不少周折，最后花钱——钱是万能的嘛——才买到，因为孩子的母亲担心用尿去搞魔法，坚持多付给她钱。加拉依有意拖延“开工”，想寻找机会打劫奥克达维奥，并且为此买了两匹骏马，供逃离科尔多瓦时骑用。他把马托付给别人秘密饲养着。

他当着热内亚人的面在炉灶上配制各种溶液。他买了一点黄铜、青铜和汞、各种盐类以及化学家使用的其它剂料；点燃灶火，让逐渐添加上去的配料慢慢熔化。他根本不顾用料的比例，一心想骗过不惜花大钱、希望立刻看到成果的热内亚人。说到爱情，奥克达维奥认为事情进展顺利，因为他提出结婚一事以后，鲁菲娜——她是想尽快实施骗局——背着加拉依对他做出一些亲昵举动，虽然还不算越轨。对此，奥克达维奥喜出望外，更加大手大脚地花钱了。

这时，奥克达维奥突然接到一张票据，要他在二十天之内

付款。祸不单行，国外的生意又不景气。他担心不顺利解决这些事的话，会有损自己的声誉。但是，为了预防意外，他也采取了所有生意人破产时所采取的应急措施，即保护自己的财产，以备将来安全转移。我们这位热内亚人感到自己彻底破产了，不过，他做了安排，以防万一。这是我们的鲁菲娜和加拉依求之不得的。

加拉依以热内亚人——他已经得到此人的完全信任——的名义藏起一些珠宝首饰和现金。看管人得到通知说，除了他们两个人以外，不能交给任何人。他还将一部分东西拿到别墅来，当着鲁菲娜的面藏到一个秘密地方。这个地方是那样保险，外人决不会发现。

加拉依仍然一本正经地继续熔化工作，宣称二十天之内熔化结束以后，就可以得到大量黄金了。奥克达维奥心中充满了希望，家中有了金子，就会把窟窿补上了。据加拉依计算，他买化学剂料一共花了一千多埃斯库多。其实，实际开支还不到五百雷阿尔。那当口儿，奥克达维奥要到安杜哈尔去见他的代理商，商议如何对付迫在眉睫的破产危险。临走时，他把家交给了加拉依。这不是把肥肉送给饿狼嘛！加拉依看到朝夕盼望的机会到了，迫不及待地把藏起来的首饰和现金拿了出来，又把别墅里的贵重东西洗劫一空。鲁菲娜和加拉依丢下炉灶和蒸馏器。实际上，他们用热内亚人的钱为自己炼出了“点金石”。

他们乘奥克达维奥的仆人熟睡之机跨上马，直奔马拉加。加拉依对这条路很熟悉。他们带着价值六千多埃斯库多的首饰和现金，走了一整夜。临行前，他们把炉灶、坩埚和蒸馏器等

摆放得好好的，桌子上放了张纸，上面是加拉依写的诗。他也想得出来，那是为了好好嘲弄一下奥克达维奥。我们说过，他们是半夜时分骑上马，上路的；他们不走大道走小路。可以说，趁人之危发了大财。我们先让他们继续赶路，回过头来说说奥克达维奥。

奥克达维奥在安杜哈尔过了两夜便赶了回来，心绪不好，因为事情谈得不顺利，代理商没有办法在那种情况下避免生意破产。不过，我们这位热内亚人感到欣慰的是，加拉依给他带来了希望。把点金石炼出来，就什么都解决了，他一夜间就会变成大富翁。化学或者说幻想使他变成了瞎子。他回到别墅时，天已经黑透了，只看见他留下的陪伴加拉依和鲁菲娜的那个仆人，其他人都去了科尔多瓦。仆人一副苦脸。到了楼上，他仍然愁容满面，因为他没有看见他们离开别墅。他们让他睡觉以后，把他的房门锁了起来；门锁得那样严，今天中午才“破门而出”。主仆二人四处察看，发现箱子都打开着，钱已经不见了。这还不是奥克达维奥最担心的，他害怕加拉依把手伸进他的金库。他回房间躺下时，把灯放在桌子上，正好发现那张纸；他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首歌谣：

炼金术士虽然愚蠢，
可他们的心比富翁还贪婪，
你处心积虑，
想把家产翻番。
点金石
你是那样想拿手间，

把破铜烂铁
变成黄金万两，留在身边。
博士加拉依
有过痛苦经验，
在古老化学世界里
上当受骗。
阿尔纳多、谢尔沃和罗西诺，
帕拉塞索、莫里思托也曾炼；
莱蒙托、阿维森纳、阿尔金多，
还有其他许多人行动在先。
有名的，博学的，
幻想没有实现；
烧光了眉毛，
还不知道金子在哪边！
翻开他们大作，
事情一目了然；
书前书后，
谎言，谎言。
可惜，可惜，
白白花了那么多时间，
现在恍然大悟，
不该那样疯癫。
我在这门学问里，
悟出道理万万千千；
最重要的是离开它远远的，

这太危险，危险；
谁要执迷不悟，
继续留在这个迷宫里面，
一定落得人财两空，
这是我的忠告之言。
轻信他人的人哟，
脑子残缺不全；
人们嘲弄你，
你应该理智地查检。
你的想法有何基础？
那种异想为何出现？
杂七杂八东西混在一起，
哪能生出黄金一点。
太阳之子驶向西班牙，
那是印第安人的心愿；
难道屎呀尿呀
能为他们生出黄金几两几钱？
毒芹，有毒植物，
还有鸦片，
能变成
世界上最贵重的金属之源？
砷和熊油
也会成为
生产黄金的不枯之泉？
你没看到这是疯狂？

如果你想弄清楚
这些从未说过的词汇内涵，
请去询问它们的作者，
不过没有一个人其说自圆。
他们夜以继日地钻研，
你没看见
最终得到几个钱？
你应该知道事实真相，
你盲目坚持己见，
都怪经院哲学
把你拖到地狱边。
俄狄甫斯^①
是未知数的牺牲品；
落到深渊之底，
想不想迷途知返？
你如果相信
我们祖先的正确断言，
化学是一门重要科学，
能使新的东西出现，
他们远远离开加利皮诺^②

① 俄狄甫斯是古希腊传说人物。神曾经预测他杀父娶母。出生后被父遗弃山崖下，被一牧人救起。长大后无意之中杀死亲生之父。后来被底比斯人拥为王，娶前王之妻，生子女四人。后来，全国瘟疫流行。神谕必须除去杀死前王的罪人才能消灭。他追究原因，才知道自己杀父娶母。母知道后自缢。他本人刺瞎双眼，流浪而死。

② 加利皮诺(1440—1511)，意大利人，曾编辑出版拉丁文词典，具有百科全书特点。后来，其他人编辑的拉丁文词典，也通称“加利皮诺”词典。

难道看不见？
那些词汇
是为了使你更加疯癫。
粉末、石块、物体、黏膏，
点金石，还有其它名称在里边，
奇怪不奇怪？
黄金就是它们转换。
转换、转换，
这种实验
是狂妄，
是疯癫！
说得确切些，
这就是让你去做的第一点。
那些稀奇古怪的词
你没有发现？
浓稠、稀薄、魔鬼、尖角，
固定、易变、简单，
形状、物质、纯净，
纯洁、混杂、坚硬、柔软。
熔化的东西
绿矾、黄铜——包揽，
带磁的，含铁的，粉状的，
地上的，地下的，——出现。
还有盐类，
被称为“经典”；

蛙油，硼砂；
凝固剂，硫酸盐；
水银，它们的基础，
它们的关键。
汞，空气，
化合在后，分解在前；
白银，像月亮、女王一样重要，
熔化，最为明显，
煅烧，也不可缺少，
这是假说，还需检验。
你们利用那些东西，
总是在坩埚中间转，
还要全神贯注
钵、风箱、炉灶火焰；
过水、研白、筛选，
烧干、提纯、玻璃器件，
蒸馏器、大锅、小锅，
火候，砂锅、瓦盆在一边。
脏污，烟熏、
火烧，一副黑脸；
一张张面孔，
像硫酸喷溅。
蠢人做蠢事，
道路不平坦，
历尽沧桑，

我看很危险。
失去理智，
在未知数中寻找金钱。
葬送庄园，
损失家产；
流落街头的乞丐，
语法学家，诗人，
还要比你们富一点儿；
他们虽然不是富翁，
但是你们更可怜，
没头没脑，
没地没天，
盲人瞎马唐突向前。
你，奥克达维奥，
你的爱情，你的贪婪，
使你上当受骗，
幻想不能实现。
写下这段文字的人，
他了了心愿。
他的话不可信，
他来偷你的钱。
哪里有点金术？
石头怎样变成金项链？
那是骗你，
爱情也是乱造胡编。

我如愿以偿，
姑娘也不一般；
她伪装献出爱，
其实把你欺骗。
炉灶在那里，
还有蒸馏器、玻璃器件。
至于首饰黄金，
请允许我带在身边。
如果你觉得可以，
不妨找个傻子骗骗，
在他身上找回所失，
因为我们使你没了一文钱。
你若想找回你的钱，
比上天还难。
你永远，永远，
永远看不见。

上当受骗的热内亚人很快读完他的那两个逃跑客人留下的嘲讽诗句；他立刻明白了是他们偷走了他的钱。但是，到哪儿去找他们呀！那一夜他是怎样度过的呀！细心的读者完全可以想象到眼看就要破产而又无力摆脱这种命运的热内亚人该是多么痛苦呀！他还抱一线希望：能在科尔多瓦看到他所珍藏的东西原封不动地保存着，或者在那儿找到偷他钱的那两个人。他在床上辗转反侧，这并不是因为失去了鲁菲娜的爱，钱都丢了，还有什么爱呀！而是因为那个狡诈的骗子骗了他，

从而落得“人财两空”。他诅咒那个骗子在炼金术上做了手脚，嘲弄他。

天刚放亮，他就起来了，火速往城里奔。到了存放他家钱物的那个地方，劈头就问保管人：加拉依来过没有？回答说来过了，并且把存放在他那里的钱物全部拿走了。他以前曾经叮嘱过，加拉依来，可以把钱物交给他。热内亚人是那样绝望，差一点悲痛地死去。他一副苦脸，保管人如果不知道原委的话，还以为他变疯了呢。他再三劝他，并且给他出主意，尽快找到那两个罪犯。他花钱雇了几个警察分头搜寻。可是，加拉依和鲁菲娜走的路是那样神奇，根本看不到他们的踪影。警察一个个返回科尔多瓦向他伸手要工钱。这样，他被盗以后又白白花掉不少钱。

他自己又在全城找了一遍，仍然一无所获。这时，他再次接到催帐的票据。热内亚人为了躲避，只好立刻离开科尔多瓦，回他的老家去，从而保住家产，让他的债权人落得两手空空，什么借款呀，信贷呀，见鬼去吧。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样可以一了百了。

第三部

加拉依和鲁菲娜沿着人迹稀少的小路大步行走，一连两个晚上没有在任何镇子上借宿过夜。那是担心被警察发现，因为上当受骗的热内亚人一定会派人四处搜寻他们的。最后，他们稍稍镇定了些，有时也在某个镇子上停留一会儿，但都是化了妆的。加拉依想吃点东西，填饱肚子。不过，他们仍然在野地里过夜。那时正值春季，天气尚好。

一天傍晚，太阳快落山时，他们来到一片林子。天阴得很厉害，雷声滚滚，一个接一个，他们害怕被雨淋，被雹砸，找到一处枝叶密集的地方躲了起来。果然，不一会儿便下起雨来，雨点夹着雹子。那时，还有几个人也在林子里避雨，离这两个在逃犯很近。加拉

依听到说话声，用几根树枝挡雨，偷偷地溜到那几个人避雨地方附近。原来，那儿有三个人。加拉依刚凑过去，就听见一个人说：

“如果今晚这雨停不下来，我们的事可就麻烦了。雨这么大，什么也干不成。”

“这样下去，”一个人说，“帮助我们行窃的隐士一定等得不耐烦了。”

“他是个走遍天下难找的人，”第三个人说，“有他的隐士外衣做掩护，我们行窃的事好办多了。他真有两下子，把那些将山庙交给他看管的人的心都降服了。”

“他伪装得很巧妙，谁也看不出来，”第一个人说。“那一带人都说他德高望重，其实，他是当地最大的盗窃犯。”

“我认识他已经有十二年了，”第二个人说。“他很有手腕，也很走运，十二年来从来没有被逮住过，而好多人第一次下水就被发现，受到惩罚。”

“他是干我们这种行当的人的保护伞。他在山庙下面挖了个洞，我们偷来的东西都保存在那里，安全可靠，”另一个人说。“前天那一次，堪称这个地方的最大一宗盗窃案子了。我们从腊肉商那儿偷来一千五百多埃斯库多金币。”

“再有几个一千五百埃斯库多，我也不嫌多，”第一个人说。“今天夜里雨停了，我们可要走大运了。”

接着，他们开始议论如何行窃的法子。加拉依听得真真切切，一个字也没有漏掉。他对那一带很熟悉，了如指掌。当然，他知道那个隐士是谁了；他也把这个隐士看做大圣人，根本没有想到他会干那种事，也没想到山庙竟然是盗贼的窝点。

加拉依回到原处，把从盗贼那儿听来的话一一讲给了鲁菲娜。他们一动不动地呆在那儿，也希望两匹马不弄出声响来。不然，被那几个人发现，把他们身上的财宝抢去，其收获要比去行窃得到的还多。还算万幸，命运之神保佑他们，两匹马非常安静。天晴了，三个盗贼上路准备行动去了。加拉依和鲁菲娜听到他们走远了以后，立刻向附近一家小店走去，在那儿过了夜，第二天又呆了一整天。他们两个人商量该怎么办；至于商量的结果，我们以后将要详细介绍。前天夜里从三个盗贼那儿听到的信息，促使他们产生了另外一个想法。两个人商定以后，便溜到山庙附近。那位隐士名叫格利斯宾，是位修士；以前，同伙们都叫他科斯梅·德·马尔哈加斯。

鲁菲娜对要做的事早就演习过了。这时，加拉依把她捆在山庙附近一个山岗的树干上；然后，她高声喊叫起来：

“谁救救我这个不幸的女人哟！我快被弄死了，救命呀！老天，可怜可怜我呀，快来人哪，为我这个无辜的女人报仇呀！”

加拉依呢，也在扮演着他的角色：

“你喊什么，不会有人来救你的！你的时间不多了，快祈求上帝保佑吧！我把你捆在这棵树上，就是要用刀子把你的灵魂取出来！”

格利斯宾听到喊声，立刻辨别出那是一个女人。当时，山庙里只有他一个人；这也是巧合，因为一般情况下，夜里都有不三不四的人陪伴他。这个家伙抓起两支猎枪给自己壮胆。其实，这种东西对于胆子大的人来说并没有威慑作用。他一边向鲁菲娜和加拉依所在的地方走去，一边扣动一支猎枪的扳机。这一枪正合加拉依的意，因为他已经和鲁菲娜商量好，他要寻

机逃离那儿的。而这时，他便可以见机行事，逃之夭夭了。开枪了，谁不害怕呀！他马上骑上一匹马，牵上另一匹，急速逃离现场。

那时，一轮明月已经露出头。格利斯宾借着月光看见了鲁菲娜，她正佯装痛哭流涕，面部露出惊恐的焦虑表情。为了表演得更真切，当假隐士走到眼前时，她说：

“你跑哪儿去了，我的仇敌？听到猎枪响，你就没胆子杀死我了！你杀吧，我让你杀！不过，我可要告诉你，我根本没干过那种事，你却怪罪我；你这是在犯罪，老天一定惩罚你！”

这时，格利斯宾对她说：

“我不是您的仇敌，姑娘，我是来解除您痛苦，搭救您免遭杀害的。企图污辱您的那个家伙，跑哪儿去了？我是一个卑微的隐士，现在之所以拿起猎枪来，只是为了追捕污辱您的那个家伙。这是上帝让我应尽的义务。”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鲁菲娜从树干上解下来。鲁菲娜扑通一声跪在他的脚下，说：

“格利斯宾修士（她这时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老天有眼，让您来救我，这可是奇迹呀！作为隐士，把猎枪放在身边用来救助危难，这是老天的旨意呀！上帝会报答您的。我是一个弱女子，我没有别的东西报答您，只能感谢您的救命之恩。我哥哥错怪了我，一气之下想把我杀死。多亏了您，使我免遭一死。”

格利斯宾觉得这个女人还不错。他对女性从来都是另眼相看的，但是，他必须以谨慎和谦恭掩护自己的假隐士身份，所以没有说出甜言蜜语来。他假惺惺地对她说：

“您祈求老天报答我，我可不配呀！不过，我愿意尽一切努力，在这个隐居之地为上帝效劳。这次，上帝让我搭救您，摆脱生命危险。感谢上帝，危险已经过去了。我可以把寒舍让您过夜，如果愿意，在您的哥哥消气，你们达到谅解之前，就住在这里好了。我的想法很简单，仁爱和隐士身份要求我乐施好善。”

对于格利斯宾修士的好意，鲁菲娜又连声感谢，同时挤出几滴眼泪来。女人流出眼泪，还不容易！她接受了修士的建议，因为这对实施拟就的计划再重要不过了。于是，他们向山庙走去；修士对鲁菲娜很钟情，脑海里已经想入非非了。一路上，骗人姑娘装出疲惫不堪的样子，格利斯宾帮助她，有时甚至伸出胳膊搀扶她。他打开房门，两个人走进去。房间里有座台子，修士说是他睡觉的地方，还有一张小桌子，床头摆着耶稣蒙难像；脚下有具骷髅，笈具挂在附近的钉子上。

看到这一切，鲁菲娜颇为惊奇，后悔来到这里；因为这名副其实的寒舍和主人的简朴，与他们在林子里从三个盗贼那儿得到的信息毫无共同之处。格利斯宾看到她那副表情，便说道：

“这间房子是有些简陋了，今天就将就一下吧。不过，您有这个住处，还是不幸之中有幸，不应该那样沮丧。今天恰巧没人来做九日祭，平时常有信徒来，他们常常住在这儿。”

假隐士满嘴谎言，因为他早就问过鲁菲娜是不是马拉加人，她回答说不是。这样，他就敢胡编乱造了；他说那儿的床铺是为来做九日祭的人准备的。其实并非如此。他为了自己一个人睡得舒适而准备了许多柔软床垫和各种床单，而且不止

一张或两张床，因为常有秘密朋友来。床上用品和贵重首饰都保存在他偷偷挖掘的地下室里；盗贼偷来的东西也都窝藏在那儿。骗子让鲁菲娜稍等片刻，到地下室取来卧具，在离他卧室稍远的房间里准备了一张床。晚饭要比鲁菲娜想象的好，有时令水果，一锅香喷喷的菜肴，还有兔肉。格利斯宾说那是一位信徒留下的。鲁菲娜控制住自己的欢快天性，尽量少吃东西，装出没有胃口的样子，脸上也露出痛苦表情。那位修士呢，也装出肚子不饿的样子；如果心绪好，那点饭菜还不够他一个人吃的呢。但是，他必须学着鲁菲娜的样子，节食。可是，在整个用餐时间里，他都用眼睛盯看鲁菲娜。饭后像饭前一样，也免不了“感激”和“谢恩”一类的话。他们摘下简陋但十分洁净的餐巾之后，修士想让鲁菲娜讲一讲为什么她哥哥要杀死她。一来为了“感谢救命之恩”，二来也有义务把情况说一说，于是鲁菲娜说道：

“虽然一提起往事我就痛苦万分，但是您让我讲而我不讲的话，就太忘恩负义了。请您仔细听着，看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是阿尔梅利亚人，贵族出身，我们家在那座城市里居住好几代了。父母只有我和哥哥两个孩子，哥哥比我大一岁。父母去世时，我已经十五岁，出落个标致姑娘，模样嘛，您也看到了。很多小伙子追求我，想和我结婚。但是，我哥哥没有看上一个，他说他们都有不令人满意的地方，不是血统卑贱就是人品不好。所以，事情一直没有结果。我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哥哥想让我进一座修女院，我的两个姨妈也在那儿。其实，我早就看出来，因为两个姨妈也想让我当修女。我从来没有想过进修女院；所以，姨妈一直没有如愿以偿。这样，哥哥对我

总是没有好脸。这当口儿，一个从小离开阿尔梅利亚的绅士从佛兰德回了来。他在佛兰德服兵役，因有战功先是晋升为陆军上尉，接着又升为骑兵大尉。他想回家乡看看，首长准了假。他穿一身军装，显得十分威武。他有些地产，从离开家乡算起，已经积攒了不少地租。一天，他在教堂看见了我，问别人我是谁；他一见钟情，很快爱上了我，又是献殷勤又是写信。最后，我看她感情真挚，门当户对，人品也好，便想快些把事情定下来。于是，我对他也报以真情，让他到我家里来，反正他将来要做我的丈夫的。他来我家很安全，因为我哥哥长期有病，要死要活的。但愿他早些死去。死了，他就干涉不了我的事了！以前有个追求我的小伙子，看到一个初来乍到的人被我看中了，而且关系发展得很快，很是嫉妒。他跟踪他，监视他，从而发现他常常到我家来，而且很晚才离开。我从来没有得罪过这位追求者，可是他却想向我报仇，准备把我家里发生的事儿告诉我哥哥。一天，他去看我哥哥，哥哥一个人在家，他把看到的事全都讲给了他。

“当时，我哥哥的身体还挺得住，便经常从病床上爬起来，不久便证实了那个人讲的事。他只因为身体还很弱，不能马上报仇，等以后找机会。他对我看上那个大尉，心中很是恼火。他想，找谁也不能找他呀。原来他和大尉的哥哥发生过一件不愉快的事儿。两个人的关系一直不好。

“哥哥病好以后，发现大尉不呆在阿尔梅利亚了；其实，他是到首都办事去了。这时他便对我说，想带我到马拉加去看另一个做西斯特尔教派修女的姨妈。我信以为真，因为我不知道他发现了我和大尉的事儿，便高高兴兴地同意了。我很疼爱这

个姨妈，她为了回报我对她的爱，常常送些礼物给我。我们很快出发上了路，骑两匹马，带了两个仆人。走到这片林子时，他叫仆人到前面找住处。等来到您发现我的地方，天已经黑了下來，他一把把我拉下马，捆在大树上。您如果不及时赶来救我，我早就没命了。是那声猎枪把他吓跑了。让上帝报答您，我一辈子忘不了，是上帝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格利斯宾修士一再安慰他的这位女客人，并且许诺尽一切努力帮助她。那时，已经很晚了，两个人分别回到自己房间睡觉。格利斯宾深深地爱上了鲁菲娜，他要找机会把自己的想法暗示给她，而不让事情闹得满城风雨。鲁菲娜躺在说是为她准备的那张床上，格利斯宾则躺在另外一张不经常使用的床上，那儿的被褥很舒适。谁有福不享呀！

格利斯宾一夜未眠，心里一直想着如何向他的这位女客人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直到天色大白，附近田野的小鸟儿送来啾啾声时，还没有合眼。他起了床。过了一会儿，鲁菲娜也起了床，她走进山庙的教堂——从格利斯宾的住处可以走进去——里，看见修士跪在那里。他听到脚步声，便停止了祈祷——如果是在祈祷的话——，回过头来，一看是她。他有些不能自控，从昨天晚上开始他就爱上了她。鲁菲娜虚伪地跪下来，她跪了那么长时间并不是出自本意，因为她没有半点虔诚。她看到格利斯宾祈祷完毕，自己也停止不做了。

修士走到她面前，说：

“上帝哟，耶稣哟，但愿让这姑娘的身心都感到愉快，这是我的心愿呀！告诉我，上帝的造物，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睡得好吗？”

“有您关照，哪能睡得不好呀！不过，心情痛苦，总是睡不踏实。”

“对一个人来说，睡觉和吃饭一样重要，”格利斯宾说。“有上帝保佑，您会很快丢弃痛苦的，会快乐起来的！”

“上帝无限仁慈，我会这样的，”她说。

他们离开那里，来到一处朝向田野的地方坐下来。格利斯宾首先开腔说：

“说句老实话，当我看到一些男人好容易平静下来又被女人的美貌刺激得激动不已的时候，我是多少能够原谅他们的，因为人的感官在起作用，就是说，他们会被赏心悦目的东西所打动。上帝赐给我们的感官之一就是眼睛，用眼睛可以判断真正美色。我是在还没有邪念的那种年龄就离开了尘世。从那时候开始，我一直努力避免看到美女，我总觉得看到她们对我没有任何好处。我曾经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如果把注意力放在她们身上，我的心始终不得安宁。魔鬼用这种东西征服我们，使我们这些与魔鬼毫无关系的人变成魔鬼。

“这两天我一直想对您说，把您留下来做我的客人，这就是我的心愿。您的容貌是对灵魂的最大危险。您是那样漂亮，使人迷醉，使人神魂颠倒。我说出这些与穿教服的人身份不相配的话来，您不要见怪。我也是男人，现在干脆把教服放在一边，对您讲出心里话来。”

格利斯宾讲完这些话觉得有些羞涩。鲁菲娜的脸上也变得绯红。然而，这对她来说正是一个绝好机会，抓住它就能够实施自己的计划。机不可失，她顺势说道：

“尽管我算不上使男人忐忑不安的美女，但我承认，格利

斯宾修士，我同意您的看法。美的力量是那样强大，当我作为一个女人看到眼前有个漂亮东西时，也要惊愕不已的。所以，男人见到漂亮女人动情，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漂亮女人有一种力量能够征服他们。同样，远离尘世的男人发生这种事，我也理解，因为他们并没有完全摆脱人们的七情六欲，并没有变成‘完人’。您留我住下来，我感激不尽，同时又为惊动您感到不安。我多么想这个责任不在我的身上呀！不过，我现在所能做的是，让您好好休息一下，把您从因为留住我所造成的烦躁中解脱出来。如果您说的我身上那种有害东西有损于您的话，我愿意付出代价。如果不能做到等价，但至少向您表达一下我的同情。您因为过着孤独的隐居生活，所以断绝了与人世间的交往。但是，我仍然发现您身上有些东西会引起其他人注意的，他们将把您做为楷模。”

鲁菲娜把要讲的话都讲给了格利斯宾修士。后者听完她的话，心中很是高兴，于是鼓起勇气对她说，她的姿色具有那样强大的吸引力，自从她走进他的家门以后，他一直平静不下来，他深深地爱上了她。鲁菲娜任他怎么说好了，一点儿回避的意思也没有；那是男人特有的感情，应该原谅。她没有一口回绝，因为她觉得机会来了。由此，格利斯宾心里乐滋滋的。

鲁菲娜佯装身体不适，一连两天没有起床。男主人热情照顾。入夜，格利斯宾的狐朋狗友给他送来了他所需要的东西。

鲁菲娜渐渐地大起胆子来，在这隐居之地竟然同一个男人单独在一起。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了解他的思想，了解他的爱。如果说这个男人算是“完人”的话，是他表现得胆小如鼠。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个男人善良地爱上一个女人时，敢

于大胆地侮辱她。格利斯宾正是这样一个男人。他有一个有利条件，即鲁菲娜的哥哥如果不在马拉加，她一定对他言听计从的。然而，鲁菲娜觉得在那儿感到还不安全，因而心情不好，对他的每日的关照不可能给予什么回报。她这样做既可以使格利斯宾对她保持一定的距离，又给他一点希望以后得到她。他答应和他的伙伴一道想想办法，打听到她哥哥是否在马拉加。

那天夜里，格利斯宾的要好朋友，即那三个盗贼，带着不少赃物来到山庙。前一天晚上，也就是加拉依听到他们一边在林子里避雨一边讲话的那个晚上，他们没有捞到什么东西。第二天晚上，他们盗得两大包金光闪闪的杜布隆硬币，足有一千五百埃斯库多。格利斯宾本应该让在城里讨施舍的人家接应他们，但因为下雨没能去那里。他只派了一个仆人，叮嘱半夜里给他们开门。

这三个家伙来到格利斯宾藏着鲁菲娜的山庙里，格利斯宾把他们留了下来，没有过分担心他们的盗贼身份，因为他很信任鲁菲娜，她会帮助他的。他给三个人准备了晚饭。吃饭时，天南地北地聊得挺热闹。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放弃了学业，干起这种肮脏而又危险的勾当来，把自己的良民身世和品格抛在一边。只要他开腔，谈话没有不热烈的；对此，朋友们都感到很开心。这时，格利斯宾想更乐和乐和些，不像往常那样吃完饭就上床睡觉，便要这个人讲个故事听听。鲁菲娜呆在她的房间——比那三个人的房间还要靠里些——里，一直听着他们讲话。她发现格利斯宾给这些人当保护伞，很高兴。那个小伙子在大家的一再要求下，这样讲了起来。

第二个故事

蔬菜伯爵

堂彼得罗·奥斯索利奥—托莱多是一位贵族出身的绅士，家住在维利亚佛朗加·德尔·毕耶尔索，这个古老小镇同加利西亚王国接壤。他是和哥哥堂费尔南多·奥斯索利奥、一个妹妹——堂娜科斯坦莎——在家乡长大的。因为很早就失去了父母，他十五岁就走上了次子的为了糊口常常走的那条道路，去了佛兰德，在那儿打仗。由于在讨伐反叛的荷兰国王的战争中英勇杀敌，屡立战功，从开始的少尉军衔升到大尉。后来，他的声名大振，阿尔贝托大公^①殿下上书皇帝，授予他阿尔坎塔拉教服，一旦这个宗教军事组织的首领位子空缺下来，他将是第一个候选人。之后，他继续在那儿服役，直到战争结束。这时，他得知哥哥逝世的消息，便请假回家奔丧。哥哥丢下两个孩子，还有他的妹妹；他们都需要他留下来，前者应该有人保护，后者需要得到帮助。

堂彼得罗回到维利亚佛朗加时，妹妹离开那里已经半个月了；原来是一位孀居的姨妈把她接到巴利亚多利德。这里，当时是王宫所在地；姨妈想在百年之后把家产留给外甥女，让

^① 阿尔贝托大公(1539—1621)，德国皇帝马克西米利亚诺二世的儿子。

她结婚时做嫁妆。

堂彼得罗回到家乡，就着手处理已故哥哥的家产事宜。他把这些事安排得有了头绪，又把两个侄子寄养在一个年老的债务人家里之后，便想去巴利亚多利德看他妹妹。一切准备就绪，启程的前一天他经过维利亚佛朗加广场，看见几个人抬着两乘轿子向广场对面的客栈走去。前面轿子上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后面轿子坐着一位姑娘，她的容貌和装束迷住了所有目睹的人，堂彼得罗更是如此。他是那样为这位姑娘所倾倒，竟然身穿教服跟着轿子走了很远，并且直勾勾地看着姑娘，毫不顾及身边的人如何看待他。姑娘在客栈门口下了轿子。这时，他乘机更加仔细地看了她几眼，她不仅姿色超群，身段也苗条。于是，他越发爱上了她，简直有些神魂颠倒了，不打听到那个使他六神无主的姑娘是何许人也绝不会平静下来。这时，一个陪同姑娘的仆人正好从客栈出来向广场方向走去，他立刻追上去，彬彬有礼地同他搭话，问那位绅士是谁，到什么地方去；仆人很热情，对他说：

“先生，您问我的那位先生是我的主人，鲁道夫侯爵，是德国一位有名人物。他到西班牙来出任大使，是德皇的全权代表。他把女儿马加莉塔带来了，是让她和家住巴利亚多利德的外甥莱奥波尔多结婚的。鲁道夫先生很有风度，德高望重，年轻时周游过许多地方。这一次，他由四个仆人陪同着离开德国，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各地游览观光。到了西班牙以后，觉得这里气候宜人，人民热情好客，想在金碧辉煌的王宫里住些日子。国王对他非常热情，派仆人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可以说，在王宫里，慷慨大方和热情周到征服了他的心。他在德国

就安排了女儿和莱奥波尔多的婚事。我的主人被授予侯爵贵族称号，又被任命为驻西班牙大使；这样，他更加关心这门亲事了。德皇也希望这对年轻人早日成婚。我们来这里的路上遇上过坏天气，海上的狂风巨浪好几次差一点把我们吞没。侯爵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向上帝祈祷；他发誓，如果上帝让大西班牙保护神——他非常崇拜这位保护神——把他从危难中解救出来，一定去神殿朝拜圣体。

“我们到了巴利亚多利德以后，侯爵只休息了十五天——这期间，莱奥波尔多和马加莉塔订了婚——，便想到圣地亚哥去还愿。莱奥波尔多不打算和他一道去，他觉得同去不太合适；他留在巴利亚多利德等候将从罗马送来的批准文书，因为他和马加莉塔是表兄妹关系。

“对于您提的问题，我只能说这么多。”

堂彼得罗感谢这位仆人的介绍，并说如果有用得着他的地方，他愿意效劳。说完便离去了。

他们在广场边散步边谈话时，天已经黑了下来，由此，那位仆人没有看清楚堂彼得罗的面容特征，因为除了天色晚了以外，堂彼得罗还设法不让对方看清自己。这位多情的绅士听说姑娘都快结婚了，心中很是痛苦，一刻也安不下心来。

那天夜晚，他戴大口罩去看侯爵和侯爵女儿吃晚饭。客栈老板还很帮忙，给他安排的位子正好可以使他大饱眼福；其实，那是火上浇油。第二天，侯爵便离开了那里，堂彼得罗没有再看到侯爵女儿。因此，他思虑了一整夜，想出了个法子，他决定不再在侯爵、侯爵女儿和他们的仆人面前露面。

去圣地亚哥的路很难走，因为加利西亚王国多山，地势起

伏，每天的行程很短。由此，堂彼得罗估计侯爵二十天之内不可能返回，因为他还得在圣地亚哥住上几天才能上路。他安排好事情，告别好友去了朋费拉达。这个地方离王宫很近，只有四莱瓜远。他找了一家客栈，白天呆在房间里，不出门；夜晚出来也只是为了乘凉，而且举止十分谨慎，不和任何人交谈。但是，他和店主人来往很多，两个人很快成了好朋友，他把自己的想法透露给店主人一些。堂彼得罗有一个仆人，从离开维利亚佛朗加就一直在他身边。堂彼得罗对他是了解的：对主人忠耿耿，关怀备至；他对仆人呢，从来没有保留过自己的任何秘密和心事，没有一件事瞒着他。但是，这次例外，他什么也没有对仆人说。

仆名叫费利西亚诺。他意识到主人一定又有了心事，发现他常常失眠，有时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唉声叹气，辗转反侧；他不知道原因何在。再说，在朋费拉达，有什么令主人失眠的呢？在这儿，无论白天还是夜晚，他从来没有离开主人一步；他想，一颗悲痛的心不可能对接触的人长期掩饰自己的感情，其言行应该道出它的痛苦，从而透露出痛苦的原由来。而堂彼得罗却和这种常情毫无共同之处。主人心中有什么焦虑，夜深人静的时候该向仆人讲一讲呀！费利西亚诺很想知道一二，有时夜里干脆不睡觉，偷偷地用耳朵听主人的动静。一天，他实在忍受不了主人的缄默了，借着两个人单独呆在一起的机会，对主人说道：

“老爷，我从来没有想到你对我这样守口如瓶，把痛苦埋在心里。可是，我一直是你的秘密的档案库，为你筹谋划策。我很想不通，你现在心神不宁，忍受着爱情的痛苦，而又不对我

说。我发现你夜里睡不着觉，白天一个人关在房间里，沉默不语，表情阴郁，我真担心呀！你离开家乡时，说要到王宫所在地，而现在却呆在这个小镇上，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作为仆人，我不是不知道我的唯一任务是为主人效劳，随叫随到，听从主人的吩咐和派遣，不能多言多语，不能知道不该知道的东西。我一直严格遵守这些规定。但是，我作为你的老仆人，请允许我贸然地问一下：你到这儿来有什么打算？为什么夜里失眠？整天关在这个小客栈里，不同任何人说话，到底想干什么呀？要知道，同别人谈话可以解除心中的苦闷呀！难道你相信只与你交往两三天的店主人，而不相信我这个跟随你多年的仆人？请你把这个谜解开吧！你以前可从来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呀！”

费利西亚诺讲完了自己的想法，主人回答说：

“费利西亚诺，我的朋友，老天如果让你不走运，你是无力扭转的，尽管人们都说圣者能够驾驭厄运。我可能生来就应该爱上一个美女，我现在已经被这个美女征服了，几乎神魂颠倒，六神无主。所以说，我违抗天意，就会铸成大错。我知道我所追求的东西是无法得到的，我正在干一件蠢事，但是我只能让感情牵着鼻子走。正因为如此，你这些天就一直看到我多愁善感，彻夜不眠，一副苦脸；夜里心神不宁，白天缄默不语。我这样痛苦，就是因为我得不到我所钟爱的东西，面前看不到一丝希望。好了，我不再瞒着你了，我看见一个美女，一个人间炽热天使，一个绝代佳人，在她父亲鲁道夫侯爵陪同下经过我们家乡。她的姿色超群，不能不使我动心，不能不使我深深地爱上她。但是，我面前有一个巨大障碍物阻止我向她求婚，她已

经和她的表哥莱奥波尔多订婚了，他的条件任何一个追求者都比不上。然而，我爱上了她，深情地爱上了她，并且为这种爱忍受着巨大痛苦。我认为，不消除这个障碍，我就无法实现自己的想法。当一个知书识礼、德高望重、出身贵族的大富翁即将娶她为妻的时候，一个像我这样穷得丁当响的人去追求她，不是白日做梦嘛。我怎样做才能把我的爱变成现实，让她接受我的追求呢？我的血统并不比莱奥波尔多贫贱，因为我的父母两家都是贵族。如果我在首都有一官半职，贵族不贵族也无所谓。侯爵女儿朝圣之后还会回首都的，我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和接触，因为罗马的批准文书最迟三个月就能到了。我想了好久，怎样才能去首都；最可行的办法就是装疯卖傻，而且在这个镇子上就应该努力得到他们的欣赏。到现在，我只有这么一个主意，尽管这么做有损我的声誉。不过，我相信首都没有多少人认识我，因为我有段时间不在西班牙。除此之外，我必须穿一身古怪衣服，不让任何人认出我来。我到侯爵住处去，我想是不会白白消耗时间的，因为有个人告诉我，侯爵女儿不太同意那门婚事，主要原因是表哥对爱情不专一。我把这些事都对店主人讲了，我想他会帮助我的，在他们面前夸奖我的人品。费利西亚诺，我把这些前前后后的情况讲给了你，这样，你对我的爱、我的痛苦和我的打算就会知道了。”

费利西亚诺觉得主人的打算很可行，不然，用别的法子很难接触侯爵女儿。于是，主仆二人开始做起安排来，以便获得预期成果。应该安排的第一件事就是堂彼得罗的装束；要穿一件古怪的教服，式样非常古老，绿呢料子，有宽大的护肩，圆形斗篷短而小，绿色天鹅绒做的米兰帽子。他穿上这身衣服，搬

到另外一家客栈，老板是原来那家店主人的弟弟。他把秘密也透露给了这个老板，并且破费了几枚金币。他从佛兰德带回不少钱来，还有钻石首饰；都是赌博时赢来的，因为他是赌场上的行家里手。

这当口儿，侯爵和他的漂亮女儿朝圣回来了。快到朋费拉达时，抬轿的木杠子折断了，老侯爵不得不改为骑马。到了朋费拉达小镇以后，轿夫想制作几根木杠，以便继续中断的旅程。但是，那儿没有一个木匠能够仿制。这样，一行人便在镇上住了下来。

侯爵住进了堂彼得罗住过的那家客栈，因为它是镇子上最好的客栈。正因为这一点，堂彼得罗才从这家客栈搬到另一家邻近的客栈。在搬走之前，他嘱托店主人在侯爵面前为他美言几句。现在，店主人看到机会来了，因为许多无所事事的阔佬每到一处陌生之地，都常常询问这个地方的情况。侯爵也一样，他想知道朋费拉达的风土人情；于是，把店主人请了来。被任命为大使的侯爵为人十分热情，他过去曾经来过西班牙几次，所以能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犹如是本地人一样。店主人一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便问了起来：朋费拉达镇的历史，有几家贵族，居民情况，漂亮女人多不多，以及其它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店主人都一一作答。在介绍镇子历史时，他把堂彼得罗的情况插了进去。他是这样介绍的：

“在我给您介绍的有关这个镇子的许多令人敬慕的情况中，有一件事我认为您会感兴趣的。半个月前，这儿来了一个男人，一身古人装束，绿呢衣服。凡是与他接触的人都问是谁，他回答说从希尔河来。这条河就从希尔城墙边流过。他是加

利西亚望族之家的后代，很有派头，自称蔬菜伯爵。对于这个贵族头衔的来历，他讲的话十分可笑，人们听了没有不捧腹大笑的。他呆在客栈里，很少出门，举止有礼；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获得生活费用。他身边只有一个仆人。我感到很奇怪，他怎么不来拜访您；他是很乐意与外国人交谈的。”

店主人这番话引起了侯爵的极大兴趣，便请店主人把堂彼得罗叫来。当时，他的女儿马加莉塔也在场，她也同意父亲的意见。热情的店主人满口答应，他太想把堂彼得罗叫来了。于是，他离开自己的客栈，向他弟弟的客栈走去。临走时，他对侯爵说，为了使会面愉快些，应该对来者以礼相待；他如果看到对他不热情，一定大失所望，没了情绪。侯爵答应了。堂彼得罗来了，他那身打扮和店主人对侯爵说的一模一样。侯爵感到很惊奇，马加莉塔也有同感。仆人费利西亚诺陪着堂彼得罗。侯爵走到店门口迎接，对他说：

“欢迎您，您是西班牙的骄傲，是西班牙的光荣。”

“殿下这样过奖我，”堂彼得罗回答说，“并不能得到什么回报，因为夸奖我的人不胜枚举，他们都说我是老天造就的一个完人。”

“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侯爵说，“只要是真正钻石，谁都会赞不绝口的。老天造就的完人，谁见了不夸奖呀！”

堂彼得罗就站在马加莉塔的面前，早已被她的美貌所吸引；但他装出不知道是侯爵女儿的样子，说道：

“侯爵先生，您还是不要夸奖我吧，不然，我们在这位姑娘面前就喧宾夺主了。请您告诉我，这位小姐是您的女儿吗？她才值得称颂呢。她是天下第一美女，大自然的奇迹，谁见了都

会惊叹的。她那张甜蜜脸蛋吸引众人的注意，征服人们的心，可谓是爱神的一支利箭。我以伯爵的名义发誓，我只看了这位美女一眼，心便被她征服了，简直要魂不附体了。”

“伯爵先生，您这样过奖我，”侯爵女儿说，“我都怀疑您在奉承，您这样做有损于您的声誉。我知道，当一个男人追求一个女人的时候，开始时是不会说她有缺点的；所以，这就让人怀疑他说的是不是真心话了。”

“我的心是纯洁正直的，没有半点污迹；您会看到我永远是这样的，”已经陷入情网中的堂彼得罗说。

“请坐，先生，”侯爵说，“有话慢慢说。”

“托上帝的福，但愿如此，”堂彼得罗一边说一边在椅子上坐下。“不过，我看，我们的会面不可能很长，这个欢快场面瞬息而去，我都觉得没有时间把话讲完，你们不会在这儿呆得很久。不过，这儿可不是一个普通地方，而是人间天堂，很值得这位仙女到外边走动走动。”

“那么，”侯爵说，“您既然来了，就把您的姓名通报一下吧。和不太熟悉的人谈话，免不了有失礼的地方。请原谅。”

“您不会的，”伪装成绅士的那个男人说，“但是，为了使我的爱和为您效劳的愿望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我愿意把我的身世讲出来。请您仔细听着。”

“在古代，加利西亚这个王国是由伯爵统治的，后来才有了国王。有个时期，贡德马罗在位。他第二次结婚以后，妻子又去世了，留下德欧多米拉公主，她后来被称为女王洛瓦。她爱上了多情郎莱卡莱多，此人是加利西亚的大富翁，和王室的关系很密切。他是王室的亲戚，虽然算不上近亲，但很受赏识。

这样，你来我往，他就成了公主的座上客，最后获得了她的爱。他们结合以后生下了我；我来到人世时，国王正呆在他女儿房间里。她是初产妇，忍受不了分娩的痛苦，当着父亲的面高喊疼痛。他以为女儿发生了别的意外，便把宫女叫了来。过了一会儿，公主就分娩了，生出了我。从出生，我的厄运就一个接一个。妈妈生下我以后，一个女仆——她是为我父母拉皮条的——把我抱在怀里，走出去将我交给她的早在外面等候的哥哥。她刚走出公主房间就遇上国王来看公主；女仆害怕国王查看她裙子里面包着什么东西，急忙转身向花园走去。这个花园有个门朝向希尔河；她把我放在一只柳条筐里，从花园门扔到河水里。但是，她对公主说已经按照事先的安排把我交给了她的哥哥。我在清澈见底的河水里，被顺流冲了下去。不一会儿河水分开来，我沉了下去，可以说完全坠入了希尔河的怀抱里。结果，我被几个美丽的仙女送到了水晶宫。您一定以为这是诗人臆造出来的神话。但是，请您相信，我说的都是实情。

“在水下宫殿里，我在仙女的关照和河神的教导下渐渐长大了。河神希望我成为万事通，想尽一切办法教授我知识。我掌握了三四种外语，特别是拉丁语，我学得最好。在我长到二十岁时，爱神在河里点燃了炽热的情火，因为爱神已经成了陆地和水域的绝对主人。在那些纯洁的仙女中间，有一个最受河神的宠爱，她叫阿娜卡霞，美貌超群，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她的光辉像太阳一样使晨星黯淡无光。不管什么工具，她只要一摸，就能娴熟地使用起来。她的智慧在所有人之上。一句话，她在各个方面都是楷模。我是那样强烈地爱上了她，以致在爱神用箭一样美丽而锋利的眼睛刺穿我的心以后，我一刻也不

得安宁。住在水晶宫里，我们很少有机会单独在一起，所以很难向她倾诉衷情。有一天，所有仙女都去听音乐和诗歌讲座，因为她们要用唱歌和吟诗为河神消遣取乐。阿娜卡霞佯装有病没有去，为的是给我机会同她幽会。我得知以后，马上赶到她的房间。她躺在柔软的床上，白皙的皮肤使雪白的床单大为逊色，美貌使太阳失去光辉。我走进去时，茫然不知所措。这是情人之常情。但是，我稍稍平静下来以后，便结结巴巴地对她说：

“‘美丽的仙女，水晶宫的光荣，任何一个人看到你这压倒群芳的美貌都会在灵魂深处忍受着巨大痛苦。而我，自从看到你，就把灵魂交给你了，它已经不属于我，而是属于你，你就把我的灵魂当做一件珍贵礼物吧，我是怀着纯洁的爱和火热的情把灵魂交给你的。我感到很荣幸，你给我这个机会向你表达我的真挚爱情。你如果理解我的情，接受我的爱，我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美丽的阿娜卡霞接受了我的爱，用肺腑之言向我表达了同样的感情，把爱交给了我。如果不是河神的脚步声打断我们的谈话，我有望从她那里得到更大的奖赏。原来，河神发现了我和这位仙女都没有去上课，便到仙女房间来看她在做什么。他踮着脚尖走过来，偷听我们的谈话。他对我发起火来，大声吼着说不能再让我干出无礼的事来；他还下令用浪头把仙女的房间包围起来，用力把我拉出去，抛到河边。这时，我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贡德罗马，你是王室后代，尽管许久以前你的父母就失去了王室法权。现在，有了另外一个特殊法权。你是私生子，应该选择适用你的法律，即属于你先辈的这个王国所

遵循的法律。把你赶出水晶宫是正确行动，因为这儿不允许有非法爱情存在。仙女是纯洁的，我要保护她们，爱护她们。你从今以后要住在王国里。我是希望你有长进的，以后我一定特别关照你。’说着，水面上现出一串串旋涡；过了一会儿，旋涡消失了。我那时被抛弃在一座菜园里，那儿种着欧芹。我觉得那是好兆头，我的名字就是从这儿来的。后来，我举行了圣礼，起名堂彼得罗·希尔·德·加利西亚，姓氏和父母——后来我得知，他们一直相爱着；到现在已经死去四百年了——的王国名字一样。我今天叫蔬菜伯爵。我有些委屈了自己，因为像我出身这样高贵的人不该与一般绅士等同起来。我讲了我的出身，介绍了我的血统。尊敬的侯爵大人，如果我以我的这些条件能够为这位绝代佳丽，这位超群美人，这位当今第一美女效劳，该是多么幸福呀！我希望得到您的允诺，等待您的认可；我的火热爱情要求您不要拒绝我，不要使我失望。不然，我会痛苦地结束生命，届时欧洲将失去一位最伟大的人物，费利贝国王失去一位最忠实的属臣。”

他讲得有情有意，绘声绘色；侯爵和侯爵女儿心中暗暗发笑。费利西亚诺很是惊讶，他看到爱情使一个人什么都能做出来，就连他主人这样很理智的绅士，在佛兰德战场上说一不二的绅士，现在为了给那位姑娘献殷勤，竟然变得如此滑稽可笑，以致谁也不把他讲的话当做一回事。

侯爵依然在心中暗笑着，然而尽量使自己镇静下来，随即对他说道：

“堂彼得罗·希尔先生，新鲜的蔬菜伯爵殿下，我很荣幸认识您，了解您神奇的身世。如果不是亲自听您讲述，我一定

以为您说的都是骑士小说作者编造的天方夜谭呢。不然，如果不是有种魔力，男人和女人怎能活四五百岁呢。我还是相信您这样的一位蔬菜绅士、尊敬的伯爵；凡是耳闻目睹您的人都会对您肃然起敬。我今天深深地被您的经历打动了，在我的后半生将不会忘记您的友情；我愿意成为这个王国的臣民，以便就近为您效劳。但是，这里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一切取决于上帝的意志，只要老天有意，我立即为您效劳。说到允许您为马加莉塔效劳，我当然同意您那样去做了，同时也允许我的女儿接受您对她表现出来的好感，因为我知道这对她是求之不得的。然而，她已经同她的一位表哥订了婚，罗马批准文书一到，就举行婚礼。这一点对于实现您的愿望是个巨大障碍。我很恼恨与您相识这么晚，不然，有您这个大人物做我的女婿，我家不就和加利西亚的王室联上亲了嘛。男人对女人献殷勤，目的就是要同她结婚。不论是您还是马加莉塔的未来丈夫，都不愿意只献殷勤而不同她结婚。”

我们的这位伪装的绅士听了侯爵的话，脸上露出了痛苦表情。这使得在场的人感到更加可笑，一个个不能自控，格格地笑出声来。貌美的马加莉塔更是如此。她和父亲一样，为这样一位英俊潇洒的男人失去理智，变得疯疯癫癫而感到遗憾，怎么会已经出生了四五百年，并且是在希尔河水晶宫里呢。

几个有点头面的仆人对堂彼得罗讲的事提出疑义。侯爵趁他解释的时候，对女儿讲出了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把堂彼得罗带到首都去，他那样风趣和怪诞，一定会使他们开心的。他们把他当做一位特殊人物，并且从仆人那里打听到他是何许人也，仆人说他一场大病之后便变得疯癫了。于是，侯爵打

发人把他带下去，说以后有话对他讲。堂彼得罗·希尔告辞时，对侯爵说：

“既然我的爱不可能指望得到您漂亮女儿的回报，那我就提一个小小的要求吧：您不要剥夺我以纯洁之爱爱她的权利；因为爱她对我来说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我想，她的丈夫也不会怀疑和疑心我的吧。”

侯爵答应了，并且对他说，晚上和他一块儿吃晚饭；堂彼得罗高兴地接受了，随即告辞而去。

侯爵和仆人又谈了一阵子堂彼得罗的人品，大家对他的疯癫和荒诞经历都感到惊讶。侯爵对仆人讲述了为什么决定堂彼得罗和他们一道去首都。这时，店主人走过来，对侯爵说：

“如果对堂彼得罗不尊重，我很怀疑他是否会跟您去，因为他自尊心很强，又爱虚荣。所以，这一路怎么个走法，我看有点难处。比如，您坐轿子，让他骑马，我估计他不会愿意。”

“我有办法，”侯爵说，“我告诉马加莉塔，让他跟在她的轿了后面，他既然爱上她了，想逃避也不可能。我带来一匹马，那是为了坐轿子累了而骑用的，他就骑这匹马好了；这匹马不同别的马，打扮得十分出众，他会同意的。”

谈话间，天已经黑了下来。堂彼得罗·希尔来到侯爵下榻的客栈。侯爵十分高兴地在门口迎接他。他在马加莉塔身边坐下来，这对他来说是莫大的幸福。他们随便谈了些事情，侯爵发现他如果不胡言乱语还是很有才智的，这样的人怎么会变得疯疯癫癫了呢。大家高高兴兴地入座吃晚饭。席间，堂彼得罗对在座的人不停地做些逗趣的话，大家感到很开心。吃完饭，侯爵对堂彼得罗说：

“伯爵先生，您这样有才智的人呆在这个小镇子上真有些委屈了，太遗憾了，这儿不是西班牙国王的王宫所在地。我已经得知，您之所以没有呆在我说的那个地方，是因为有个小小的困难。但是，您如果决定去，愿意和我一道去巴利亚多利德，我将十分高兴。在那里，我邀请您去我家，您会受到应有的尊重，得到无微不至的关照。到了那里，了解了您的人品，您一定会找到门当户对的情人，她出身高贵，家产丰厚。我女儿将找几位姑娘谈谈，她可以说服她们倾心于您。您对我女儿表现出的爱是纯洁、真诚的，我想这种爱不会使她的未来丈夫不悦。我说过，我正等候您的决定；我想，您的决定会和我的意志与愿望一致的。”

堂彼得罗喜形于色，他的计谋开始见到了成果，他将成为侯爵的座上客，离他钟爱的心上人近了。他回答说：

“殿下大人，只有您善良的心和深情的爱才能把我救出这座小镇，我原本想在这里无声无息地度过余生。但是，当我这样的伯爵有那么一大堆负担而收入又甚微，这在当今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是多么不幸呀！我的最理想的出路就是离开隐居之地，到重视我的地方去，尽管没有仆人伺候，没有高档衣装。我本来不想离开这座小镇，然而，在您的要求下，又有这位貌美的佳丽——她像色雷斯的俄耳浦斯^①用动听的竖琴征服野兽、树木和顽石一样，以姿色征服众多人的心——，我动了心。从今天开始，我就是您的人了。我不必提醒您我的人品应该得到怎样的尊重，因为我的王室血统和拥有的贵族头衔足

^① 俄耳浦斯善弹竖琴，他的琴声可使猛兽俯首，顽石点头。他去找金羊毛，一路上借助音乐战胜不少困难。

以向您说明应该如何对待这个问题了。为您貌美的女儿效劳是您给我的最大光荣，我乐于听从您的吩咐。”

他们又谈了一会儿旅途的安排，侯爵同堂彼得罗·希尔商定，后者骑他的马跟在女儿轿子旁边。堂彼得罗高兴地接受了。侯爵看到他为了爱根本不顾及旅途之苦，也乐不可支。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第二天，堂彼得罗将马加莉塔扶上轿子。他拉起侯爵女儿的胳膊时，一股暖流流遍全身，而且从朋费拉达到巴利亚多利德，这股暖流一直伴随着他。本来，大家还以为他不会骑马，也要选一辆和侯爵一样的轿子呢，或者干脆不同他们一道去。

一路上，他给侯爵女儿讲了许多事情，无论是调情的还是逗趣的，后者都感到很开心，并且每次在客栈休息时，女儿都把当天堂彼得罗·希尔·德·加利西亚讲给她的有趣的事，添油加醋地给父亲讲一遍。旅途的最后一天，堂彼得罗想探问一下他的心上人对与莱奥波尔多订婚是否满意，他尽量找话茬，避免给对方以“风马牛不相及”之感。一般地说，处在痛苦之中的人都想把心中的悲哀倾诉给别人，不管这个人是谁。侯爵女儿也是如此，而且她知道堂彼得罗·希尔是何许人也，然而对他提出的她是否愿意结婚的问题，还是这样回答说：

“堂彼得罗·希尔先生，我表哥莱奥波尔多身上有许多优点，他是一个值得得到我的爱的人，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有一点我是不满意的，他和好几个女人有来往，而不管她们是有夫之妇，还是未婚、嫖居；不管高个儿，还是矮子，这使我对他的爱减了一大半。我想我来西班牙了，他会改邪归正的，因为这可以阻止他与那些女人来往，一心一意地爱我。上帝知道我

将怀着怎样的恐惧心情去结婚的，因为刚刚开始我就遇到这么多不顺心的事儿，以后该怎么办呀？一切都听爸爸的，他总是强调门当户对，不允许我做出使他不快的事。我已经想好了，就是向上帝祈祷，但愿表哥了解我的心，而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堂彼得罗不希望马加莉塔只着眼于她表哥迷途知返，而是不把爱放在这个人身上，这样他就有可能插足其中。他在这件事上和侯爵女儿谈了很长时间，一方面夸耀她表哥的人品，说可以指望他改邪归正，另一方面却处心积虑地想达到自己的目的，找一切机会向那个美女表达爱慕之心。说话间，他们来到了巴利亚多利德；莱奥波尔多在他们到达前好几个小时就在城门外迎候了。

侯爵和表妹看到他很是高兴，然而伪装起来的堂彼得罗却露出一副沮丧表情，因为他发现莱奥波尔多身材好而又有风度，嫉妒之心油然而生，同时面对自己的计谋有些犹豫不决了。侯爵向外甥介绍堂彼得罗说：

“外甥先生，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先生，他从加利西亚一直陪伴着我们，他人品好，教养有素。我对你说过，他是王室后代，有名的蔬菜伯爵，他管辖的地区是那样广大，到处都有对他肃然起敬的臣民。”

莱奥波尔多打量了一下堂彼得罗，从衣着、姓氏和贵族头衔推断出他是一个很有风趣的人；由于他全身没有一处不是显露出滑稽可笑的特征，便接着姨父的话茬，向堂彼得罗转过身去，对他说：

“伯爵先生，我很荣幸认识您，感谢您一路上照顾我的岳

丈侯爵先生和我的表妹，我以他们两人的名义向您表示，我愿意忠实地为您效劳，做您的忠诚朋友。我看到您的风度和仪表，多么想变成和您一样的人呀。”

堂彼得罗感谢莱奥波尔多的褒扬之词，并且说道：

“马加莉塔身上的一切都令我赞不绝口，从今以后，我对您，殿下，也将敬而待之，并且愿意效犬马之劳，在我留在大使家里效劳期间，也希望为您尽职出力。”

“太好啦，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吗？”莱奥波尔多说，“这太让人高兴了，我家的大门随时为您打开着。”

“我不知道你应该怎样对待他，”侯爵对莱奥波尔多说，“因为堂彼得罗·希尔深深地爱上了你的表妹。他一见到你的表妹就产生了爱慕之心。但是，后来他对我说，知道她已经订了婚，那种爱便变成兄妹之情。他一直以这种感情关照着她。”

“是这样的，”堂彼得罗说，“为的是不让你产生任何怀疑；不然，你会忐忑不安的，不单单你一个人，还有喀索斯^①本人，以我的服饰和才智，世界上没有谁能与我比试高低。”

“我虽然刚刚见到您，”莱奥波尔多说，“但对您已经很了解了，服饰呀，才智呀，都是次要的了。我相信您的话，我放心；您如果不说清楚，我还真不放心呢。”

说话间已经来到城里。侯爵走下轿子，走进家门一看，那儿有许多贵妇和淑女正在等候他的女儿。漂亮的马加莉塔在未婚夫的搀扶下走下轿子。多情郎堂彼得罗看到以后，又感到痛苦万分，他觉得自己真正吃了醋。那天晚上，晚宴十分丰盛，

^① 古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他只爱自己，不爱别人，回声女神向他求爱，他断然拒绝。

所有迎接侯爵父女的人都被邀请出席。莱奥波尔多有了提防，从那天开始对他的表妹殷勤多了。

莱奥波尔多住在大使家里；堂彼得罗亦然，他的房间很舒适，仿佛他不是作为小丑而来的，因为侯爵原本想拿他做消遣的玩物的。堂彼得罗吃完饭便回去睡觉了。他躺在床上，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要做的事困难太多了，而最大的困难是马加莉塔明知表哥那种情况，还对父亲的安排坚决遵从。这样，他怎能实现自己的想法，一切如愿以偿呢？仆人费利西亚诺也不太热心，甚至怪罪他，不该生出那种想法来。在京城被当成笑料，还能有什么奢望呀！主仆两人一直谈到深夜；最后，堂彼得罗决定向马加莉塔求爱，如果被拒绝，就立刻返回加利西亚去。

一连五六天都有达官贵人来访，侯爵父女与他们亲切交谈。堂彼得罗常常插嘴搭腔，讲些逗趣的话；大家感到很开心，夸奖他有口才。于是，京城传开了，他是那儿有史以来最滑稽可笑的人。有些人劝说大使，将他带到王宫里去，国王一定会喜欢他的。堂彼得罗听到传闻以后，怒容满面地说，国王有权有势，出身高贵，不会对他那样的人有好感，他不想让国王失望。大使看到他回避，也就不勉强了，等以后找机会再说。

莱奥波尔多有两个仆人病倒了，他曾经把自己的爱情秘密毫无保留地告诉过他们。那时，正是他应该讨马加莉塔欢心的时候，但他还是偷闲满足自己的要求，夜里由费利西亚诺——他认为此人可靠，从而让他保护自己——陪同；有三四天夜里带着他去一户人家，很晚才从那里出来。尽管费利西亚诺也跟着进去，但他不想表现出好奇的样子，询问那户人家的主

人是谁。不是第三个就是第四个夜晚，他在那儿遇到一个女仆——她想学女主人的样子，同费利西亚诺搭话——，便问她那幢房子是谁的，与莱奥波尔多相爱的女主人叫什么名字。常言说，情侣间没有不说的话。她自我介绍说是女主人的仆人；这表明他问什么，她都会一一作答的。费利西亚诺从她的介绍中得知那幢房子是她主人一位姨妈的，与莱奥波尔多相爱的姑娘是他主人的妹妹。莱奥波尔多早有言在先，要同她结婚，而且一直同她保持着关系；由于那个地方偏僻，这个女人始终不知道莱奥波尔多已经和他的表妹订了婚。费利西亚诺听到这个消息，第二天就告诉了他的主人；当时彼得罗先是惊愕不已，心中立刻燃起了对他妹妹的仇恨火焰。不过，他转而一想，又觉得看到了一线希望，即从这儿入手，可以更顺利地实现他的想法。确实，有他在那儿，而且他的血统和莱奥波尔多一样高贵，他应该完全同意他和妹妹成婚；他的声誉同妹妹紧紧连在一起。为了看到效果，他想了个法子，就是让费利西亚诺告诉那个女仆：莱奥波尔多已经和其表妹订婚；并且要夸耀这个表妹多么多么好；让女仆把这些情况转述给他妹妹。然后，他静观事态，看妹妹知道受了羞辱之后如何反应。

费利西亚诺遵照堂彼得罗的安排一一做了。第二天晚上，堂娜布兰加——堂彼得罗的妹妹叫这个名字——知道情况以后，便对莱奥波尔多又哭又闹。莱奥波尔多矢口否认有那种事，说根本没有和他表妹订婚，更谈不上结婚了，并且想尽一切办法使堂娜布兰加满意。堂娜布兰加呢，则佯装高兴的样子，实际早已打定了主意，第二天就去弄个水落石出。莱奥波尔多高高兴兴地走了，以为他的情人真的已经心满意足了呢。

不过，他也想好了，不打算马上再次和她幽会，借口身体不适。当天夜里，堂彼得罗就从仆人费利西亚诺那儿得知了堂娜布兰加和莱奥波尔多之间发生的事，他对妹妹感到遗憾，那个人如此欺骗她，怎么还笑脸相待呢！他想观察两天，看看表妹那边有什么动静，于是打发费利西亚诺去窥测情况。

堂娜布兰加露出满意表情的第二天，再也抑制不住满腔怒火和醋意了，她一定要从权威人士那里打听清楚事情的原委。这个权威人士就是侯爵。她坐上马车，把脸包得严严的，只露出两只眼睛，向侯爵住处驶去。她去的很不是时候，当她在门廊下请守门人去叫侯爵时，莱奥波尔多迎面向她走来。他一眼就认出了她，当即在心里猜测起来。对了，她一定是来向侯爵通报结婚事宜，让其查验证件的。莱奥波尔多这样想着，堂娜布兰加已经对莱奥波尔多的解释——有人诬告他要同其表妹结婚，对此他做了解释——表示满意了，今天一定是来向侯爵证实真伪的。莱奥波尔多热情接待她，可是她一副冷漠的面容。这时，莱奥波尔多生了疑，便对她说他有要事和她谈，最好找个离他姨父卧室远一点点的房间。然而，堂娜布兰加却扯着嗓门说，在和侯爵谈话之前不能和他谈任何事情。莱奥波尔多解释说，他很忙，要看一份德皇寄来的重要文件，一再说服她和他谈了以后再去找侯爵。最后，堂娜布兰加答应了。于是，莱奥波尔多把她带到堂彼得罗的房间，让后者陪伴这位姑娘一会儿，他去看看姨父和表妹就回来和她谈话。那时，堂娜布兰加把头包得严严实实，堂彼得罗没有认出来，尽管他怀疑是他妹妹，因为他已知道莱奥波尔多和妹妹有关系。堂娜布兰加也没有认出哥哥来，因为他穿一身古怪衣服，说话又言不及

意,从而把自己掩饰得天衣无缝。堂彼得罗陪了一会儿妹妹,便把她关在房间里去找莱奥波尔多,他是想知道后者要在妹妹身上做什么。莱奥波尔多在姨父那儿呆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出来,他打发仆人告诉堂彼得罗再陪堂娜布兰加一会儿,代他向她表示歉意,说有急事很难脱身,但是不会耽搁很久。堂彼得罗回到房间,把门反锁起来;这样,房间里就只有他和堂娜布兰加了。这当口儿,马加莉塔已经知道表哥和那个包头蒙面的姑娘在门廊下说过话,要堂彼得罗把这个姑娘带到他的房间去。她醋意大发,想知道她到底是谁。而且,那时正是个好机会,原来她房间的门通向堂彼得罗的房间,她有钥匙。她立刻掏出钥匙,蹑手蹑脚地打开房门。这时,堂彼得罗正好走进他的房间,看见妹妹没有蒙面;她有些粗心大意,正等候着莱奥波尔多,以为不会有人来看她。堂彼得罗认出了妹妹,没等她用头巾把头蒙起来,便对她说:

“你不配从祖辈那里继承下来的贵族血统,不配做我的妹妹,怎么能忘掉自己的人格,听信馋言到这儿来干丢人的丑事!你祈求人家,人家根本不理睬你;你能让那个以各种手腕欺骗你的人回心转意吗?你如果鬼迷心窍,还倾心于他,也得跟家人和亲戚说一声呀!不该让爱情蒙住眼睛,毁掉自己名誉。那个人对你太傲然无礼了。你应该看得出来。他越是对你献殷勤,越是想欺骗你,因为他心里想的是和他表妹结婚。你对他太痴心了,他准备和他表妹结婚的事,全城都知道,只你一个人还蒙在鼓里。这是什么地方呀,你不是来找死吗?人家会拿你当靶子,杀鸡给猴看的。你根本不听姨妈的话,私自让莱奥波尔多去姨妈家里。你这不是往自己脸上抹黑吗?不

是丢我们贵族之家的面子吗？不过，你今天到这儿来，还算有福气。你看看，我穿这身古怪衣服，就是为了不让莱奥波尔多愚弄你。告诉我，不守规矩的布兰加，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想想法子，你要一五一十说出来，这可是有关你的声誉和生命的大事呀！”

无限痛苦的堂娜布兰加低着头听着，美丽的珠子一颗颗掉在地板上；说她的眼泪和珍珠一样漂亮，一点也不夸张。她是那样悲痛，一句话也说不出。不过，她听了哥哥的再三劝慰以后，简要地介绍了她和莱奥波尔多之间的一些情况。一次节日活动，莱奥波尔多对她一见钟情，暗中注意她的住处，每天都去那儿转游，还不时地给她写信，不停地对她献殷勤，表示好感，最后得以成为她的座上客，发誓同她结婚，并且留下字据以示他的决心。之后，堂娜布兰加还讲了不少别的事。为了不让妹妹过分悲痛，看到希望，哥哥说：莱奥波尔多如果不实现他的诺言，就干掉他。

绝代佳丽马加莉塔躲在沟通她和堂彼得罗两个卧室的房门那儿偷听那对兄妹的谈话，一字不漏。她很奇怪，从讲话来看，堂彼得罗不像一个疯疯痴痴的人，而是很有理智；他佯装成小丑样子；在我家和宫廷里是有了名的。她不知道他为什么变了，不禁生了疑，而且她早就应该怀疑他。另一方面，她又想到表哥对她玩弄两面手法，在这边和她办理结婚手续，在那边却写下字据，答应和那个女人结婚。为了弄清楚这一大串疑问，她再也不想继续藏在那里偷听了，于是走出来。这可给了堂娜布兰加和她哥哥一个措手不及，前者来不及包头蒙面，后者没有装出怒容来。堂彼得罗镇静了一下，说道：

“这位绝代佳人，我的灵魂之主，我的意志之神，怎么躲藏得这样巧妙呀？您这不是趁人不备吗！您不要用您的姿容来吓人，也不能不让人大饱眼福就死去呀！如果那样，可是死不瞑目呀！”

“我的先生，别再伪装下去了！”马加莉塔说。“我早就知道了，您那副样子都是装出来的，痛苦使您独处多于露面，缄默多于风趣。猎奇和怀疑驱使我发现，您还隐瞒着许多东西；我也发现我表哥莱奥波尔多对我假心假意，其实他并没有把心交给我。我现在请您帮助我解开这个谜，摆脱目前的困境。不过，在这之前，这位女士，您的妹妹，需要离开这里，到我的房间去。您就这样对莱奥波尔多说，他拖这么长时间不露面，那位女士气鼓鼓地走掉了，怎么也拦不住她。余下的事，由我处理好了。”

说完，她带上堂娜布兰加离开了那里。马加莉塔一边走一边对她说，莱奥波尔多那样傲然无礼，你哥哥又怒火中烧，这都够使你痛苦的了；打起精神来，事情会好起来的。马加莉塔让她的女仆陪伴堂娜布兰加，然后又回到堂彼得罗所在的地方。如果说堂彼得罗在见到她之前便得知妹妹受了污辱还有些慌乱的话，后来则变忧为喜了，因为马加莉塔在猎奇和醋意的驱使下最终扯下了他的假面具，而且揭开了她表哥的骗局。

所以，堂彼得罗看见漂亮的马加莉塔再次出现，更是高兴了，露出一张笑盈盈的面孔。她叫他坐在椅子上，随即自己也坐下，开始讲起来：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被一层层疑云包围了起来，简直喘不过气。表哥两面三刀，使我痛苦万分。我想我会从您这儿

得到安慰，得到帮助，从而解开一个个疑团。其中之一是，您住在远离京城的地方，为什么被人称为没有理智的人；另一个是，您是因为滑稽可笑，打趣逗乐才被带到这里来的，恰巧您的亲人、您的妹妹堂娜布兰加也在这儿；这就使我想到了，您为什么装成小丑和可笑的人，为什么衣着古怪，满嘴都是打趣的话，我对此不能不怀疑，您一定有什么特殊原因，我希望您讲出来，别再让我蒙在鼓里了。”

马加莉塔打住话头，堂彼得罗说道：

“美丽绝伦的小姐，您尽管还没有爱的经历，但是不会不知道爱情是一位力大无敌的天神，没有一个男人在控制自己的感情之后不想方设法，不探寻路子去追求爱情的。爱情之神不知用它的利箭降服了多少人，我就是其中一个。当您经过我的家乡维利亚弗朗加的时候，您仙女一样的姿色把箭射中了我的胸膛。我打听到您是谁，并且得知您依从父亲的意愿准备成婚，但是您对这桩婚事并不十分满意，因为莱奥波尔多在爱情上朝三暮四。这一点后来我从您的嘴里得到证实。尽管你们快结婚了，但我还是鼓起勇气采取了您已经看到的这种非常措施，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不惜暂且丢弃我的威望、声誉和贵族身份，把自己打扮成小丑的样子，讲出天方夜谭的故事，从而得以和您、您的父亲一同来到这里。我很走运，一切进展顺利。不过，您对我毕恭毕敬，我没有很快向您表达我的爱慕之情，因为我担心您不会相信我，特别是您的结婚日期临近了。现在，我知道了妹妹的不幸遭遇和您的嫉妒心理，我要把我的真实情况告诉您。我的真实姓名叫堂彼得罗·奥斯索利奥—托莱多，是一个有点头面的绅士，是维利亚弗朗加和阿斯

托加两大家族的后代。我在战场上英勇善战，曾经获得阿尔坎塔拉勋章，并且有望很快晋升。这就是我的情况，我对您所做的贸然之举。最后，我还要请求您的谅解，谅解我爱您，被您的仙女般的姿色所吸引。我的这一过失倒引出了好的结果，一是您从骗局中摆脱了出来，二是我也走了运，我妹妹一下子弄清楚了发生的事儿。她把自己的声誉交给了那个人，他必须兑现自己的诺言，不然我就和他拼了。”

伪装得绝妙的多情郎讲完了，马加莉塔很是惊讶，十分欣赏堂彼得罗的一片深情，她觉得应该给以回报。她的这种心情，越是想到表哥欺骗她越发强烈起来，于是说道：

“堂彼得罗先生，我长得并不漂亮，您不该丢弃声誉和贵族身份痴心追求我。您对我表示好感，这是可以理解的；您应该得到比我更为美好的爱。我表哥对我太不尊重了，他要付出代价的，要失去我的爱。我们的婚期都日渐临近了，他还和别的女人勾勾搭搭，这说明他不想和我结婚。万幸的是，在那条只能以死才能割断的纽带将我与他连结起来以前，我识破了他的骗局。他是那种情况，对我不忠，而您却深深地爱上了我；我感到有负于您，这我是不会忘记的。”

如果马加莉塔允许的话，堂彼得罗都会俯下身去吻她的双脚了。他彬彬有礼，感谢马加莉塔对他表达的和将要表达的好意。他们两个人对要做的事又商议了一会儿。到底做什么？读者以后会知道的。

马加莉塔回去了。她热情关照她的女客人，她还把同堂彼得罗商量的事付诸于实际行动。多情的绅士一直等着莱奥波尔多。莱奥波尔多在其表妹回到房间半个多小时以后才来。他

问堂彼得罗让其陪伴的那位姑娘在什么地方，堂彼得罗回答说，你迟迟不来，她走了，我怎么劝说也无济于事。

“我来晚了，这倒变成了一件好事，”莱奥波尔多说。“我实现了自己的想法，我是跑到外面见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很追求我。我没有去见姨父，这倒变成了一件喜事。不然，我如果去和他聊天，那就失去了一个好机会了。”

堂彼得罗用他惯有的风趣声调问了他几句话，想了解一些更多情况。但是，莱奥波尔多没有再说什么。不过，堂彼得罗已经摸清了他的想法。他看到莱奥波尔多那样蔑视自己的妹妹，心中的怒火熊熊燃起。他手中如果握着一把宝剑，很难说不把他杀了。

马加莉塔回到堂娜布兰加所在的房间，进一步了解她和莱奥波尔多的关系。堂娜布兰加把莱奥波尔多写的字据送到她的面前，她一看确切无误。这样，她对莱奥波尔多的两面做法更为气愤了。她当即叫人把父亲请来，当着他的面——房间里只有他们父女二人——说：

“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按照他们的意愿结婚。但是，婚姻是关系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违背女儿心愿，婚后怎能生活幸福呀！许多人以为男人结婚以后会把心收拢回来的，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改邪归正的例子寥如晨星。一个人闭着眼睛乖乖地去冒那种危险，那就要做出牺牲，而明明知道婚后不会幸福还去结婚，就要做出更大的牺牲。父亲大人，我尊重您的意愿，但不等于按照您的旨意去做，特别是我得知表哥的作风和我的要求是那样背道而驰，我觉得结婚以后不会有好日子。我认为别的男人会使我更幸福，而他们在出身和家产方面并

不比表哥逊色。我知道您希望促成这门亲事，我们订婚之后就向罗马申请批准文书。但是，我表哥在应该把更多的爱 and 心放在我身上的时候，却反其道而行之，因为他已经答应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婚。您现在就会看到这个女人是谁。”

于是，她打发人去叫留在她房间的堂娜布兰加。堂娜布兰加来到侯爵父女所在的房间，坐在两个人的身边。马加莉塔继续说道：

“父亲大人，我说的就是这位姑娘。我表哥写下字据，允诺同她结婚；而她，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表哥。现在，她把表哥写的字据带来了，想和您谈一谈，把她受到的侮辱讲给您听一听。但是，莱奥波尔多刚才发现了她，不让她去见您，把她关在了我的那位客人的房间里。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感到很奇怪，便靠在我房间通向另一房间的门旁偷听到我上面说的那些情况。我立刻闯进去，把这位姑娘带到我的房间里，想把听到的情况告诉给您。这位姑娘很有点来历，因为她姓奥斯索利奥—托莱多，是西班牙两大望族的后代。她有亲戚在王宫里，都是大贵族，她想把情况告诉给他们，请他们劝我不和莱奥波尔多结婚。您是我的父亲，我一直对您言听计从。但是，从今以后，您不能再要求我对您唯命是从，因为我宁愿当修女，了结这一生，也不做表哥的妻子。”

侯爵听完女儿的话，露出一副惊愕表情，他拿过堂娜布兰加手中的字据看了看，立刻确信盼望已久的婚礼已经无法举行。他决定退掉那门亲事，甚至把外甥赶出去，从此再不让他和自己住在一起。他让两个姑娘退出去，派人把莱奥波尔多叫来。莱奥波尔多来到他的面前，他便把堂娜布兰加拿来的字据

给他看，并且问他认识不认识字据上的字样。莱奥波尔多茫然不知所措，面无血色；他矢口否认。但是，侯爵对他说不要否认，因为他收到过他的许多来信，那上面的签字和字据上的签字一模一样。最后，莱奥波尔多不得不供认，他被感情蒙住了眼睛才干出了那种事情；但是，他并不准备兑现，尽管为此要丢掉脑袋。堂彼得罗一直偷听他们两人的谈话；此刻，他已经脱去来时穿的那套衣服，换上了一身华丽制服，胸前挂着阿尔坎塔拉军功章。他听着莱奥波尔多的话，实在不能自控，闯进屋里，对他说：

“莱奥波尔多先生，您说话也得好好瞧一瞧，看看您在侮辱谁。她是我的妹妹，血统和您一样高贵。您如果不兑现您的诺言，我腰上挎着宝剑呢，它会让您兑现的。不然，您就别想活。”

莱奥波尔多反驳说，在这件事情上他该瞧的都瞧了，该看的都看了。任何威胁都不能强迫他去做他不想做的事。堂彼得罗怒不可遏，向他挑战，决一雌雄。悲剧就要发生了。两个姑娘跑出来劝解，站在堂彼得罗和莱奥波尔多中间，叫人把房门关上，不让那两个人跑到外边去。

在这一切进行着的时候，侯爵没有注意观察堂彼得罗，还以为他是另外一个人呢。这个人穿一身华丽服装，胸前挂着军功章，又不像以前那样信口雌黄。侯爵根本认不出他是谁。但是，当他仔细辨认之后，认出了是先前那个滑稽鬼在向他的外甥挑战。马加莉塔看到父亲用惊异的目光死死盯住堂彼得罗，一副将信将疑的样子，便说道：

“父亲大人，您面前这位另外一种装束的人就是前两天身

穿古怪衣装的那个人；他叫堂彼得罗·奥斯索利奥—托莱多，说话逗趣，令人发笑。过一会儿，您将会明白他为什么换上这套衣服的。”

侯爵本来就很惊愕，一个劲儿地叫女儿给他解释事情的原委；不然，那两个人拿着宝剑，把大厅变成决斗场，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现在，听了女儿的话，他便好言劝说外甥，不要躲避对他来说有益处的解决办法，不然将发生一连串的不幸事件；他还说，他已经不相信外甥了，因为他看到外甥没有理，不该那样侮辱那个姑娘，而他不能不站在外甥的对立面，帮助他的对手，直至让他和那个姑娘结婚，兑现诺言。至于他的女儿，也醒悟了过来，不可能做她表哥的妻子，因为莱奥波尔多对马加莉塔不忠，马加莉塔没有义务和他一起生活。莱奥波尔多四面楚歌，眼看着大难临头了。于是，他不得不按照姨父说的去做，重新允诺和堂娜布兰加结婚，并且同不久前还是陌生人的大舅子热烈拥抱。这时，马加莉塔对父亲说，堂彼得罗爱上了她，他之所以穿一身小丑衣服是为了跟他们一块儿来；如果父亲愿意，她有义务回报他。父亲高兴地表示同意，两个人把婚事定了下来。堂彼得罗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过了十五天，举行隆重婚礼，王宫里的头面人物都应邀出席。那天夜里好像过节一样。当天下午还举行了赛马活动。国王亲自祝贺这两位绅士，他们在西班牙与各自的妻子过着美满的生活。

加尔塞兰——讲故事的那个人叫这个名字——的故事引起在座的人极大兴趣，鲁菲娜当然也不例外，她坐在那里，全

神贯注地听着。格利斯宾对她很信任，于是当天夜里当着她的面议论了他的同伙提出的偷盗计划，他们已经探测到几家有钱大户。格利斯宾有权威，又有经验，当场敲定了其中的一些计划，而其余的计划因为不可行，他没有点头。时间不早了，该睡觉了。那天夜里，他们没有分赃，说是以后处理。赃物由隐士保管，他是一个好管家。

同伙退去了。格利斯宾还留在那里，他要去看看鲁菲娜，向她说一声晚安。他发现她一副乐融融表情，很高兴。他问她那个故事怎么样，她回答说好极了，如果多听几个那样的故事，一定会驱散心头的悲哀。

“您不会感到悲哀的，我的六神之主，”伪装的隐士鼓起勇气说，“您会听到许多这样开心故事的。我如果不让您在我这里感到开心，我的这个家也得死气沉沉了。”

鲁菲娜觉得得到了抛弃严肃和悲苦面孔的时候了，从那天夜里开始，对那个伪君子便笑脸相迎了，她是想快些实现打劫计划。格利斯宾回去睡觉了，他相信那块顽石会慢慢向他屈服的；他呢，也将要抛弃圣贤的假面具。

第二天，天还没有大亮，那群强盗便离开了山庙，打劫行窃去了。不知谁倒霉，成为他们的猎物。格利斯宾要进城去化缘，便与鲁菲娜告辞。鲁菲娜托他打听一下她哥哥是否在马拉加；她还把所谓哥哥的面部特征和身材描绘了一番，当然和加拉依毫无共同之处。修士把她锁在房子里，这她根本不在乎，因为她从科尔多瓦带来好几把万能钥匙，那是偷热内亚人钱物时打制的。

山庙里只有她一个人了。她和加拉依已经事先商议好，后

者在马拉加见到格利斯宾以后立刻赶来山庙。加拉依照章办理，骑着一匹马来到那里。鲁菲娜早已把门打开，她向他简要介绍了隐士的情况。隐士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意；山庙里藏着不少偷抢来的钱，等等。鲁菲娜想诈骗格利斯宾，一文钱也不给他留下。她让加拉依过一会儿去城里买些安眠药，她要好好戏弄戏弄那个家伙；她要求加拉依从那天晚上开始不能睡觉，骑着马在山庙周围转游。她还从一扇能够鸟瞰大地的窗子指给他看那里的地形。加拉依把这些事情都记在心里，便返回马拉加，很快买来安眠药。那时，格利斯宾还没有回来，因为他一整天都在忙着化缘，直到天擦黑才回到山庙。他一进屋，就受到鲁菲娜的热烈欢迎，那种亲切劲儿好像有意讨他喜欢。于是，他的心更加迷恋这个姑娘。他把化缘得来的数量可观的钱拿给她看；除此之外，他还趁主人不备顺手牵羊来不少东西：两瓦罐银子，一串珍珠项链。主人没有仔细看管，以为格利斯宾不会偷什么。他把项链送给了鲁菲娜，并且亲自给她戴上，说了不少恭维的话。鲁菲娜感谢他送的礼物。之后，他们两个人一起亲亲切切地吃了晚饭。格利斯宾满嘴情呀爱呀的；鲁菲娜并没有断然拒绝。他已经想入非非了，希望很快得到幸福。

那几个盗贼已经商量好第二天夜里集中起来分赃，但是格利斯宾不同意，原来是所有赃物早都被他霸占了，他根本不愿意他们去他那里。当然，他也做好了准备；如果他们来，他就对他们说不要久留，他从城里得到消息说，警察正在追捕一个杀人凶手；如果有人告密，罪犯躲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安全的。格利斯宾很担心他们到山庙来，因为他们当中有人早在警察局挂了号，警察一直在追捕他们。对于这些人来说，他随便编

个瞎话都是可信的。几个同伙来了以后，听他那么一说，立刻离开了山庙。这样，我们的格利斯宾便独自一人同他的情人留在了那里。在这之前，鲁菲娜已经答应那天夜里和他亲热一番，他高兴得疯了似的，早就盼望和那个美女寻欢作乐了。晚餐应有尽有，因为格利斯宾前一天带回来了各种各样的禽类，还有马拉加地区的最为醇香的葡萄酒，酒囊装得满满的。鲁菲娜殷勤地帮助他准备好晚饭，摆好桌子，两个人欢欢喜喜地吃起来，菜一道接一道，酒一杯接一杯。鲁菲娜一直注意看好酒杯，让格利斯宾只喝掺有安眠药的那只杯子。修士喝得很来劲；饭吃完了，酒也喝光了，他随即昏沉沉地睡了过去。鲁菲娜想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睡了过去。拉他的耳朵，掐他的鼻子，结果好像死尸一样，没有一点反应。这时，她便放心大胆地钻进地下室，把几只箱子里藏的钱全部掏出来。还真不少，装了好几条缝制结实的布袋；然后，她又把布袋装进皮袋里。那些钱，有的是从牲口贩子那儿偷来的，有的是从肉铺抢来的。鲁菲娜把钱装稳妥之后，便跑到外面，打了个手势，加拉依马上奔了过来。鲁菲娜向他简单地谈说了一下情况之后，两个人扛起钱袋就走。他们没有拿金银首饰，很遗憾这也是不得已；不然，被人发现，一切都将成为泡影。

他们急急忙忙把钱袋放在马背上，各自骑上一匹高头大马，向马拉加奔去。他们顺利地收拾了欧洲最大盗贼，真是喜出望外。到了马拉加，两个人在加拉依的客栈里住下来。那天夜里和第二天，鲁菲娜都没有在其他客人面前露面。鲁菲娜知道盗贼和他们的头目会面的日子，即再过四天。为此，她做了安排。她是如何安排的，我们以后将会交待。让格利斯宾随便

喊我好了，反正他现在睡得死死的。

那一夜，格利斯宾一直睡在吃晚饭的桌子旁边，天大亮时才醒过来，根本不知道昨天夜里发生的事。他喊叫鲁菲娜，这时记起了：因为困意难抑，而失去了那个盼望已久的机会，太遗憾了。他又喊了几声那个狡猾姑娘的名字，还是没有人回答。他查看了各个房间、教堂和地下室，也没有看到她的影子。他赶紧跑到外面去找，房门都关着。这太奇怪了，莫非鲁菲娜发生了什么意外！他又四处找起来，发现箱子打开着，里面装的钱不翼而飞。他立刻意识到鲁菲娜偷了钱，逃之夭夭了。不过，他认为鲁菲娜还应该呆在附近，因为她是不敢黑夜上路的。于是，就又找起来，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他不得不镇静下来想一想，像他这样一个老奸巨滑的盗贼竟然被一个弱女子刺了一下，委实使他感到羞辱。当天，他就赶到马拉加，想在这座城里找到鲁菲娜。他看到了加拉依，但是由于格利斯宾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他，所以并不认识他是谁。因而，他的马拉加之行也是劳命伤财。

鲁菲娜和加拉依计划去卡斯蒂利亚，但是，在出发之前，鲁菲娜还想教训一下那个伪装的隐士。她知道盗贼们哪一天在山庙——这是那个坏蛋为罪犯安排的避难所——里集合会面。这些人罪行累累，应该严厉惩治一下；她是想让当局把他们一网打尽。于是，她给地方长官写了封信，说明盗贼在什么地方，怎样可以逮住。把信寄出以后，她才离开马拉加，取道托莱多以后继续其旅程。我们暂且把她放在一边，来说说地方长官。他收到信以后，待天黑下来便带上人，把山庙包围起来。他走进去，格利斯宾对他的“来访”很是诧异。来人立刻搜查各个

房间，下到地下室，发现那群盗贼都藏在那里；他们缴获了大量作案工具：梯子、撬锁器、万能钥匙等。地方长官还在箱子里发现不少珍贵的金银首饰等赃物，他立刻命令把那些人抓起来，捆住双手。格利斯宾一副茫然之色，所答非所问。地方长官对他说：

“你这个坏蛋，伪君子，披着圣人外衣，干着盗贼勾当！你化缘，从乐施好善的人那里得到那么多钱还不满足呀！你不安分守己，好好地上帝效劳，而去干世界上最缺德的事！你是自投罗网呀，现在该是把你和你的同伙送上绞刑架的时候了！”

说完，便把他们带走了。经过审讯，证据确凿，判处死刑。他们供出了许多罪行，格利斯宾是罪魁祸首，他给那些人筹谋划策，大开方便之门。格利斯宾又臭又硬，矢口否认罪行；但是，他并没有逃脱审判，只是后来被放出了监狱，因为他患了隔日热，从而死刑命令延期执行。他的同伙被立刻处以绞刑。一天中午，格利斯宾穿着女人衣服从监狱出来，向教堂走去。人们看见他，都很惊愕。狱长则受了苦，蹲了好几天牢，因为他被控接受了格利斯宾的贿赂才释放的。不过，这个指控不能成立，给衣服的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被判了刑，去服划船苦役。

第四部

鲁菲娜和加拉依日夜兼程，带着巨款来到了皇城托莱多；他们准备在那里住下。鲁菲娜想在这座城里表现得高贵些；同时，为了让别人视作“顺理成章”，她谎称加拉依是父亲。她在富人区找到一幢漂亮房子，家里有女奴，是从马拉加买到的；在当地雇来一个使女，还有侍童和随从。她穿一身庄重的寡妇衣装，加拉依着装也很体面，自称堂赫罗尼莫，而她则叫堂娜埃梅伦西亚娜，姓梅内塞斯，说是葡萄牙最显赫贵族的后代。这一切安排就绪之后，又逐渐添置了庄重寡妇之家必备的珠宝首饰。街区的贵妇们纷纷来拜访她，她热情、礼貌地招待她们，不久便交了几位女友。这些人都认为鲁菲娜是位金子一样难得的

好人，不愧为梅内塞斯望族的后代。一天鲁菲娜去大教堂，无所事事的年轻人都把目光投向她，一位新近搬到城里的贵妇，因为她有几分姿色，很快吸引来不少追求者。这些人每天都在她房前屋后转游；她渐渐成为皇城的名人之一，因而处处小心谨慎。我们暂且把她和她的追求者放在一边，回过头来到马拉加转一圈儿。在那里，我们让格利斯宾修士从监狱里出来。

格利斯宾玩弄各种伎俩出了监狱之后，没有在马拉加停下，而是去了城郊的一座森林，白天藏在那里，天黑以后才偷偷溜回他的老巢——山庙。马拉加城里人一直以为他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呢。现在，他的位子已经被另外一位修士取代。这位修士到各个教堂化缘，为一家医院的病人集资；他还没有在山庙住下来，因为各个房间还要修缮装饰一下。我们说过格利斯宾已经回到了山庙。他以前在山庙南面的几块岩石附近做了记号，用在森林里找到的木棒挖起来，不一会儿便挖出一个袋子，里面装着金币和其它各种货币——大约五百杜布隆——，然后去了哈恩，那儿有个朋友，也是干打劫偷盗勾当的。这个朋友知道他从监狱逃出来，因为在这之前，他得知 he 被抓了起来，所以对他非常关照，他被审讯时受了不少苦。他们以前曾在一起打劫偷盗，这位同事对格利斯宾的到来很高兴。格利斯宾衣衫不整，因为他的修士服被没收；盗贼还穿修士服！再说，道路坑洼不平，十分难走。格利斯宾交给他朋友一些钱，请他帮助买套好些的深色衣服；他穿上新衣服，挎上宝剑，又把留得很长的胡子刮得一千二净，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格利斯宾在哈恩住了几天，直到在安杜哈尔抢了钱财，这一次捞得可不少，两个人公公平平地分了赃；不过他担心自己是逃犯

作案，警察会来追捕，便想躲一躲，避免发生马拉加那样的不幸事件。他很快逃走了，身边带着一个祖籍巴伦西亚、身材高大的男仆；他们带着钱，不久来到托莱多。他们以前只有一次路过这里，谁也不会认识他们，这一点是有把握的。巴伦西亚人叫海梅，父亲开草鞋店，他因为偷拿了主人几件衣服而离开了家乡。他二十四岁，面部白皙，头发金黄，精干，特别是很聪敏，可以说奸滑；穿着偷来的衣服，看上去很时髦，笔挺。一天，两个人去大教堂听弥撒，现在化名埃梅伦西亚娜的鲁菲娜恰好也在那里。格利斯宾后来认出了她，心中一阵高兴。他尽量躲避，不被她看到，对于这一点他很自信，因为他刮光了胡子，换掉隐士衣服。格利斯宾指给海梅看那个寡妇打扮的女人，海梅觉得长得不错；他便叫这个小伙子偷偷跟踪，看她住在什么地方。很快弄清楚了她的住处，邻居都叫她堂娜埃伦梅西亚娜·德·梅内塞斯，是同父亲一起从巴达霍斯来这里的。这个姑娘的嘲弄还在格利斯宾的心中隐隐作痛，现在他认为运气来了，不报仇，不捞点好处，决不能离开那里。为此他叮嘱海梅如何动作，一定要在姑娘面前隐蔽得好一些，不能道出他的情况来。不几天机会来了，格利斯宾和海梅可以扮演多次演习过的角色了。一天傍晚，天快黑做晚祷时，鲁菲娜住的那条街有人打架斗殴，两个人被打伤。警察马上赶到现场，叫人把伤者送回各自家里治疗，并且逮捕了住在那里但没有参与打架的人。顿时，街上人迹稀少，清白无辜的人谁愿意被抓去蹲大牢呀！

格利斯宾和海梅趁这个机会开始演戏了，老奸巨滑的隐士早就叮嘱过他了。海梅这一天穿一身十分庄重的蒙德萨服

装，走到鲁菲娜家附近时，把外衣脱下来塞到格利斯宾手里，拿出宝剑走了进去，装出惊恐不安的样子。外面的大门开着，他登上楼梯，来到客厅，女主人和两个女仆在那里。她们看见一个男人拿着明晃晃的宝剑，都惊叫着从座位上站起来；海梅对鲁菲娜说：

“我面前这位漂亮夫人如果有恻隐之心的话，那么我请求您，让我在这里躲避一会儿，警察在追捕我；他们认定我在刚刚发生在这条街上的厮打中杀了人，在旁边那条街发现了我，如果我不大胆反抗，刺伤两个警察，早就落到他们手里了。我跑得快，对警察只能敬而远之；我从那儿逃出来，他们在后面追捕。我看到这里的门开着，便跑进来躲藏。如果没有不便的话，让我躲一会儿，街上安静下来我就走。但是，如果对您不便，不能收留我，那我就立刻出去，哪怕有生命危险，因为我宁愿坐牢，也不愿给您带来麻烦。”

我们上面已经描绘过海梅的身材；从今天晚上开始，他更加引人注目了。

鲁菲娜仔细地扫了海梅一眼，这个一味追求金钱，是金钱蛀虫的女人，对他却一见钟情，于是对他说：

“我作为一位贵妇人，对人从来都是怜悯的，对仪表堂堂从而血统一定高贵的人更是双倍地怜悯。我很同情您的不幸，这就是您的家，等甩掉追捕您的人再走好了。能够救您而不救，太不人道了。放心好了，我有秘密地方供您躲藏。”

年轻人很感激，她又说道：

“您应该知道，我这种情况不能接待客人，所以我不能让您在这儿呆到您的事情了结的时候。不过，我父亲会回来的，

可能晚一点儿，如果他愿意您住在他的房间里，我将十分高兴。”

处事谨慎的年轻人再次感谢她的好意。两个人正说着，有人冬冬地敲起门来，还不停停地大声喊着：“警察来了，快开门！”

开始，几个人一副惊色，但是，鲁菲娜镇静了下来，拉着海梅的手，把他带到自己的梳妆间，那儿挂一张壁毯，同外界隔开。她把他留在那儿，说：“放心好了，不会被发现的。”一切安排就绪以后，叫仆人打开门。格利斯宾走进来，他不怕鲁菲娜认出来，因为换了那套新衣服，可以蒙混过去。和格利斯宾一起来的还有一个流里流气的人。两个人装出警察模样，提着灯笼、短棍和大枪；他们径直走进鲁菲娜所在的房间。鲁菲娜对他们彬彬有礼，装作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格利斯宾礼貌地打过招呼之后，说：

“夫人，我们打扰您了，这有些不礼貌。但是，我们从事的职业要求我们尽职尽责，地方长官命令我搜查这片住宅区的每户人家，我们正在追捕一个罪犯。附近几家我们已经搜查过了，只剩下您一家了。请原谅，我们要到各个房间看一看，好向上司交待，我们也算完成任务。”

“我说的都是实话，”鲁菲娜说，“就是凭经验您也会确信谁也没有进到我家来，我可不想让您把我看做是庇护惯犯的人。您随便搜好了，看看有没有您要抓的人。”

一个女仆端着蜡烛给他们照亮。格利斯宾和同伙察看了大半幢房子，有意留下几个房间没有看，这也算做礼貌吧。之后，他们像来时那样，彬彬有礼地离去。格利斯宾也是冒点风

险的，如果把他的伙伴“搜”出来，下一步计划就难以实现了。

那位伪装的年轻人从躲藏的地方走出来，为逃脱了追捕脸上露出兴奋表情，并且一再感谢那位寡妇的救命之恩。她越是看他，爱慕之心越浓。她说，她愿意为他效劳；父亲回来以后，她就是和父亲拼了也要让他答应，他至少那一夜呆在她家里。

“我请求您，”海梅说，他已经意识到她对自己有意，“允许我现在就走；我想到修道院躲一躲，从那儿想办法通知住在客栈——我在那里躲藏过——的仆人来找我，第二天就去塞维利亚，我一直没有回过故乡。”

鲁菲娜看到他已拿定主意，心中很是痛苦，便对他说，那样做很危险，再在她那里呆两个小时吧。他答应了；她让他和她在托莱多雇来的女仆聊天，说是要在父亲回家之前把他叮嘱的事干完。她趁此机会找到最信任的女奴，想把想法告诉她。她把女奴拉到一间房子里，对她说，那个小伙子不错，有人追捕他，放他走我很不放心，可是又不知道加拉依让不让他在那儿过夜。女奴是个精明人，知道应该给女主人出怎样的主意，于是投其所好，说道：

“太太，您对他一见钟情，对他表达爱恋之情是件容易的事。不过，如果说服加拉依把他留在家里过夜，我看不大可能。我劝您这样做：这幢房子这么大，有好几间房子空着呢，您房间下面就有两间空房，让他住在那里。床呀什么的，由我安置好了，我一会儿就能准备齐全。这可不能让加拉依知道，他不是要去马德里嘛，这两天就要走。这样您就可以和您已经爱上的人呆在一起了。为了不让他走，您必须让他知道，警察是不

会离开这条大街的。”

鲁菲娜觉得女奴的主意不错，便打发她把那个小伙子住的房间布置一下，把床弄好，铺得软软的。女奴听完吩咐，立刻去操办。鲁菲娜又回到年轻人身边，对他说道：

“我没有得到父亲的允许，自作主张让您留在这里，您要像躲避警察那样不要让他看见。我这是好意，您就接受了吧，我希望您平安无事。”

海梅比以前更加热情地感谢她的又一次关照，他高兴地看到那个狡猾的女人已经坠入情网。他们两个人情谈了好长时间；海梅夸奖她的美貌，女人都喜欢别人奉承自己。他很快动了情，把她抱到床上。她既漂亮又会做爱，于是奇迹出现了，一个胆小如鼠的在逃犯变成了热恋的情人。过了一会儿，女奴走进来，她已经把吩咐的活干完了。鲁菲娜把海梅带到那个房间，把灯放下对他说，先一个人呆一会儿，她把父亲安顿好就来。海梅叮嘱她一定来看他，如果见不到她，他一夜也睡不好。

“我当然来看您，”她说，“我还想知道您是谁，为什么被警察追捕。”

说完告辞而去，她温情脉脉的目光给了狡猾的年轻人勇气，他等她来。

加拉依还不算老，还有精力，所以他希望成为鲁菲娜的情人。如果不是已经结婚，还想和她结为夫妻呢。他一直只身在外，把妻子丢在马德里。许多男人，或者因为另有新欢，或者不满意自己的妻子，把她们丢在一边，忘在脑后，让她们意识到丈夫的冷漠和遗忘，从而去找喜欢他们的男人，冷落自己的丈夫。加拉依已经好长时间不知道妻子的消息了，心想她可能死

去了，于是，决定回马德里转一圈儿，暗中探询。如果真的死了，就想办法和鲁菲娜成婚，为她履行各项义务。他正是带着这个想法准备去马德里的，要在那里住两天。我们暂且不去细细言表他在马德里的情况，回过头来说说鲁菲娜。加拉依回来以后，鲁菲娜为他做好晚饭，但推说身体不适，不能和他一块吃饭；加拉依信以为真，他吃完饭，便上床睡觉去了，这是他的习惯。鲁菲娜听见他睡着了，便叫女奴给藏在房间里的情夫做点吃的，同时她也想和他一起进餐。饭很快准备好了，两个人高高兴兴地吃了起来。鲁菲娜一边吃饭一边对他表示亲昵，并且说得不到他的爱就死去。他们吃过饭后，当女仆们坐下来用剩菜剩饭——当然剩下不少了——填饱肚子时，鲁菲娜向情人问起了他的姓氏和籍贯，为什么到托莱多来。他为了讨她的欢心，编了一套谎话，对她仔细说来：

“漂亮的太太，我老家在巴伦西亚，西班牙最显赫的人家都住在那里，它就是为此而出了名的。它是贵族之城，气候宜人，钟声动听，许多城市都比不上它。我就是那里全国有名的彼尔图沙古老贵族之家的人。我的名字是堂海梅·彼尔图沙，由于祖辈做了重要贡献，国王授予我蒙德萨红十字勋章和骑士十字勋章，这后一种是此类勋章中最高级的。除此之外，我有长子继承权，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价值三千杜卡多的地租。父母只有我一个儿子，我爱上了堂娜布兰加·森特利娅，她是巴伦西亚一位德才出众的姑娘。我一直追求她，可是并没有得到回应；原来，她爱上了另外一位追求她的绅士，此人叫维森特·布哈达斯。他成了我的情敌，为吃醋而感到绝望。这位先生想除掉所有有可能妨碍他爱情的人。这样，一天晚上，我经

过他住的那条大街时，被他发现了，他带着三个仆人，而我只带一个，从而被他算计了。我尽力自卫，但还是受了伤，而且伤得很重，他们还以为我死了呢。人们不知道是谁刺伤了我，尽管都认为他是他。警察知道我是维森特的情敌，便把他抓了起来。但是，他让他的仆人出证，证明他当时不在出事现场，从而被放了出来。情敌用刀砍我，占了便宜，我伤愈之后，对此我耿耿于怀，总想报仇，最后是用刀砍了他，他伤得比我厉害。大街上有人认识我，都揭发我。这种事在巴伦西亚很少见，因为一般情况下，用这种方式破案都一无所获。那个人伤势很重，有生命危险，我必须离开那里，不然我也有生命危险。我逃出巴伦西亚，来到托莱多，到今天已经一个多月了。这期间，我从巴伦西亚的几个知心朋友的来信中得知，我的情敌已经脱离危险，恢复得很快，而且和堂娜布兰加订了婚。我心里更觉得不是滋味，恰巧今天堂维森特的两个亲信奉命到这儿来杀我。他们在这条街上对我动了手，我砍伤了其中一个，可能是致命伤；我在前去劝架的人的帮助下逃了出来，跑到您房子这儿便躲了进来，我再也不怕来抓我，铲除我的肉体了，尽管我的灵魂变成了您美貌的俘虏；我觉得我灵魂的牢房很舒适；您如果高兴，我愿意在这个牢房里蹲一辈子。”

假堂海梅讲完了。鲁菲娜高兴极了，她看到这位绅士身上有许多值得她爱的东西，于是准备提出做他的妻子。她在脑海里这样思索了一会儿，回答说：

“堂海梅·彼尔图沙先生，我为您躲避追捕才到托莱多来而感到痛苦。您不要马上回去，我希望您永远住在这里。我向您保证，您如果为了我而留下来的话，您的安全是有保证的，

就是那些其职责是让人低头屈服的人进来，也不会出问题。这就是，虽然成事在天，但我们可以‘谋事’。我一直在想，如果您出于义务而满足我的要求的话，我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也是我的魅力所获得最大成果。上天并没有把我造就得像您希望的那样柔美，不过如果爱情需要的话，我希望您现在就知道应该为我尽什么义务。”

“我多么想在您双脚踏过的地板吻上一千次呀！”海梅说，“我从您那儿得到无微不至的关照，我吻一万次也不能表达感激之情。我不想有负于您，不想辜负您；我不怕债权人打官司。说到征服我的意志，我的回答是无需多大的力量我就会降服的。所以，我说您没有使用任何不正当的手法，因为您的美貌比任何东西都具有魅力，使我的灵魂与您熔铸在一起。我在家乡遭受那些杀人凶手的迫害倒成了好事，一件不幸的事换来千件喜事，这千件喜事就是从您那里得到的关照和安慰！让上天保佑我得到您的爱，成为您情海中最幸福的港湾。那样，我会焕发青春的活力，忘却我的故土，因为哪儿有幸福，哪儿就是我的家。”

堂海梅和鲁菲娜情谈了很长时间。他，善于点燃她的情火；她，被爱蒙住了眼睛，根本没有意识到上当受骗。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快到深夜两点了。鲁菲娜恋恋不舍地离开那里，回到自己的房间。善于骗人的小伙子躺在床上，高兴地看到格利斯宾的计谋开始奏效了。他还有些担心，因为那天和第二天他都不知道因为加拉依在家会发生什么事。不过，加拉依去了马德里，鲁菲娜就可以和他自由自在地相爱了。堂海梅写了一封信，打发女奴给格利斯宾送去，让他放心。格利斯宾交给女奴

一封回信，并且托她带给海梅一百杜布隆，供他赌博消遣用；还叮嘱送给女佣一些钱，收买她们，说不定什么时候要用上她们的。那天，加拉依离家去了马德里以后，有两位女邻来访，鲁菲娜不得不接待。她心里委实不快，因为那时她最想和情人在一起，而不是有谁来访。两位夫人走了以后，她立刻向堂海梅——在他行骗期间，我们暂且这样称呼他吧——的房间走去，发现他正抱着女仆送来的吉他弹奏呢。海梅是个娴熟的吉他手，还会写作优美诗句。这一点也不奇怪，巴伦西亚大地培养了不少杰出的音乐家和诗人。她快走到海梅房间时放慢了脚步，仔细听着吉他奏出的动听旋律。他没有觉察到她的脚步声；她停下来。不一会儿，他用优美而清脆的声音唱起了下面这首民歌：

谁会想到苦难
永远与我相伴！
为什么命运之神
不把我送到幸福彼岸！
万能的上帝
你让我忍受悲哀。
万能的上帝
你让我荣光享遍。
我的希望之船
劈浪向前，
绕过沙洲
航行在海神的摇篮。

今天，任凭飓风肆虐
因为有美女守护身边；
不怕海浪危险
她会把船引向安全。
美女，美女，
灵与肉向你缴械；
你光芒闪烁
你带来新欢。
噢，你，我灵魂之主哟，
我来向你请安；
请听你的求爱者
倾述心愿：
塔霍沙河的仙女哟，告诉我
情火溶化冰霜你是否看见！
美女，我深情追求你
哪怕我们的爱持续很短；
我是否让你看到我的情火在雪中燃烧
我在火中变成雪团。
痛苦每日增长
谁也不会给我慰安；
感情的伤疤
没有治愈的灵丹！
塔霍河的仙女哟，告诉我
你是否看到情火溶化冰块雪团！

听完堂海梅的歌声，鲁菲娜的心又燃起了熊熊的情火。她觉得他的歌声格外优美，吉他弹得娴熟，特别是她发现那首歌的歌词是描述他本人经历的。那狡猾的年轻人还有一点诗才，又很聪明，很快把歌词背了下来，想给鲁菲娜唱几遍。鲁菲娜学会了，并且带着同样感情给他唱了一遍。

恋情融融的姑娘走进多情郎的房间，他在吉他上拨弄着。她对他说：

“我太高兴了，尽管我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巴伦西亚是优秀歌手的摇篮。”

“我的歌喉很不好，”他说，“但是我很高兴唱这首歌，歌词写得太美了。”

“依我看呀，”鲁菲娜说，“这首歌是专门为一个人写的。她可以使树干长出心脏来；去珍爱她吧，可以说威力无穷！”

“我是上帝的一个理性造物，我最了解这个人的品德，我怎能不珍爱她！”

“您别那样甜言蜜语，”她说，“天晓得您说的是不是实话，就算您永远不忘记我留您住下来的好意；可是，男人们很会把没影的事说得有鼻子有眼，又会装成无所爱的样子。”

“您这就错了，”他说，“您应该相信我，我被追捕，随时有坐牢的危险。这个坏事变成了好事，即有幸结识您。我信任您，深情地爱您，我希望得到您的回报。”

堂海梅对鲁菲娜张口情闭口爱。这样，从那天后半晌开始，她便对他格外亲昵起来，以至这个狡猾的小伙子放弃了原来的想法，真的爱上了鲁菲娜。鲁菲娜仍然有那种错觉，以为她的这位客人就是他本人描述的那种人；当他问她何许人也

时,更加坚信了这种看法。她不想使自己在她眼里比他卑微,便简要地向他介绍说,她虽然出生在巴达霍斯城,但祖籍是葡萄牙,姓氏为梅内塞斯的贵族之家的后代。海梅听了以后,心想自己很有运气,便萌生与她结婚之意,不想再和格利斯宾去抢劫偷窃。干那种事太危险了,早晚要上绞刑架。

海梅本来就觉得鲁菲娜不错,现在又听说是贵族出身,更想真心实意地爱她,娶她为妻子。鲁菲娜也是这样想的。于是,他们便像多情的恋人那样“礼尚往来”了;鲁菲娜对海梅放了心,把全部爱奉献给他。不过,她担心加拉依会很快回来,他走时说很快回来。她知道他帮了她许多忙,像父亲一样,托莱多城里人都以为他是她的父亲。她也知道,他回来以后,知道她抛弃了他一定很痛苦,当然她要偷偷地给他一些钱,让他离去。她左思右想之后,改变了主意,决定离开托莱多,让加拉依回来以后根本看不到她的影子。为此,她劝说堂海梅带她去他的家乡巴伦西亚。她想过两三天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堂海梅,因为加拉依走时留下话,过半个月才回来呢。鲁菲娜一边仔细地策划着,一边和她的情夫沉浸在爱河里。堂海梅对她的爱和她对他的爱一样深,由此他决定摈弃初衷,尽管这要使格利斯宾痛苦不堪。

那时正是隆冬季节,夜长日短。天黑下来以后,两个人不是谈情说爱,就是低声哼唱;鲁菲娜也表现出了歌唱天才,所以,有时两个人一起唱起了当时流行歌曲。一个夜晚,谈也谈完,唱也唱完了,鲁菲娜便想让情人给她和她的女仆讲点逗趣的东西,于是问他能不能给她们讲个故事消遣消遣。堂海梅是部“百科全书”,而且脾气又好,于是一方面为了表现得对情人

言听计从，另一方面又想向她炫耀自己的口才，便说：

“我的美人埃梅伦西亚娜，我的灵魂之主，您是位知识渊博的女性；尽管我可能在您面前现丑，我还是应该听从您的吩咐，特别是说到讲故事，我更不能不听您的了。我现在就来讲，不过，如果讲得不好，请多多包涵。我在巴伦西亚听过一位有才华的先生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我把它讲给您听一听。”

他停了一会儿，便讲了起来。

第三个故事

一切为了声誉

塞维利亚是安达卢西亚的一座名城，大都市，那里住着许多贵族之家和天才人物，珍藏着从西印度群岛运到西班牙的各种珠宝。堂彼得罗·德·里贝拉就出生在塞维利亚，他是阿尔卡拉伯爵这个望族之家的一位声誉极高的成员。当然，这个望族之家在那一带是屈指可数的大户之一。父母双亡以后，他继承下四千杜卡多的地租，由此他在塞维利亚成了一位显赫人物，出入各种公共场合的要人。他有名望，又仪表堂堂，在他面前所有人都相形见绌。堂彼得罗·德·里贝拉有个表哥在马德里，暂住在一国之君的京城里。他是去打官司的，判他胜诉，他爱上了王宫里的住房和宫廷侍从，不想返回故乡，而在马德里住下来。在那里，他同一位老先生交往甚深，此人名叫

堂胡安·德·拉·赛达，德高望重，受人尊敬。他胸前佩带着大西班牙保护神红色勋章，外加两千杜卡多年俸。妻子已死去，给他留下一个独生女。她继承了母亲的所有优点，大自然把全部的爱专门给了她，使她长得那么漂亮，马德里的女性无不羡慕；她像一颗高亮度的星座，其它天体从她那里获得光线之后才闪烁一点光芒。总之，这位佳丽犹如太阳一样，使马德里所有贵妇淑女黯然失色。堂胡安想把她嫁给一个他喜欢的男人，门当户对，既有名望又有财产。罗得里戈·德·里贝拉——他是我故事开始时提到的堂彼得罗的表弟——完全可以试探一下这桩婚事的可能性，他血统高贵，又同堂胡安·德·拉·赛达有些交情。但是他是家里的次子，这成了婚事的一大障碍；他的财产太少了，哪能购买高贵的嫁妆呀。于是，他把表哥推荐给他的朋友堂胡安；表哥在塞维利亚，不但品行端庄，而且又有长子继承权。堂胡安觉得这个人不错，但他很谨慎，还想进一步了解情况。他怀疑他们是亲戚，堂罗得里戈说不定光挑好听的说，夸大家产。恰好，堂胡安在塞维利亚有位朋友，便立刻给他写了封信，请帮助真实地了解堂彼得罗·德·里贝拉的人品和家产情况；必须门当户对，女儿布莉扬达不致吃苦。他很快收到回信，他朋友在信上说的和堂罗得里戈讲的完全一致，甚至还介绍了些其它情况，都是真实可信的。堂胡安很高兴，不久去见堂罗得里戈，请转告其表哥他想把女儿嫁给他。堂罗得里戈马上写了信；堂彼得罗回信说请先寄来一张姑娘的画像，从而不致盲目；他还说，相信表弟不会让画家在画像上做手脚，会画得确切逼真。堂罗得里戈寄去了，堂彼得罗高兴极了，立刻给表弟写信，请他帮助办理订婚手续，他将很

快赶到马德里，并且寄来了授权证书。在堂罗得里戈同堂彼得罗书信往来期间，堂娜布莉扬达欣赏着堂彼得罗寄来的画像，他穿得十分华丽笔挺；而且出发来马德里时也是如此打扮。家里人不能和他同来，因为有不少事需要料理。这样，他和一个仆人各骑一匹骡子，带着侍童——他也骑一匹体强力壮的骡子——踏上了漫长的旅途。堂彼得罗盼望早些赶到马德里，与容貌俊美的堂娜布莉扬达会面，因为他一看到画像便深深地爱上了她。他把画像仍然放在表弟写来的信中，时时刻刻揣在怀里。到达托莱多之前的四五个小时，主仆找地方吃饭；堂彼得罗让侍童先行，赶到托莱多找客栈。饭后，和奥尔加斯——这是他休息吃饭的地方——的几位绅士玩起纸牌来。他总是输，心中有些不快，直到玩了很长时间才找了个借口抽身离开，那时比原来打算重新上路的时间晚了许多。他跨上骡子，打听好路线，便和仆人上路了。刚刚走出一莱瓜远，天就黑了，而且有些阴天。这就黑上加黑了，星星不眨眼，月亮不闪光。天黑，又加上说笑，不久走错了路。为了不致于离托莱多越来越远，他们决定在那片橄榄树林里休息，等到天亮看清路再继续赶路。他们把箱子卸下来，摆在树下。如果说橄榄树是绿色幔帐的话，箱子就是床铺，坐一会儿就打起瞌睡来，最后睡着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野外睡觉呀；而且睡得越香，危险越大。这时，正好有四个人走过来。他们骑着骡子，一步步轻盈地走着。这是几个盗贼，刚刚作案回来，但一无所获，现在返回托莱多。他们不愿失去这个机会，那两个人睡着了，正好下手。他们每两个人抱住一个，把双手反捆起来，剥掉衣服，只留下

背心和裤衩，把箱子、骡子等物全部抢走。主仆两个后悔莫及，仆人埋怨主人玩牌玩得太晚，不然不会发生这种意外不幸事件。他们说了很长时间，直到小鸟用优美的歌声迎接黎明的到来。主人和仆人高兴极了。这时，附近传来牲口嗡叫声，他们高声呼叫牧人；牧人赶来，看见他们几乎光着身子，怜悯之情油然而生，给他们解开绳子，松开双手。他们问牧人那儿离托莱多有多远，回答说只有半莱瓜远。牧人还说，他主人的别墅就在附近，他们如果愿意，他很高兴带他们去；那儿住着一位姑娘，很善良，会帮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主仆接受了牧人的建议，跟着他来到别墅，清澈的塔霍河从旁流过。别墅建有塔楼，金壁辉煌。他们一到那儿，牧人便大声叫门，一位给女主人当庄园管家的老人出来开门。牧人上楼，他们跟在后面。他向女主人简单介绍了那两个外地人的不幸遭遇，现在来向她求助以后，女主人让主仆二人进去。堂彼得罗几乎光着身子，站在女主人面前，感到十分羞涩，他只披件牧人借给他的斗篷。他对女主人说，他去马德里打官司，但没有道出真实姓名，只是说是塞维利亚人，叫费尔南多·桑切斯·特里维尼奥。堂娜维多利亚很同情他们，特别是堂彼得罗，那样子太可怜了，还有，她觉得他人很好；于是走进里屋，从箱子里找出两套深色衣服递给他们，叫他们穿上。堂彼得罗穿上衣服，更显示出身段匀称来。堂娜维多利亚越发动了情，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吃饭时，她毫无顾及地坐陪，同堂彼得罗坐在一起；堂彼得罗不胜感激。主仆二人在那儿住了两天，但女主人一直没有向堂彼得罗倾述恋情，只是用眼睛表达自己的悲伤。堂彼得罗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并且告诉给仆人，但不敢对女主人说什么，因

为他就要结婚了。仆人给他打气，不能放过那个机会，这可是福星高照，再说女主人对你那样怜悯帮助，怎能冷酷地对待人家呢。那个地方宁静，女主人相貌秀美，又表露出了爱心，堂彼得罗不得不给以回报。然而，在他允诺与她结婚之前，女主人不能投入他的怀抱。

堂彼得罗心中燃起了情火，把寄来画像的姑娘忘在了一边。他叫仆人给出主意，怎样做才好。仆人说要抓住命运之神送来的好机会，只要允诺和这姑娘结婚，就可以得到她，甚至可以留下字据，但不能写真名实姓，签上对她说过的那个名字就行了。堂彼得罗按照他说的做了，结果堂娜维多利亚·德·希尔瓦——姑娘叫这个名字——张开双臂欢迎他。堂彼得罗又在别墅住了四天才对姑娘说，他要去马德里，要求对他的上诉进行审判，这桩由西印度会议裁决的官司需要他来出庭；还说很快会回来看她的。堂娜维多利亚答应了。第二天一大早，堂彼得罗告辞，姑娘眼泪汪汪，他也装作痛苦的样子，用手帕捂着眼睛，和她一块儿哭泣。他骑上姑娘提供的骡子，带上她给的钱，上路向马德里走去。老天好像有意惩罚他在别墅里住那么久似的，原来，他一走进依列斯加斯，一头受惊的牲口又跳又蹦，堂彼得罗没注意，正好被踢着，倒在地上，大腿受了伤。这样，他不得不住在这个镇子上，让从托莱多请来的一位整骨医生诊治。我们暂且不提他，回过头来讲一讲堂娜维多利亚。情人走了以后，她仍然哭个不停，心里十分悲痛。

姑娘的一个女仆去堂彼得罗睡过的房间收拾床铺时，发现他无意中把将与其结婚的那个姑娘的画像丢在了床上，画

像包在他表弟寄给他的信中。女仆把画像和信都交给了女主人。她打开信，看到那幅画像，心中担起忧来，悲痛欲绝；看过信后，更加忧伤和悲痛。信上写着：

尊敬的表哥：

随信寄去我所钟爱的姑娘堂娜布莉扬达·德·拉·赛达的画像，十分逼真。我想你看到这幅貌美姑娘的画像一定会急速启程来马德里的，姑娘的父亲堂胡安急切地等着你到来。千万不要拖延；如果拖延，将是对这幅美丽画像的侮辱。我现在正按照我们商议的方式办理有关订婚事宜。你过目之后，就可以签字了。你一定会为找到这样如意的终身伴侣感到无限幸福的。

你的表弟 罗得里戈·德·里贝拉

堂娜维多利亚痛苦地读完信，一下子昏了过去；过了半个小时才在女仆怀里醒过来，唉声叹气，泪流满面。她后悔上了那个塞维利亚人的当，不该那样轻信他，怎能把贞操轻易献给一个被强盗抢劫一空以后来她家的男人呢。她哭了一整天，意识到自己有身败名裂的危险，她不想让人们议论纷纷，说自己被一个男人嘲弄了。这样，读过信以后，她弄清楚了那个男人为什么去马德里，将要与谁结婚。她决定去马德里走一趟，这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她除了一个在佛兰德服兵役——当时担任骑兵上尉——的哥哥以外，没有任何近亲可以求助的了。她把想法告诉给老仆人阿尔贝托——她是在这个人的照料下长大的；他认为很好，并且愿意陪同前往。他立刻准备了两马车

用品，供安家之用。他们到了马德里以后，阿尔贝托去打听堂胡安·德·拉·赛达的住处，并且询问从塞维利亚来的新郎到了没有。一切都弄清楚了，堂彼得罗还没有到马德里。对此，堂娜维多利亚担起心来，那时她还不知道他在依列斯加斯出了事。

被污辱的姑娘首先租了一幢独门独户的房子，离堂胡安·德·拉·赛达的家很近；她让阿尔贝托以她父亲的名义出面，并且打发他去堂胡安·德·拉·赛达家，设法了解他们是否需要一位女管家；为了骗过堂胡安的眼睛，以这种身份去他家再好不过了。阿尔贝托很卖力气，结果很理想，因为堂娜布莉扬达正在找个女管家。当阿尔贝托把“女儿”介绍给她时，她立刻决定雇佣，而且也让他留下来做随从，因为他形容善良，两鬓白霜，说明他很有经验。阿尔贝托一切如愿以偿，回来把结果告诉给堂娜维多利亚，她的脸上绽出了笑容。堂娜布莉扬达想即刻见到她；堂娜维多利亚当天从箱子里找出衣服来，想把自己打扮成年轻寡妇的模样。第二天，她便在“父亲”阿尔贝托陪同下去见未来的女主人。布莉扬达父女热情地欢迎他们。维多利亚本来不想让气氛过于热烈，因为她不愿意看到他们父女等候的未婚夫很喜欢她，尽管这可能给实现自己的计谋带来很多障碍。她一直想着这一点。当时，阿尔贝托改称埃斯特万·德·圣地亚纳，我们下面就称呼他的姓好了。堂娜布莉扬达问圣地亚纳是哪人，他回答说老家在乌特莱拉，离塞维利亚很近；女儿和当地一位有名望的绅士结了婚。这位绅士在西印度做生意，经常跑秘鲁；一次在路上出了事，不幸死去；留下一屁股债，不得不把庄园变卖掉，他还有桩官司没有了

结，等待西印度会议最近做出判决。堂胡安听说圣地亚纳是安达卢西亚人，便问他是否在塞维利亚住过。他说，塞维利亚离他家很近，他经常去那里，但没有长住过；不过他女儿在那儿住过一段时间。堂胡安听完以后，便不再想向他们问堂彼得罗·德·里贝拉的情况了。

维多利亚就这样做了堂娜布莉扬达的管家，女主人很满意，不久便把所有柜子和箱子的钥匙交给了她；别的女佣很是嫉妒，这也有道理，一个昨天刚刚雇来的女佣，怎能比她们这些效劳多年的人还得到女主人的赏识呢。圣地亚纳说住在马塞拉——她是维多利亚的女佣——家附近，由此，堂胡安便不留她住在自己家里了。

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堂彼得罗·德·里贝拉的情况。他养好伤以后，来到马德里，首先到表弟堂罗得里戈家住下；表弟对表哥拖了那么长时间才来，一直担心着呢。堂彼得罗讲明原因，把在维多利亚别墅的事毫无保留地讲了出来，甚至把改名换姓写下字据的事也和盘托出。堂罗得里戈问那个姑娘的情况，堂彼得罗说叫堂娜维多利亚·德·希尔瓦，是托莱多一家贵族的女儿。堂罗得里戈听了很是不快，责怪表哥不该嘲弄和玷污那个姑娘，这可能埋下了祸根，因为你是来马德里结婚的，姑娘知道以后如果为失去贞操而来报仇的话，很可能置你于危险境地。随后，两人说起了堂娜布莉扬达。堂彼得罗说一看画像便爱上了她，不过画像连同其它东西在托莱多附近都被强盗抢去了。其实，堂彼得罗知道很清楚，事实并非如此，而是忘在维多利亚别墅的床铺枕头下面。此事他一直挂在心上。

堂罗得里戈对堂彼得罗说，要做一套深色旅行服装再去

见岳父和妻子。在马德里，只要有钱，做这种衣服不立等可取的话，也决不会超过三天。这样，他穿上新做的衣服，装作刚刚到马德里的样子，和表弟堂罗得里戈一同去堂胡安·德·拉·赛达家。岳父看到女婿仪表堂堂，甚为高兴。他打发仆人告诉女儿，她的未婚夫要到她那儿去。那时，女佣们刚刚给她穿饰好，还没有离去。她坐在客厅里，女佣们站在她的身边。堂彼得罗由堂胡安和堂罗得里戈陪同走进来。多情郎很高兴来访，他是个精明人，脸上没有露出半点未婚男女见面时常常露出的那种不自然表情。他现在看到画笔是那样真实再现了布莉扬达的姿色；这类相亲画像很少反映真实面貌的。堂彼得罗对堂娜布莉扬达一见钟情；她呢，也是如此，对堂彼得罗很满意。既然是婚姻大事，那么对堂彼得罗还需要进一步了解。于是，他堂胡安和堂罗得里戈便退到另一间屋子里，同请来的公证员和几位亲戚关在里面商议订婚事宜。堂娜布莉扬达则和女佣们继续呆在客厅里，议论对她未来丈夫堂彼得罗的印象。大家都说她找到了一位如意情人。只是维多利亚一言不发，女主人看在眼里，便把别的女佣支使走，想单独和她谈一谈。她对她说：

“堂娜德欧多拉（她自称叫这个名字），为什么别的女佣都祝贺我找到一位意中情人，而你却一言不发，不像她们那样恭维我几句呢？这里面有点缘由吧？”

维多利亚早就想好了对付这种场面的法子。她看到她所盼望的机会来了，立刻抓住不放，这样回答堂娜布莉扬达的问话：

“小姐，堂彼得罗先生没有任何东西可挑剔的，是个百里

挑一的情人，完美无缺。谁看见了都会这样说的。我之所以一言不发，是因为我在塞维利亚太认识这位先生了，他经常光顾我住的那个街区；关于缘由我不能避而不谈，因为现在我一心为您效劳，希望您平安无事，决不能欺骗您。如果一辈子活得不安宁，结了婚还不如死了好。”

堂娜布莉扬达神色大变，急切地恳求她的女佣把她尚不了解的内幕说出来。这时，心中充满着对堂彼得罗深仇大恨的维多利亚，很想一下子把压在心底的话说出来，因为是他玷污了她的贞操，毁坏了她的名声。于是，她要女主人转移到一间仆人很少走动的屋子去。这样，她们两人来到一间僻静的小客厅；举止谨慎的维多利亚说：

“如果我不把与您关系重大的事情讲清楚，就没有对主人尽到责任。小姐，您应该知道，堂彼得罗曾经和塞维利亚一位美女有过爱情关系，但是父母没有给她留下遗产保证各种支出。恋爱期间，什么都搞得很拮据，以致她从堂彼得罗那儿得到许多礼物和帮助，而且他又花言巧语，答应和她结婚，并且留下字据。这一点是有人证物证的。那时，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本应该是保密的，因为堂彼得罗的父亲还活着，他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曾经竭力把他们分开，不同意堂彼得罗同堂娜埃尔维拉·德·蒙沙维——这是那个姑娘的名字——结婚。他们依然相爱，结果生出几个心爱的小家伙，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现在跟母亲住在一起。堂彼得罗一直等着患有偏头痛并且上了年纪的父亲死去。父亲死后，堂娜埃尔维拉以为不久就会成为堂彼得罗的合法妻子，从而结束心中的悲苦了。她太痛苦了，因为一直生活在孤独之中。他一连几天没有去看她，她决

定把自己受到的凌辱告诉给她的两个表兄。他们很气愤，逼迫堂彼得罗履行自己的结婚诺言。当时堂彼得罗躲到塞维利亚城外，防备发生万一，因为他如果不兑现诺言，姑娘的表兄会杀死他的。这是我一个星期前随父亲来马德里以前所知道的全部情况。我讲的有关堂彼得罗的事都是确凿无误的，他在首都并不安全，因为姑娘的表兄——我认识他们——是两个很有实力的人物，我认为他们一定来这儿，在这儿要比堂彼得罗藏匿的塞维利亚更容易为表妹报仇。”

堂娜布莉扬达仔细地听着女管家讲述的有关堂彼得罗的情况，为这位先生不像她想象的那样光明正大地从塞维利亚来到马德里感到极为痛心。对于所谓的女管家讲的那桩虚假爱情，悲痛欲绝的姑娘提了几个问题：他是否真的爱她，堂娜埃尔维拉长得漂亮不漂亮，以及其它有关情况。掩盖真实面目的的堂娜维多利亚一一作答，设法让堂彼得罗变成一个臭不可闻的人物。尽管如此，堂娜布莉扬达并不完全相信女管家的话，想把情况告诉父亲，请他再更好地了解一下。于是，她走进父亲的房间；那时，他们已经写完了订婚公证。堂娜维多利亚回到原来所在的客厅里，那儿经常有女佣走动。不一会儿，堂彼得罗的一个男佣走了过来，他是被堂彼得罗打发去取从塞维利亚寄来的信函的。现在，他手里拿着一个密封信袋，问堂娜维多利亚他的主人在哪儿。他不认识她，她说堂彼得罗在房间里。

“这是从塞维利亚给他寄来的密封信袋，”男佣说，“还有几封信。”

“您如果愿意，”狡猾的维多利亚说，“我转给他好了；您不

能进他的房间。我一定交给他。”

“太感谢您了，”男佣说，把信袋交到“女管家”手里，便离去了。

维多利亚先打开信袋，把她写的一封短信放进去，封好以后拿着走进屋里；当从她的女主人面前走过时，后者问她拿着信去哪儿。她没有任何邪念地回答说：

“小姐，把送信给堂彼得罗先生；这是他的男佣从信差那儿取来的。”

女人没有不好奇的，布莉扬达当即打开信袋；有一封信是她的女管家写的，信尾落款签名是：堂娜埃尔维拉·德·蒙沙维。她听过女管家讲的那些事，现在更想知道信上写的什么了；她认为这封信一定能为她澄清一些事实。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夫君：

你不在身边，我身体不佳；我总觉得活不长了，又加上我听说你去马德里是结婚的。我不敢相信那是真的，因为你答应要做我的丈夫的，况且我们已经有了孩子。我只想提醒你，上帝是一位公正法官；我有表兄，如果他们知道你如此戏弄我，一定会为我报仇的。让上天保佑你平安无事；你应该了解我的一片心，牢记你的责任。

你的妻子 堂娜埃尔维拉·德·蒙沙维

堂娜布莉扬达读过信后，确认了心怀报仇目的的女管家讲的都是实情。这时，她父亲正走了出来，她便把得知有关堂彼得罗的情况告诉了他，并且把所谓的堂娜埃尔维拉的信拿

给他看。老人十分惊讶，一个出身如此高贵的绅士怎能欺骗与之已经有了孩子的姑娘呢，在这种情况下还来与他女儿结婚！父亲答应向一位要好的塞维利亚朋友打听情况，以后告诉女儿，说着走了出去。堂胡安刚走出家门，堂彼得罗便在男佣的陪同下走了进来；他已经从男佣那儿得知从塞维利亚寄来了几封信，都在女管家手里。他现在来取信的。他在原来的客厅——堂娜布莉扬达的父亲就是从这儿离开家门的——找到了堂娜布莉扬达，便对她说：

“亲爱的，我多么想见到你呀！不过，现在请你原谅我，我是来取从塞维利亚寄来的信的，我的仆人把信交给了你的女管家。”

“她以为你和我父亲在一起，”布莉扬达说，“想进去交给你；经过我这里时，我得知是信便产生了猎奇心，也有点怀疑。在塞维利亚，像你这样年龄的绅士没有不谈情说爱的。我的好奇心油然而生。万幸万幸，我醒悟了过来，而且是在同你结婚之前；不然，我就太不幸了。我看了那封信，一会儿你也会看到的，谁写来的你再清楚不过了。只这一点就够了，没有必要再知道别的情况了。从今以后我不能再和你谈结婚的事了，信上写的东西你不是不知道。好了，我不唠叨了。”

堂彼得罗手里拿着信，一副茫然表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读过信，发现有人嫉妒他的幸福，企图搅乱那桩婚事，编造出天方夜谭的梦话来。他看到女管家在那儿，没有注意看一眼，便对她说：

“这位姑娘，是谁编造这些谎言来捉弄我呀？我在塞维利亚有这么个情人，叫这个名字？我和她生了孩子，并且答应做

她的丈夫？如果这不是大骗子胡编乱造，我把脑袋揪下来！”

“我本人呀，”女管家说，“是相信您的表白的；我的女主人很可能对那事信以为真。如果是这样，我怀疑她还会维持这桩婚事。她把所有情况都告诉给她父亲了，她父亲要去一位塞维利亚先生那儿打听，这位先生是他的朋友，现在在马德里。”

“这就好了，”堂彼得罗说，“他一定会证实那是胡乱编出来的，塞维利亚根本没有一个叫堂娜埃尔维拉的女人。但是，姑娘，请你告诉我，你和堂娜布莉扬达关系亲密吗？”

“她最信任我了，”她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堂彼得罗说，“你会完全说服她听听我的话的，我要向她赔礼道歉。”

“我很怀疑她还会跟您说话；她对您恨得咬牙切齿，生起气来，如果觉得有道理，几天都消不了。”

“你和她关系那样好，”他说，“我看你会说服她的，就说我很爱她，很尊敬她。”

“这我完全能够办到，”女管家说。“可是，我如果说服了我的女主人，您给我什么呀？”

“你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钱，”他说。“你如果要钱，我可是个慷慨大方的人，为给我做好事的人效劳，绝不犹豫。”

“您知道我还是个姑娘，”女管家说，“总是希望结婚的。谈到结婚，我还没有准备好嫁妆呢。我很相信您的慷慨大方，为您效劳对我有好处。”

“我今天高兴，你要多少我给多少，”他说。“我现在答应给你五百埃斯库多，先用着。我说话是算数的，不然拿张纸来，我写下字据。”

堂娜维多利亚想看个究竟,很快拿来纸、墨水和笔,放在桌子上,让他写字据。堂彼得罗心急如焚,立刻在空白纸上签上自己名字,让女管家在上面写上他答应钱数。她觉得好机会来了,可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想法了。她感谢堂彼得罗盛情提供的帮助,同时答应他一定尽力说服女主人,说他完全可以指望不久得到她的宠爱。那位多情郎也是这样想的,于是高高兴兴地告辞而去。

这时阿尔贝托走了进来,堂娜维多利亚把发生的事情告诉给他。他很惊奇,为了阻挡那桩婚事,她已经做了那样多的事情。姑娘对他说,在堂彼得罗签字的空白的纸上写上他答应她结婚的字据,并且注明日期,也就是他住在别墅的时间,还要写上见证人的名字。阿尔贝托一一照章办理,尽量模仿堂彼得罗签名的字体。他是位有名的书记员,是干这种事的行家。

那天,堂胡安·德·拉·赛达去了塞维利亚朋友住处,但是没有找到他,打算第二天再去一趟。当天下午,堂娜维多利亚从堂娜布莉扬达那儿得知,她无论如何也不谈那桩婚事了,哪怕一辈子不结婚呢!她还顺便透露说,在这桩婚事之前,她曾经被一个很有才能的绅士追求过,他叫桑乔·德·莱依瓦。他很爱她,但父亲坚持要她和堂彼得罗结婚,她不得不遵从父命。她现在得知堂彼得罗脚踏两只船,便想与桑乔重归于好。堂娜维多利亚知道这一情况后,不由地兴奋起来,因为这预示着她那已经开始实施的工程会取得巨大的成功;为了更有把握些,她劝说堂娜布莉扬达把爱献给堂桑乔。

“我触怒了他,”她说,“不过,如果我给他写封信,他会转怒为喜,重新追求我的。”

伪装的女管家自荐说，如果给她派辆马车，她愿意前往送信；她还向女主人问清楚了堂桑乔的住处。堂娜布莉扬达看到女管家如此为她卖力，高兴得不得了，特别是热情地去做这种事，更是喜出望外。于是她决定让女管家当天下午就坐马车去见堂桑乔，并且立刻写了信，交给她。堂娜维多利亚一句话没说，立刻上路。但是她没有去堂桑乔的家，而是回到她租用的房子。到了以后，她打发车夫回布莉扬达的家，并且对他说，她将和圣地亚纳——她的假父亲——从家里步行去堂桑乔的家。她在家里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堂胡安·德·拉·赛达，叫他来她家里；另一封给堂桑乔，内容和前一封一样。两封信都写明了她家的住址。信发出去以后，她穿一套华丽服装，女管家的模样荡然无存，全然一副贵妇风度，由女仆陪着等候那两位先生来访。堂桑乔·德·莱依瓦很快来到了，他不知道是谁叫他来的，因为是谁写的信他也不知道。他刚坐下，还没有和堂娜维多利亚说上几句寒暄话，就有人来通报，堂胡安·德·拉·赛达已经下了马车，上楼来看她。堂娜维多利亚看到这种情景，便对堂桑乔说：

“尊敬的先生，我有事必须和这位绅士谈一谈；不过，您不妨也听一听我和他的谈话。请您退到那个房间里，躲到门帘后去听，您一定感兴趣。”

堂桑乔只好服从，可是，为什么要他躲起来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堂胡安走了进来，落座之后，堂娜维多利亚对他说：

“我想您一定莫名其妙，堂胡安先生，是谁给您写信请您到这儿来，这幢房子的主人是谁，您也全然不知道。那好，我现

在就让您从疑团中走出来。首先，我想告诉您我是谁。我家住皇城托莱多，我是我父母的第二个孩子，我还有个哥哥，他有继承权。我们姓希尔瓦，我不必赘言，从我们的姓氏您就知道我的身份了，知道我父兄是怎样的人，父亲是圣地亚哥派教友，哥哥是阿尔坎塔拉派教友。哥哥去佛兰德为国王效劳，在那儿当上了骑兵上尉。他把我留在托莱多陪伴一位年迈的姨妈，姨妈刚刚死去。她死去后，我搬到托莱多附近的别墅里，照管我的庄园，有牲畜，有农田，生活很平静，我喜欢乡村。我一直没有接触爱情，直到一天上午，一位牧人带领两个男人到我的别墅来。他们几乎赤着身子，衣服被强盗剥走了；我很同情他们，特别是对那个主人模样的人。我从哥哥留下的两箱衣服中找出两套来，给他们穿上。他们很感激，说我心眼好。但是，后来那个主人模样的人对我恩将仇报；在我别墅住的四天里，他花言巧语，假心假意，装作亲热样子，以致我都身不由己了。我们白天黑夜在一起，我以为他真心爱我，当然，我是爱他的。最后，他写下字据，允诺和我结婚，从而得以投入我的怀抱。他说，他是来马德里打官司的，宣读判决书时必须在场。他要我允许他去马德里，说很快会回来看我的。爱情已经发展到那种程度，就是不像我那样爱他的女人也会被他欺骗的。我叮嘱他一路保重，他的身影从我的视野消失了，我的心太痛苦了。我从他忘在枕头底下的画像和信中得知，他到首都是来结婚的。未婚妻正是我的女主人，您的女儿，姿色盖世的堂娜布莉扬达·德·拉·赛达。名誉比什么都重要；我看到堂彼得罗的所做所为，便决定到首都来，求几位知根知底的人，我已故父亲的朋友，想在他们帮助下阻止堂彼得罗成婚。我觉得，您首先

应该知道我已经失去了贞操，堂彼得罗作风不正。您知道这两点就不会让这桩婚事——据我所知，他们已经订了婚——变成现实。我要上诉，打官司；我有他的字据，我有人证。您看看这份字据，我有没有理由让堂彼得罗兑现他的诺言。”

听完堂娜维多利亚一番话，堂胡安·德·拉·赛达满面惊愕之色，从堂彼得罗在塞维利亚的所做所为，他认为他是随心所欲的人，对爱情不专一。他当即决定终止女儿的婚事。他打开维多利亚递给他的字据，读起来：

我，塞维利亚城的堂彼得罗·德·里贝拉，以我的名义写下此字据，允诺同托莱多的堂娜维多利亚·德·希尔瓦结为百年之好。我的允诺与此字据同在。

证人：女方佣人阿尔贝托和马塞拉。

堂彼得罗·德·里贝拉

堂胡安读过后，又思索了一会儿，便对她说：

“姑娘，我的心情很沉重，堂彼得罗出身贵族，怎能两面三刀，不守信用呢。他给您写下这份字据时，都快要和我女儿布莉扬达结婚了。在我这方面所能做到的是向他宣布：别再踏我家的门槛，我也不再同他谈和我女儿结婚的事。我不能再坚持原来的想法，我十分同情您的不幸。您应该按照您的想法继续做下去，直至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对您来说，名誉比什么都重要。就我这方面而言，要尽力帮助您实现您的想法。我这儿有朋友，在我力不从心的时候，完全可以请他们帮助您。”

维多利亚感谢他的好心，同时有几滴眼泪落下来。堂胡安

老人更加同情她，决定尽一切可能帮助她。他收好字据，准备拿给堂彼得罗看，是这份字据使他看清了堂彼得罗的卑劣行径。他向维多利亚娅告辞时说，很快回来看她，并且将字据还给她；他还一再表示，一定帮助她，这一点会用事实证明的。他走了以后，堂桑乔从躲藏的地方走出来，坐在椅子上；维多利亚娅对他说：

“堂桑乔先生，您如果注意听了我和堂胡安的谈话，一定了解了我发生的事情，也会知道堂彼得罗为什么不能和俊俏的堂娜布莉扬达结婚。是她派我来，她要我告诉您，是父亲强迫她接受那桩她竭力反对的婚事，她现在很高兴找到了和您重叙旧情的机会。这儿是她给您的亲笔信。”

说着她把信递给堂桑乔。他读过之后，觉得自己变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他看到早已熄灭的希望之火又重新燃烧起来。堂娜维多利亚娅继续说道：

“堂桑乔先生，我想您会怀疑的，这封信怎么到了我的手里；不把这个谜底揭出来，您总觉得是个疑团。您是恋中人，您知道爱情会生出许多变故，奥维迪欧^①描述的变故都有例子印证。像我那样爱着堂彼得罗，而且有许多长处的人，一定认为我已经做了所能做的一切来重建我的名誉，实现我的意愿。我到首都来，就是想给堂娜布莉扬达当佣人，而且如愿以偿。我现在虽然在我租用的家里，但是我在她家当女管家；我想以此更好骗过堂彼得罗，设法让堂娜布莉扬达厌烦他。我在暗中已经做了手脚，他们的婚事不会继续下去了；我希望您的爱结

① 奥维迪欧(公元前 43—公元 17)，拉丁语诗人，著有《爱情之艺术》。

出果子来。好了，您看看，有什么话叫我带给您的心上人吗？我要马上回她家去，离开的时间太长了。您如果想写点什么，我这儿有笔有纸。我觉得写下来好，我可以在布莉扬达面前证明，她吩咐我的事，我都做了。您已经知道我为什么伪装成这个样子，请您不要把秘密泄漏出去，因为这对实现我自己的想法至关重要。我相信您，我完全可以指望您做到这一点。”

堂桑乔听了堂娜维多利亚的话大为惊叹；他称赞她有胆量，并且感谢她帮助恢复昔日的爱情关系，祈求上天让他永远活下去，永远为她效劳。他允诺严守秘密，直到她愿意透露出去。时候已经不早，他立刻给情人写了封含情脉脉的长信，表示珍惜她对他怀有的感情，只要活着就不变心。写完之后，他向维多利亚告辞。现在，我们剥去维多利亚的女主人的服装，给她穿上女管家的外衣；她要回去见堂娜布莉扬达，告诉她见到了堂桑乔。

堂彼得罗·德·里贝拉听了有关未婚妻的令人沮丧的消息很是不安，当即把情况告诉了表弟堂罗德里戈，两个人一起去堂胡安·德·拉·赛达的家。堂胡安不在，他们问堂娜布莉扬达在不在。她走出来，冷冷地站着和客人寒暄两句，她知道堂彼得罗的事以后，都不想见到他了。堂彼得罗心情十分痛苦，海誓山盟地说，他从来不认识字据上写的那位塞维利亚夫人，一定是谁嫉妒他的幸福，想用莫须有的罪名诋毁他。他希望堂胡安好好打听一下，如果真有其事，他愿意断绝爱情关系。他这样赌咒发誓，布莉扬达生起疑来，难道她听到的那些事都是骗人的谎言。但她相信父亲会弄清楚事实真相的，于是对那对表兄弟说：她身不由己，一切都服从父亲的喜怒哀乐；

她本人没有什么可回答他们的，也不能放弃关于堂彼得罗的传闻；她父亲很快会回来的，也许打听到什么消息。这当口儿，堂胡安正好在见过维多利亚以后回了来。堂罗得里戈把他们的来意说了一遍，还讲了他表哥如何忐忑不安，希望早些证实信上写的事是真是假。大家入座以后，堂胡安说道：

“二位先生，我出去只想向几位塞维利亚朋友了解对堂彼得罗指控的事实，可是没有找到他们。但是，就是找到了他们，他们也有可能什么也不知道，塞维利亚城那样大，各个区相距那样遥远，好像两个独立地方一样。我刚刚了解到一些情况，堂彼得罗被强盗抢劫以后，住在托莱多一个姑娘的别墅里，答应和这姑娘结婚；更有甚者，还占有了她的贞操。这是那姑娘亲自对我说的，她叫我去她家，给我看了您的字据。”

说完把字据先放在堂罗得里戈的手里，接着拿给堂彼得罗看，但随即收了起来，怕他们留下不还。两个表兄弟茫然，堂彼得罗茫然之余意识到了自己的罪责，他发誓从来没有用自己的名字写过这样的字据，那是别人伪造的。堂罗得里戈知道此事后，便责怪表哥不该做出这种错事来。堂胡安插话说：

“堂彼得罗先生，一个小伙子坠入情网以后，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您做了爱情的俘虏，您使那个姑娘失去了贞操，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姑娘血统高贵，望族出身，迟早会把她的羞辱告诉给她的亲戚的，他们一定为她报仇。您在来信中表达了对布莉扬达的强烈的爱，本来是来和她结婚的，但是却另有所爱，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惊奇。这也许是情欲所致，把原来的爱忘在脑后，放在次要地位。您如果想做个男子汉的话，我是不怀疑您仍然是原来的堂彼得罗，重要的

是您必须兑现您的诺言，要么被人逼着去兑现。这个姑娘不是像您认为的那样举目无亲，她克服许多困难来到马德里，是想夺回失去的东西。她会达到目的的，所有人看到她是正确的，都会伸出援助之手。我规劝您，不要让马德里人戳您的脊梁骨骂。兑现您应该兑现的诺言吧，别再让布莉扬达的爱蒙住您的眼睛了；我宁愿把她关在房间里度过一生，也不让她和您结婚。”

堂胡安说完从椅子上站起来，气鼓鼓地走进另一个房间。堂娜布莉扬达也一样。两个表兄弟迷惑不解，没有说一句话，默默地返回住处。到那以后，堂罗得里戈狠狠地骂了表哥一顿，痛斥他的两面派手法。堂彼得罗无言以对，琢磨着那份字据怎么签上了他的名字。他从来没有在这样的字据上签字呀，一定是伪造的。他考虑了好久，依然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我们暂且把他们丢在一边。说说那个伪装的女主人吧。她去过堂彼得罗的住处以后，返回来把堂桑乔写的信交给布莉扬达。布莉扬达看过信很高兴，她原来还担心堂桑乔看到她要结婚一定会怒火中烧，不再见她呢。布莉扬达告诉她，堂彼得罗同他表弟堂罗得里戈来过这儿，父亲如何同他们谈了话，以及如何宣布了中断爱情；还有，堂彼得罗已经给一个托莱多姑娘写下字据，答应同她结婚。这个姑娘跟踪他来到马德里，阻拦他的婚事。维多利亚装作对事情一无所知的样子，大骂堂彼得罗可恨可恶。这时，堂娜布莉扬达收到一位表姐的信，请她当天晚上去她家看戏；她答应一定去。过了一会儿，维多利亚想找个机会结束那次谈话，因为一切都按照她所希望的那样实现了。她对堂娜布莉扬达说，如果她希望那天晚上看戏时在一个可

靠地方与堂桑乔见面的话，是可以办到的，因为她父亲的家门总是开放着的。堂娜布莉扬达很爱堂桑乔，当然想解除他对她的怨恨，于是接受了女管家的建议。维多利亚娅把阿尔贝托叫来，交给他一封信，请转给堂桑乔。信上告诉堂桑乔晚上九点到堂娜维多利亚娅家去；同时让阿尔贝托给堂彼得罗送去另一封信。信上说，尽管布莉扬达面前发生了那么多的不幸事情，她父亲又十分恼火，但她还是要同他结婚的；她想那天晚上同他见一面，地点嘛，仆人会告诉他的；九点钟一定赶到。阿尔贝托立刻把信送了出去，收信人都很奇怪，尤其是堂彼得罗，因为他被撵走以后，一直盼望着重新获得堂娜布莉扬达的爱，而女管家正好愿意帮忙，实在是个难得的机会，他觉得希望就在前头。在两个多情郎准备出发的时候，堂娜布莉扬达和她的女管家却把堂胡安关在家里睡觉，坐上马车向维多利亚娅家——对外称做圣地亚纳，即所谓阿尔贝托的家——驶去。到了那里，维多利亚娅的女仆马塞拉——她假充前者的继母——迎候她们。她们脱去斗篷，等候和堂桑乔会面的时刻。维多利亚娅趁这个时候，和圣地亚纳或者说阿尔贝托一块儿给堂胡安写了封信。信中说：

我的女主人布莉扬达没有去在表姐家举行的家庭戏剧演出会，而是来到我父亲的家，想接受堂彼得罗的求爱，尽管您反对。您应该想办法补救，我有义务提醒您。

圣地亚纳拿上信，要在九点半以前交给堂胡安。与此同时，堂桑乔火速向约定地方赶去；到那儿打个手势，门便打开

来。他很快见到了他的心上人，心头的怨与恨烟消云散；维多利亚娅让他们单独呆在一间房子里，关上门到别的屋子去了。

九点钟，堂彼得罗赶到事先有人详细给他描述过特征的房子，他确信没有错，打了个手势，房门打开来。维多利亚娅出来迎候，把他带到一间没有灯光的屋子，叫他不要动弹，也不要出声，女主人一会儿就来和他会面。堂彼得罗一一答应，在维多利亚娅脱去简朴的丧服，换上华丽服装那段时间里，他一直坐在那里。她走进屋里，低声说了几句话，堂彼得罗以为是堂娜布莉扬达，十分亲热。我们暂且放下他们，回头来谈谈堂胡安。他刚刚脱去衣服上床睡觉，阿尔贝托便把信送了来。年迈的堂胡安一下子火冒三丈，由阿尔贝托陪着赶到当地法官家里，那儿很近；痛苦不堪的老人把发生的事一一讲给他听。当地法官是他的朋友，听完立刻带上司法人员，同堂胡安一起赶到阿尔贝托家里，使劲儿敲开了大门。整幢房子黑洞一样，还好，他们为了防备万一而带着灯笼和火把，看来这很有必要。一个仆人擎着火把，让他们察看每一个房间；走到一间屋子，发现堂桑乔和堂娜布莉扬达在一起。当地法官问他们在那儿干什么，姑娘的回答和堂桑乔一样。堂胡安正要拔剑刺杀，当地法官上前阻拦，提醒他说：他的女儿并不是和他所说的那个人在一起，面前的这位先生是堂桑乔·德·莱依瓦，全马德里都知道他是个品德高尚的人。堂胡安看到女儿并不是和堂彼得罗——自从知道他的不光彩行为以后，他恨透了他——谈情说爱，便同意了。他们又来到另一间屋子，门关得严严实实的，他们想踢开。这时，堂彼得罗从里面把门打开来，说他和自己的妻子堂娜布莉扬达在一起，两个人正商谈结婚的事。说到这里，堂娜

维多利亚从屋子里走出来，说：

“您错了，堂彼得罗先生，我不是您说的那位姑娘，我是堂娜维多利亚·德·希尔瓦，是您毁掉了她的贞操，我为了报仇才来为堂娜布莉扬达效劳，给她当女佣。”

堂胡安仔细看了一眼，认出了她，明白了她那样巧装打扮是为了恢复自己的名誉，逼迫堂彼得罗和她结婚。在事实面前，堂彼得罗当着众人的面重申了他的允诺；堂桑乔和他的未婚妻也订了结婚日期，八天以后举行婚礼。西班牙两位显贵和他们的夫人做证婚人。两对夫妻生活很美满，生儿育女；他们的各自父母了却了心事，十分高兴。

堂海梅给鲁菲娜和她的女仆讲了一个妙趣横生的故事，可以说是在征服鲁菲娜的铁环上又扣紧了一环；由此，她更加亲密地对待他。年轻人觉得已经征服了鲁菲娜的心，一切得到了满足，于是“以心换心”，决定放弃原来的偷盗想法，找个机会向她表明自己的心愿。善良的鲁菲娜给他提供了机会，因为她认为堂海梅就是他自我介绍的那种人。堂海梅对她说了自己的想法：在她父亲从马德里返回之前，把她家最贵重的东西偷走，他们一同去巴伦西亚，因为在那里他有权势，血统又高贵，父亲会同意这门亲事的。说到这里，年轻人把原来筹划的征服她的骗局和盘托出，不让她继续蒙在鼓里；他说：

“亲爱的，看到您对我这样真诚，我想把到现在为止您一无所知的事情明白无误地讲出来，请你原谅我，只有爱情才能洗刷我的罪行。爱您并不是过错，因为很明显，您不能阻止看到您仙女般美貌的人爱您。我一见到您，立刻被您的美貌征服

了。在您面前，我好像失去了理解力、记忆力和意志力，就是比我更为反叛的人，您也会轻而易举地征服的。看到您那两颗太阳一样明亮的眼睛，决定为您终身效劳。这是我的开场白，我还有话要说，目的是让它减轻一点我的过错，为我的罪过镀一层金色。我并不是我对您说过的那种人。我生在巴伦西亚，父母都是平民，为人忠厚，品行端庄。我父亲一生老老实实，靠自己的双手生活；我对您说过，他在制鞋厂当工人。我一生下来就有远大抱负，不甘心干那种机械工作。我先到安达卢西亚，后来到卡斯蒂利亚，还算走运。我为人诚恳，走到哪儿都有朋友，从来没有缺少过钱。我是和一个叫格利斯宾的人一块儿到这个城市来的。他在马拉加坐牢，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罪行，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我感到有负于他，因为一路上的开销都是他支付的，还借我不少钱，原来他是想让我做他的同伙。他处心积虑地把我拉到他一边以后，一天对我亮出了老底，要我想办法渗透到您家来，给他闯入您的家门开路。他之所以这样做，因为他知道您有钱，让我和他一起偷盗您的钱财。我原来有点怀疑，听了他的话，我才弄清楚，他在马拉加坐牢是因为犯有抢劫罪。我们想好主意之后，伪造了一场吵嘴打架的闹剧。我躲到您家里，得到您如此无微不至的关照和热情招待，我完全打消了同格利斯宾作案的想法；从我向您透露这个阴谋时候起，我要调转枪口，瞄准他。您对我这么好，我绝不能以怨报德。这是我的心里话。我一切听从您的安排，我要保护您不受任何伤害，尽管我要抛弃我对您伪装的身份。”

鲁菲娜听了情人的话很是惊奇，格利斯宾太坏了，他在托莱多认出她以后，便想报仇，怎能让她在马拉加白白偷走钱

呢！她担心格利斯宾对海梅说过她的情况。她一想到格利斯宾把他的事添油加醋地讲给海梅，便感到应该把自己的真实情况介绍给他。她先是澄清以前说的是不实之词，说明真实的身份和父母情况，以及到托莱多以后发生的一切。过去她一直隐瞒着，但是爱情和酒能使人畅所欲言，甚至失言。

年轻人觉得鲁菲娜和他一样，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当谈到结婚时，他们同意离开托莱多去马德里。但是，鲁菲娜说，在那之前必须向格利斯宾报仇，他策划出那种计谋来损伤她，她恨透了。对此，海梅说，就让他来偷抢好了，他以为有朋友在，一定会来的；这样，我们不仅使他一分钱也捞不到，而且他来报失盗之仇时，我们可以拿到证据，从而把他送进托莱多监狱。于是，当天夜晚，海梅就离开鲁菲娜的家去见格利斯宾。他住在客栈里，看到同伙来了，非常高兴。海梅给他讲了如何和鲁菲娜接上了关系，几乎使她爱上了他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她牢牢掌握在手里，所以需要些钱花在她和她女佣身上，这样可以取得她的更大信任，以为他真的爱她。格利斯宾虽然是个老奸巨滑的盗贼，还是信以为真了。他原来一直不露“富”，现在立即给了海梅一百埃斯库多供其花销，说希望换回三百埃斯库多来。他拿出一只袋子，里面藏着五百多埃斯库多，都是偷抢来的；他从里面取出一百来。海梅注意观察他把黄澄澄的金币藏在什么地方。他在心里骂了一句，那个家伙很麻利，藏得那么快。过了一会儿，格利斯宾出去把两只石鸡和一只兔子给女老板，请她烧好，他想和伙伴好好吃顿晚餐。海梅趁这个机会到藏钱的小箱子前，撬开铁锁——他是干这种勾当的行家里手——，打开箱子，把装满金币的袋子掏出来，

藏在身上。两个人吃得很高兴；饭后，海梅告辞，预祝格利斯宾不久实现自己的愿望。海梅回到鲁菲娜的家，受到热情欢迎；他把在格利斯宾那儿发生的事讲给她听；最后说，格利斯宾为偷盗她付出了代价，并且把金币拿出来给她看。鲁菲娜看到钱眉开眼笑，她太喜欢钱了，特别是金币。海梅对她说，他们应该在格利斯宾发现钱被盗之前离开托莱多。鲁菲娜高兴得拍起手来；她要在逃离时设个埋伏，即像在马拉加做的那样，秘密报告给对付盗贼的警长，说格利斯宾在托莱多，住在哪家客店里，有什么特点。她写完告密信后，两个人商量如何离开托莱多。他们找了两辆去马德里的马车，装上衣物，带上一个女仆，向京城驶去。马德里是片汪洋大海，那里鱼龙混杂，鲁菲娜想隐藏起来，直到知道加拉依的情况。

他们到了马德里，开始购物安家。我们暂且放下他们，先说说警长。他读过告密信后，立刻发布通告逮捕格利斯宾，同时叫来几个警察，陪他当夜出发去托莱多，找到格利斯宾下榻的客店。那时，格利斯宾正做着黄粱美梦，盼望海梅把他引到鲁菲娜家里，将她的钱全部拿到手。然而，他反倒被逮住，投到监狱里。不久前，马拉加的一位法官来托莱多搜捕格利斯宾，但没有找到他的踪迹，于是把案犯面部特征告诉了这位警长。这样，警长认出了格利斯宾就是他逮捕的那个人。警方把他押回马拉加，继续关押在狱中，这位骑手被放在“木马”上拷打，供出了他和别人作的案子，人赃俱在，被判处绞刑，让他当着众人的面在绞刑架“尬几个蹶子”吧。上帝多少发了点善心，因为他有悔改之意；尽管所有像格利斯宾这样的人都应该处以绞刑，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死于猎枪或刀剑之下。他应该处

以绞刑，但又念他做过隐士，布过道，送上断头台更为合适；他意识到，他之所以受刑，都是海梅造成的；但是，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临死时原谅了他。

鲁菲娜和她的情人，特别是前者，时时设法避开加拉依的眼睛。他们结了婚，住在马德里。那时，加拉依转移到加尔卡拉，有人说他妻子在那儿，他没有找到，又开始和盗贼混在一起，并且发了财。但是，有一次，他们被抓住了，严刑拷打之后，被判处六年划船苦役。加拉依被押送到托莱多。他知道鲁菲娜在那里，便写了封信，说他帮助她捞到不少好处，应该同情他，派个男奴把他从划船苦役中替换下来。这种替换方法在当时很流行。送信人去那条大街找鲁菲娜，但是从邻居那里得知她早就搬走了。这样，这个戴着脚镣、年迈的劳役犯只好去拍击水流，同其他许多被迫服这种苦役的人一起为国王陛下当奴仆。

现在，我们回头来说说海梅。他到马德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很快就结识了许多人，他们没有文化，都是“搬运”工，搬运首饰和金币。他们搞偷窃勾当，行动是那样诡秘，根本查不到他们的踪迹。他们很得意，总是找机会伸出自己的魔爪。

马德里一位剧作家创建了一个剧团，在全西班牙也是有名的。这是一位有权势的王子促成的，他学着以前的例子，模仿那些人的做法，不知是出于善心资助穷人，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他出钱资助这位剧作家；年初，又给他招聘了几位最有名的喜剧演员，剧团成员数一下子翻了一番。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独立筹办马德里圣体节，这是史无前例的。他又为剧团购买了京城最优秀诗人编写的剧本。由于稿酬丰厚，这些诗人便

专门为该剧团创作了。另外一个剧团看到无望与之竞争，便离开京城去了托莱多，为这座皇城筹办圣体节。于是，那位剧作家成了京城的一颗新星，开始筹办圣体节来。为了进行布置和装饰工作，预先支付了报酬，共计两千埃斯库多银币。这样，剧团境况大为改善，因为以前几年入不敷出。不过，这都是剧团热心人关心经营的结果。剧作家把钱拿到他住的客栈，藏在房间的一只小箱子里。海梅一伙得知了这个消息，便想占为己有，但是不知道如何下手，想了好几个法子，都觉得不妥。那些法子好像都出自海梅之手，以前他曾经出过不少好主意。海梅说要仔细琢磨琢磨，第二天拿出主意来。晚上回到家里，见到妻子，把他和同伙难以处理的事情告诉了她，说不知道怎么办。妻子是个聪明人，立刻想出了个法子；她说他若身着诗人装束，一定能达到目的。两个人还谋划了行窃的方式。第二天一大早，海梅就把想出的法子告诉给同伙，他们都认为很好；不必说，大家严守秘密。

第二天，海梅一身学生打扮。他从旧衣店买来一件上装，衣服油渍斑斑；诗人都穿这种衣服，外面套上一件皱皱巴巴的粗呢长袍，戴上一副大眼镜；宽檐帽必不可少，对他达到目的很有用。他一连两个晚上没有睡觉。一天，他出现在蒙迪德罗，那时剧团正在休息，因为“王子花园”上演一部三位诗人写的喜剧而在更换舞台布景。在那儿，海梅找到剧作家，彬彬有礼地走到他的面前，请过安后对他说：

“作家先生，老天赐福，我是诗人，但愿您不要生气。”

剧作家很狡猾，对这种模样的人他不知道见过多少次。现在，他回答说：

“但愿您当一辈子诗人，我决不会生气的。”

“我在依拉切做过艺术家，我的文学底子就是建立在这上面的。我在依拉切毕业时获学士学位，受到家乡父老的称赞。我是比斯开人，愿意为上帝和您效劳。我老家是奥尔杜尼亚，出生在那个古老乡村的最高贵血统的人家里。我的名字叫多明戈·胡安乔，全比斯开都知道我。在那儿，我觉得上天给了我诗才，便专攻诗歌，直至用诗歌写喜剧。我写了几部，都是几天几夜不睡觉搞出来的，很受欢迎。我写的剧本谁也比不上，快十二部了。我到京城来，因为这儿有许多才子，我要向他们学习，显示我的才识。我很走运，碰到您，还有一个西班牙最优秀的剧团，我愿意把我带来的东西奉献给您，请帮助上演几部；至于价格，我们不会达不成协议的。这是我的建议，您看看有什么想法。”

这位剧作家与众不同；别的剧作家只要看到诗人来出卖剧本都躲得远远的，如果不是经典的他们根本不听介绍，好像给了他们才华的上帝限制自己的权利，不再给别人才华似的。我再说一遍，这位剧作家性格开朗，一闲下来便喜欢和这种诗人打交道。所以，他想看看剧本的题目，就是题目也能反映作者的才华的。于是，他问写好的剧本都是什么题目。这时，伪装的海梅摆出诗人架子，拿出备忘录，一边读一边说：

“多明戈·胡安乔学士，比斯开诗人，今年创作了许多剧本，其题目如下：

步入歧途的公主

财源滚滚

他们的不幸与我何干
阿斯图利亚斯薄底鞋
萨亚戈的魔鬼
二流子
破衣烂衫
谁也不要爱我
塔拉加，这里通向马拉加
法兰西的灯笼
咬不动的花生奶糖
比斯开夫人

这是我写的十二部喜剧，我最希望立刻上演最后面的一部，因为是写我家乡的。这部剧本很有内容，妙趣横生，就是十个马德里也会被轰动。我还要自夸地说，写这部剧本我可费了不少力气。”

剧作家听了剧本题目很想捧腹大笑，但是控制住了。这位比斯开诗人真会逗乐，得找个时间好好享用一下，于是他说：

“先生，我很高兴认识您，尽管我刚刚知道您的尊姓大名。您应该到西班牙的伟大首都来展示自己的才华。我所能够做的，就是和我的剧团一起听您读一读自称最好的剧本。作为新诗人，应该把剧本无偿提供给我，因为它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我所喜欢的其它剧本，我将按照我们商定的价格付款。我很高兴，这够我一年上演的了，就是借债我也要买下这些剧本。今天晚上在我住处读剧本；天一黑您就来，给我说说您的得意之作。”

“我首先要读的是《比斯开夫人》，它是我的成名作，”他说。

“我注意到了，”剧作家说，“您所说的‘夫人’完全可以称做‘太太’，这是常用词。”

“您说得对，”伪装的诗人说，“可是，我是从韵律角度用‘夫人’这个词的，而且它和‘公爵夫人’、‘侯爵夫人’、‘伯爵夫人’、‘男爵夫人’等等相对应，所以我就起了‘比斯开夫人’这个名字。这很奇特，您比谁都知道得清楚，观众就是要听奇特的东西；老生常谈，平庸无奇，甚至粗鄙下层的人都不想听。”

剧作家越来越对这位假诗人感兴趣了，有意拿腔作调地和他交谈。他再三叮嘱诗人不要迟到。海梅告辞回去，向同伙汇报与剧作家会面的情况，说到时候他给他读剧本，以此分散他的注意力，其他人便可以下手了。他们准备了几把万能钥匙和撬锁器，打开箱子没问题。天黑时，伪装诗人来到剧作家的家读剧本。剧作家早就知道剧团也在等候诗人，那个晚上他们会过得很开心的。全剧团的人都来了，在排演大厅里等候着诗人。大家彬彬有礼然而十分热情地欢迎他，请他在椅子上入座，面前的小桌子摆着两支蜡烛。诗人拿出精心装订的剧本，看了看洗耳恭听的听众，说道：

“多明戈·胡安乔学士，比斯开诗人的名作《比斯开夫人》；剧中人物有：

堂奥乔亚，绅士

堂加尼卡，绅士

戈和内切，古契亚隆^①，仆人。”

“喂，先生，”剧作家说，“仆人有一个名字不就够了吗？”

“不够，先生，”海梅说，“第一个是姓，第二个是炒菜用的，在剧本情节中起着搅拌的作用。”

“好吧，请您继续读下去，”剧作家说。于是，海梅又读起来，说：

“格拉塞赫琳达，比斯开夫人，这个名字的含义非常有趣。

加利巴娅，女佣

甘博依娜，女佣

路尔杜依，老随从

亚兰西比亚，管家

铁匠铺。”

“请暂停，我的上帝！”剧作家说，“这个铁匠铺也登台吗？”

“不登台，先生，”诗人说，“不过，剧中需要它。”

“最好不要把它放在剧中人物里，”剧作家说。

“好吧，”学士说。

“夫人的十三个下属。”

“十三个下属。”

“十三个？”剧作家问道，“不能减少几个吗？”

“不能减少，先生，”诗人说道，“因为他们来自十三个望族之家，每个人以自己的名义表明态度，是不是让那位夫人结婚。缺少一个，就是对一个望族之家的蔑视。我要真实地反映比斯开历史，不愿意遗弃一个原子。”

^① 在西班牙语中，“古契亚隆”是“大勺”的意思。

“您剧中人物太多了，”剧作家说，“我可没有那么多演员呀！”

“请您临时雇几位吧，”诗人说，“像这样的剧，人物不算多。”

“还有人物吗？”剧作家问。

“有，”伪装的诗人说，“还有七个宫女，她们在比斯开城门为夫人表演舞蹈。”

“您可真会写剧情，”剧作家说，“怎么有这么多的有趣的情节呀！您让我到什么地方去找七个宫女呀，就算我们这儿是京城吧。”

“先生，”诗人说，“不费点力气哪能做成事呀。没有真宫女，使女会有的吧！就让她们上台好了，代替真正宫女。如果有真正宫女，那剧演得就有味道了。”

“这还让我放心点儿，”剧作家说，“我剧团有这么多演员，不过，我得使用登过舞台的女演员。好了，快给我念念剧中的诗句吧。”

“我这就念，”诗人说，“第一幕出场的人物有堂奥乔亚，是第一个多情郎，还有他的仆人，戈和内切；两个人都是一副旅行者打扮，皮鞋、马刺、毛毯和太阳伞。”

“如果有毛毯，还要太阳伞干什么？”剧作家说。

“您这就不懂了，”诗人说，“这是因为比斯开的气温变化很大，尊敬的先生；天下起雨来，好像漏了一样，气温很低；而太阳出来，简直要把人的脑浆晒化了。”

“您说得也对，”剧作家说，“好吧，读下去。”

诗人将心情平静下来，饶有风趣地读道：

奥 乔 亚：戈和内切，古契亚隆
这是比斯开，在花从中
这是它的第一块界标
那是唤我回归的感情，
感情，感情。

这是比斯开的边界
疆土都在其中
直至远方，大海扩充。

古契亚隆：比斯开，比斯开
有一种山毛榉也叫比斯开。

奥 乔 亚：比斯开夫人
格拉塞赫琳达，比斯开美神
你是一国之主
又是我的力的主人。

古契亚隆：从圣苏埃尼亚到巴黎
长满玫瑰，美丽无比。

奥 乔 亚：我的竞争者加尔尼卡
向我做怪相，不停一下，
如果这种才能可以限制
我将阻拦他违法；
我忍受了爱情风暴，
魔鬼般的狂怒哟
丑婆娘嘴巴
都是赞美的话

咀嚼，咽下。

我重返这里

怀着受责备心情，虽然不害怕，

爱使我的头低下。

古契亚隆：你这样殷勤，一定会

得到奖赏……

奥乔亚：奖赏什么？

古契亚隆：嫉妒和遗忘。

奥乔亚：我大大的狡猾

窥测，寻找

想占有她。

古契亚隆：你捞不到啥

不要气恼，不要打架。

奥乔亚：这是一座宫殿

为我保管那只盒子，黑夜白天；

我的心上人住在里面

锋利的铁戟，比斯开生产

赛过凶猛的猎犬。

快点蜡来，让我看看。

古契亚隆：啊，点上灯！

啊，点上蜡！

这时，十三个下属中的一位先生走了出来，他叫查瓦利亚，把油灯举过前额，站在舞台上的城堡顶端，讲起话来。

查瓦利亚：谁？他妈的！

这么晚了，气鼓鼓地叫什么！

是警察还是警长？

奥乔亚：我不是警察也不是警长
但是不管碰到什么
我都问长问短。

查瓦利亚：可是从黎明到夜晚
谁也不给我东西，哪怕一杯水又冰又凉。

古契亚隆：请你息怒。
尽管这个年轻人把你刺痛。

奥乔亚：噢，傻瓜蛋！
谁想变成阿尔法内克^①
来您惩处这个粗鄙的家伙！

听众们认为，如果他仍然用这类词句把一部十五页之长的戏剧念完的话，每个人都会有大病一场之感。于是，他们低语起来，原来的宁静气氛被打破了。这正是那个伪装学士求之不得的；他在桌子上狠狠敲了一下，两支蜡烛都颤抖了；接着大声说道：

“先生们，tácete，tácete！”^②

听众们学识不深，根本不懂拉丁语，于是更加骚乱起来，直到弄灭了蜡烛。随后他们扔皮靴，掷沙袋，拳打脚踢，大厅里一片混乱。诗人抱着头跑出来，剧本也不要了。事情发生后，他感到很痛苦，从而认为三流诗人胆敢给不三不四、专门戏弄人的听众读剧本太危险了，根本没有礼貌可言，谁还敢做诗人

① 一种宝剑。

② 拉丁文，意为“不要说话”，“静一静”。

呀

共三个人——可没有“袖手旁观”，一下子把剧作家筹办圣体节积攒的钱全都弄到手。他们来到海梅家，根据事先商妥的协议分赃；海梅的妻子也参加了出主意，于是多给他二百埃斯库多。

第二天，剧作家想开始节日的布置工作，去拿钱时发现箱子打开着，钱不见了。他吓得立刻昏了过去。他问妻子谁进来过，她无言以对。他立刻四处打听，并且把发生的事报告给司法部门。警察搜查了蒙迪德罗附近的几条街道，结果一无所获。剧作家悲痛欲绝，又把事情报告给保护人。但是，王子认为那是诈骗，根本不相信他的话。他病倒了，他渐渐想到那场骚乱，有诗人在场。于是，他打发人寻找，可是不见踪影，原来诗人和他的同伙早就躲藏了起来。王子不得不把丢失的钱补上，这种慷慨举动只有那些生来就比别人有特权的人才能做得到。

钱补上了，剧作家很快康复了。警察继续寻找案件的线索，搜寻诗人。海梅知道以后，立即把情况讲给妻子；她劝说赶快离开马德里，他们有钱，可以做生意，在什么地方都能生活得很好。海梅完全同意，于是，他们离开马德里来到阿拉贡地区，在它的首府萨拉戈萨买了房子，开了家丝绸店。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塞维利亚的石貂女

作者= (西班牙) 卡·索洛沙诺著；李德明译

页数= 2 0 6

S S 号= 1 1 4 6 9 9 0 9

出版日期= 1 9 9 3 . 1 0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